

新飛艇

K272
200

新飛艇

第一章

時方亭午。日麗風和。尼楷忒以公暇。徜徉於嗎遜笙街之公園傍。見比轂聯襪。環若堵牆。鳴掌之聲。爆發不絕。遊人云。法然相與語曰。此賽馬場也。今日適當賽期。尼楷忒乃側身入。佇立觀之。時評斷員據場之中央坐。左峙一馬。純黑色。體偉而權奇。蓋判斷甫畢。將復有馳騁之舉者。正註目時。陡聞有清銳之音。呼曰。是負罪之人也。尼楷忒聆所言。似指己而發。頗滋疑竇。返顧偵之。顧觀者鬻集益夥。語喧闐聒人耳。聲甫脫口。已渺不復辨。自思此必因銜己之故。出此浮言。第破空而來。欲偵無自。遂亦置諸度外。仍昂首以俟佳馬之超驥焉。

俄一人縱身上。攬轡疾馳。速如掣電。衆復鼓掌歡呼。方喧呶間。馬忽轉頸。騎者之膝。其人愕然。下衆亦輟呼而立。忽有人如前。言曰。彼罪人也。尼楷忒聞而愈疑。舉目四顧。則觀者咸屏息凝神。專注場中騎者。似未遑引耳及此。俄而聲又發。語實了了。

尼楷忒不得其言所由來。心殊惶惑。念呼者至。再至。三必非無。自必循聲得其人。於廣衆中庶可悉。彼語意於是益趨而近。耳目絕不旁騫。延頸遠眺。佯作觀馬狀。以默俟之。如是者越二十分鐘。杳不復聞前語。

乃自人叢出。悵然欲歸。甫至公園外。有自後握其腕者。曰。君姑緩行。尼楷忒愕然駐視。則其人頃亦置身賽馬場中。聲清且脆。酷似頃作再三呼者。身頗長。面癯而削。眉挺。目光若銳劍。年可二十餘。舉止巖然凝重。顯爲上流。乃致問曰。君之阻我也。曷故。其人曰。君曾見彼乎。何雙眸炯炯。熟視若無覩也。尼楷忒曰。愚鄙未達。君指其人曰。君何善戲。豈并我向者所言亦忘之耶。

尼楷忒見其所言有因。乃略退。至人跡稀少處。謂曰。然則頃呼者當爲君。曰。然。僕再三言而君如充耳者。實未解。尼楷忒曰。聆君言。未得君指。我正欲得君而詢之。其人曰。我固謂驕者耳。君自入場後。惟睽其二目。我以爲彼人之罪。必昭著於君心。尼楷忒曰。否。我與此人無素。彼雖負罪。焉得而知。我所注視者。以其所乘馬。旣雄健而色

澤復純也。其人聞言，卽淡然曰：「君旣不知，可置諸不論行矣。」不揣冒昧，妄阻君行諒之。言竟，卽迴身走。

尼楷忒挽之曰：「姑徐徐。」君旣言之，當明以告我。其人復止曰：「君旣未明此中原委，我卽言之鑿鑿，何補於君？實告君，我之至此，以偵彼舉動故。自見君入，注目不稍瞬，意以爲與我有同心者，故發隱語以告。今而知我所言太自鹵莽，請勿罪。」尼楷忒曰：「君何以知彼負罪？能略示梗概否？」其人搖首曰：「彼之罪，非得之傳聞，實自目擊。然舉卽以告君，亦復奚益？」尼楷忒曰：「無已，願以大名見示。」其人峭然曰：「此正不必。余未識君，亦無煩以余名印君之腦。」尼楷忒尙欲有言，其人已自人叢中入，須臾，形影都杳。

尼楷忒疑益甚，瞠目默忖，亦未遽行。忽科納前致詞曰：「尼君，斯人亦頗突兀。」科納者，紐約總警察長也。與尼爲莫逆交。尼曰：「君言良是，亦嘗識其人否？」科納曰：「不之識。當渠攬君臂刺刺，以爲夙癩痲疾者，故潛近一覘其異。」

言未旣，忽圍場對徑，人聲鼎沸，衆潮湧而前。二人方驚愕，旋有縮身退者，曰：「白晝殺

人。膽大乃爾。始知已有斃命之變。亟排衆進。尼謂科納曰。殆乘黑馬者受刺乎。科納未及答。已抵屍場。時警察左右翼立。止外人入。尼楷忒就視。驚怖不知所措。手急招科納。科方近視。則大駭。蓋絕臥於地者。非他。卽數分鐘前。與尼楷忒立語之人也。

第二章

死者目不瞑。若甚露恐怖狀。左額上。血肉模糊。似爲馬足踐踏。初謂致死之原。卽在於此。後尼楷忒俯身屍側。自首至足。反覆循視。始見左肩下。血流不止。察爲刃創痕。深入數寸。乃知死者體旣受刃。復見蹴於馬足。可慘孰甚。適有覆馬之毯。委棄其旁。乃取覆之。昇圍側空室中。仍以警察守。止諸人往視。

頃之尼與科入。揭所覆毯。指刀痕示科納曰。君察此創。亦見兇徒用意乎。科納注視良久曰。奇哉。豈以剗刃爲未足。而復躡以馬足乎。左肩之下。一刺卽足致死。奚假蹴踢。自有此傷。被死之原因。不轉與我以莫測耶。

尼楷忒曰。非也。馬足之踐。特偶然事耳。科納默思移時。點首曰。君言良是。欲偵此案。

不於額而於肩。但細究刀傷端緒。可得君以爲若。何尼楷忒曰。然顧額傷。雖非致死之原。與此案要未嘗無絲毫關係。度兇徒必乘馬至也。頃我欲外出。守護之責。悉任諸君。驗屍官至。必請其少安。以俟余返。科納諾之。旣而曰。頃此案出。卽遣人四出。巡察。被殺顛末。尙未據有報告。然名姓居址。則固已知之。君是否以此事往者。尼楷忒曰。匪特此也。蓋猶有他事在。

言畢。卽自中門出。未數武。過馬廐旁。見前強項之黑馬。亦厠其列。時賽馬畢。觀者已寥若晨星。尼佇立黑馬側。久而未去。若有動於中者。無何。馭卒趨出。厲聲叱曰。爾何人。擅自至此。亦知馬所忌者。惟生人耶。尼楷忒乘間問曰。此者行人倒斃時。爾曾否牽馬立於其側。馭卒變色曰。汝殆囁語。此馬何嘗傷人。尼楷忒曰。非此之謂。汝曾見死者之所以被殺乎。馭卒曰。愚哉爾問。無論我本茫然無知。卽曰見之。試問以局外之人。一啟口卽爲此案佐證。其願之乎。尼楷忒聽其言。頗冷峭。亦不復與語。逕自廐門入。馭卒有怒色。欲阻不能。乃隨於後曰。此非任人游散之地。汝入究欲何爲。尼楷

忒不答以手握黑馬前足。驗之。馭卒怒愈不可遏。則緊持尼楷忒之臂。牽之出。厲聲曰。汝不待我允許。妄入此廐。無理執甚。言未畢。已爲尼楷忒所顛。責之曰。汝不自量力。欲與我較。將欲置汝死地耶。言次。仍至黑馬側。俯首細察。不惟四蹄無涓滴血跡。且塗泥盡去。不染纖塵。始知馭卒回廐後。卽加意拂拭。非氣餒心虛。曷爲若是。然不得其所拭物。則彼雖欲蓋彌彰。究無切證。

俄回首左顧。見小方廚一。倚壁而列。啟其門。則布絮之屬。充塞其中。而以羚羊皮覆於上。尼楷忒以手攫取之。甫入手。未及細視。馭卒已騰身起。大聲曰。擅闢廚扃。竊我器具。汝其盜跖流耶。尼楷忒驟聆其言。卽旋身向馭卒立。羚羊皮仍疊褶掌中。正欲與辯。忽見馭卒色頓異。口直注己身後。口翕闢似欲呼。馭卒復默默。尼楷忒異其狀。回視則黑馬奮前蹄直撲己身。大駭奪門出。

自思數分鐘前。曾盤旋馬側。馴伏異常。豈知一變爲此凶噬之態。是誠可異。復視黑馬。怒氣勃勃。四蹄前蹴。猶爲之心悸。斯時惟木立廐外以觀。俄馬怒漸息。仍止原所。

兩目凶光亦稍稍退。惟氣喘不止。因自語曰：「奇哉語。未竟馭卒適至。縮鼻笑曰：『汝未受馬害。相去僅一間耳。』」尼楷忒曰：「若此暴怒。一日殆數作乎？」馭卒曰：「非也。特怒時未有不若是之甚。」尼楷忒卽以言餌之曰：「是馬所以發怒者。非其本意。必有物導之使然。」馭卒然曰：「誠如爾言。聞臭則……言至此。急禁其口。」尼楷忒見已窺其隱。因微笑曰：「汝卽不言。我固知之。今將以發怒之物授爾。持此入廐中。脫爾能允從者。當有重賚。願否？」馭卒曰：「非所願。」

第三章

尼楷忒既未邀馭卒許諾。亦無術強之入。以復試此馬性質。因謂之曰：「我早知殺人者卽此黑馬。行將率衆捕之。」馭卒曰：「嘻。君何拘墟之甚。馬雖爲動物中之一分子。有四肢。足運動。有口腹。足飲食。然既乏思想。又欠性靈。雖捕去。何益？」尼楷忒本以言釣馭卒。至是始知已受鉤距矣。乃復謂曰：「馬賴馭者而行。馬既蹈禍。馭者卽不得辭其咎。不捕馬則已。捕則爾必與焉。」馭卒曰：「言何易易。旣無確證。烏得誣人？」尼楷忒曰：「汝

知死者爲誰。馭卒曰：不知。曰：然則頃者乘此馬而馳驟於圍場者，汝必識之矣。馭卒曰：不惟無半面識，并其名姓茫然。尼楷忒曰：汝言殊誕。斯人既有乘馬之權利，爾乃爲駕馭，安有不知其名姓者。馭卒曰：此非我主人，特主人之友耳。余牽馬出時，主人囑相俟於此。詎知二句鐘迄未至，方疑慮間，一髮禿髭緇之人，賫函來展讀之，則以賽馬期迫，適小極，命此人代乘云云。余察函語無少舛，允之。比入場，評斷甫畢，此馬之雄健，爲諸馬冠。斯人乃以鞭授余，稱謝而去。當受鞭，覺鞭柄巨逾平常，諦視則羚羊皮層層束縛於上。言至此，頓止。尼楷忒見其無心流露，雖急闕其口。然死者被踐之原因，固已了無疑義矣。遂不復餌其言。但曰：其函在，尙乞假觀。馭卒曰：余讀訖，仍還諸其人。尼楷忒曰：詎有是理。馭卒曰：余閱畢，彼卽索之。余以其字跡清楚，當無假飾。且其中語又無足重輕，遂返之。彼乃置衣囊中。尼楷忒又曰：當時賽畢，見此人何往。曰：方受其鞭，一轉瞬蹤跡已杳。又問曰：汝主爲誰。曰：達敏其名也。尼楷忒曰：然則賫函者，必爲柏鐵史矣。馭卒聞而愕然，囁嚅者久之。始歛容曰：得之矣。我猶憶主人

函中會述其名。於是二人相與默對。

是時尼楷忒已略得事之端倪。頗自慰藉。徘徊馬廐旁。見黑馬俯首於叢芻間。方恣大齧。氣態甚馴。又觸其嘗試之心。乃探囊取出羚羊皮。臨風招展。所立處相距約數碼。蓋尼楷忒雖有膽。第懲於前此馬怒。幾受大創。故不敢再冒危險。趨近馬側。惟羚羊皮羶氣。至濃且遠。微風吹遞。早達黑馬之鼻。馬頓輟其食。狂嘶一聲。獠目厲齒。騰蹕而前。其怒甚烈。尼楷忒急退避之。馭卒曰。前者以無意受驚。今復故誘。以挑其怒。其欲蹈死者覆轍乎。言次。又自覺真情流露。神色不甯。見尼楷忒猶持羚羊皮。兀立如故。欲趨前手攬之。尼楷忒急離馭卒去。行時。以手觸鼻。覺羶不可忍。自語曰。無怪馬聞此。勃怒不可遏也。

是處雖公園。實賽馬者之總匯。故馬廐鱗次櫛比。又抵一廐。見其中蓄馬頗偉碩。尼楷忒復持羚羊皮入。近馬鼻。馬但作不樂嗅之狀。皮在鼻右。皮右則鼻左。僅欲避其氣。無奮怒意。乃知黑馬性質大異。尋常踐斃之凶手。今反爲鐵案矣。

於是仍疊鞞皮爲小方形。裹以帊。入衣囊中。出返原路。至則已失馭卒所在。欲就人詰之。忽見有人旋轉園旁。足不停趾。乃前問曰。黑馬之馭卒。亦知其頃果何往。其人曰。馬在此。人未返也。殆出而飲酒耳。曰。去約若干時。曰。不出二句鐘。當復來於此。言時。意極誠摯。尼楷忒曰。聞一句鐘前。黑馬斃一行人。汝見之否。答曰。彼時余適在圍場外。但聞藉藉傳述耳。顧不敢必其卽爲黑馬也。尼楷忒曰。汝亦知黑馬有特別性質否。其人曰。聞其夙具健猛性。不特人遇之。輒攫其怒。卽在羣馬中。亦時肆奮怒。當者輒靡。故我曾獻議於邁歐司君。此馬至。則我馬迂道避之。君亦識邁歐司其人乎。固我主人也。尼楷忒曰。不之識。試問黑馬之主名達敏者。曾識面未。曰。未也。其人卽牽馬去。

尼楷忒默忖此人言頗誠。顧無以發明此案之關鍵。因亦不甚措意。佇立者久。而馭卒終不至。乃轉向屍所來。方逾闕。則主驗者已靜俟。屍覆以毯。蓋恪守尼楷忒之囑也。尼乃謂主驗者曰。請循例驗之。余當有奇異事。足爲此案證佐者。行將縷述諸君。

第四章

死者之貌。前既述之。至其額上傷。確爲馬踐。惟與常馬所蹂躪者不同。蓋馬力甚大。既踐。足略動。顛必破裂。今所異者。惟血穴深入腦中。而面部仍完善。一若馬既踐踏。卽上舉其足。舍而他去者。主驗者頗心異。尼楷忒復啟死者服。則刀猶割左肩下。爲前所未遑檢及者。出之。長不滿三寸。主驗者曰。鋒雖銳厲。製則短且小。卽充其所至。亦僅足傷身。不能致死。吾思凶徒既萌惡念。而以此玩具之小刀了之。是何意也。時尼楷忒知此刀之足以殺人者。不在鋒厲。而在敷毒。因謂主驗者曰。是必以毒藥傳諸刀尖。血濡縷。立死矣。刃小何害。主驗者聞言。復細視刀。旋以授尼楷忒。尼楷忒乃步至窗櫺側。映日觀之。血跡模糊。亦不能驗其毒爲何質。惟刀之中央。稍作屈曲形。其質甚輕。不啻以礬素成之者。諦視良久。乃曰。其式短小。其製輕靈。吾意是人。必非握而刺之。殆自遠射之者。特射時相距之遠近。則殊不能億度。主驗者曰。君意其亦謂死者被刃於前。被踐於後乎。曰。然。當馬足蹴踢時。死者必已受刃而僵。蓋非已中

刃。則馬足驟下。身豈不能轉側。略一轉側。頭顱成齧粉矣。今乃舍所傷外。完善如常。是以知刃於前踐於後。特二傷。雖分先後。要之同在俄頃間耳。主驗者。避其言。

科納曰。卽無刃傷。而蹂躪既若是之甚。未有不因之致死者。吾意刃者踐者。出於一人。則嚴緝自不待言。萬一各肆其毒。一時未能俱獲。則但得其一。已足定讞矣。主驗者曰。吾意不然。刺者有心。踐者無意。曾是馬亦預存殺人之見乎。尼楷忒曰。馬固不能安知。不有人以暗號。隱主之者。主驗者曰。君此言。直以視人者視馬矣。尼楷忒曰。吾得諸實驗。非虛言也。且所謂暗號者。亦特別而非尋常。君既未信。試設譬明之。如與君赴他客約。既至。當以咖啡相授爲暗號。所授之咖啡。有糖質者。可任意談論。否則當默默。又或以二帕別之。如授以麝薰帕。卽示以所處之危。脫授以蘭薰者。則以無險告。凡此暗號。先時講明。自可臨時會意。馬之鼻官最靈。雖遠能嗅其味。世界上有一種特別之氣味。爲馬所惡聞者。懦馬則但避之。若強項之馬。聞之。未有不暴怒。狂蹴。謀者。或先以此味。試馬。知此馬必怒。則不啻以暗號相約。可利用以遂其謀矣。

言至此。探囊出雪茄煙。授二人。旋以一置諸口。以火爇之。少頃。又續言曰。我儕雖沿流溯源。各伸已見。然與死者實無半面識也。且并不知其姓名。前在圍場時。彼出與我言。其時屬目於側者。且十數不止。觀其意。若與相識。吾不知果爲其友也。非耶。彼言爲偵匪。至此知殺之者。卽爲所欲偵之人。且仇之。積慮處心。必合謀以冀一逞。意圍場中。必有二黨在。預相聯合。故此擲其刀。彼嫉其馬。深恐擲而不中。反爲所傷。則尙有馬在。足致其命。俄而刀之所至。應手僵矣。又慮其不死。乃縱馬以達其所謀之目的。不然。旣刃矣。曷爲踐。旣謀踐矣。奚事刃耶。

主驗者曰。君所言。已得此案實際。特必曰。隱使其馬爲之。則吾終有所未解也。尼楷忒笑曰。頃者俯身細驗時。亦覺屍身具特別氣味耶。主驗者瞿然曰。是誠有之。非香非臭。有類腥羶。正不解其何故。尼楷忒乃出囊中羚羊皮授之。曰。試取聞之。與前之所聞於死體。有以異乎。主驗者如其言。亟曰。無異。無異。不識君於何處得之。尼楷忒曰。得之於黑馬廐中。曰。廐何在。曰。距此匪遙。黑馬甚雄健。大異常馬。前者吾懷此皮。

以置馬鼻。馬勃怒，奮躍而前。幾爲所害。後以試他馬，則又不然。固知凶徒旣立意，狀害乃於擲刀後，以皮置死者懷。縱馬聞之，馬暴怒，咆哮奮蹄，力蹴所謀。旣遂，復去皮置廐中，不意爲我所得。吾故曰：人隱使其馬，因以斃人，正謂此也。主驗者仍未盡信。曰：詢如是，凡人所欲爲者，皆能以馬代之矣。

第五章

尼楷忒曰：吾說未能見信於君，亦難相強。第案雖奧渺，必有時水落石出。至時方信余言之非謬也。死者名姓，科納君固已探察得之。然逆料彼必爲祕密黨之會友。故仇之者衆，遂併力謀之。苟開罪於個人，則大庭廣衆間，何敢出此凶狠手段。此又事之可推測而知者。

主驗者顧科納曰：君知死者名否。科納曰：頃方探得之。名史敦福，男爵也。不知其何國產。僅於四日前，由德京航海至此。僑寓於孟毛斯逆旅。攜一僕，賃屋三間。惟最奇者，其僕賃居三日後，一出不知所往。檢衣囊中，亦無函札。故未能得其底蘊。主驗者

聞言。略一置思。謂尼楷忒曰。此僕之先期而出。君以爲有關斯案否。曰。以余理想言之。恐所謂僕者。非必彼之僕。乃偵察死者之舉動來也。同居三日。略得端倪。遂去而他往。去後未越日。而殺案出。以事之相值。論固確無疑義矣。

主驗者曰。死者與君相語時。操何國音。且所言宗旨若何。君未舉以告我。尼楷忒曰。操英語甚嫻熟。所言宗旨。大抵以圍場中乘馬之人。乃紐約積匪。及詢名。則僞爲不知。揣其意。亦殊祕奧也。主驗者曰。縱談時。彼亦知君爲誰氏。尼楷忒曰。似未知之。曰。旣未識。則此圍場中環視者奚啻千萬。而獨以語君。何也。尼楷忒曰。彼語我時。我亦不自解其何故。抑於何所相遇。亦不復憶。第彼貿然與我言。無非有求助意。繼乃欲言又止者。或以屬垣有耳故。亦未可知。主驗者曰。誠然。謀害之心。迫不及待。其亦此一言有以激之乎。彼固欲偵乘馬之人。然安知乘馬者。非預存戕害之心。直須時而發耶。自與君言。其仇亦必非常注意。深恐遲或爲人所制。乃出此先發制人之計。言至此。以手支頤。又曰。特不知乘馬者果爲何人。無端緒可尋。辦理殊不易也。

尼楷忒不答。移時始曰：我儕但各竭能力耳。竭力而無端緒可尋，亦不得謂不盡職。久羈於此，於事奚濟？死者懷中有金洋數枚，未嘗不足敷殮葬之用。願我意暫擬以香料薰之，據情登報。或有屍親認領，則辦理較有頭緒也。此時則請由君派守之。主驗者曰：甚善。尼楷忒又曰：外人但知額傷，而不知致死之在肩下。今且將計就計，勿爲外人道。請陪審官澈底偵之。主驗者曰：君言甚有條理。尼楷忒曰：黑馬所在，距此匪遙。今偕君往視。馬狀駿偉，美色澤，似亞拉伯種。平時溫柔馴伏，甚愜於人。然一聞羚羊皮惡氣，即暴怒不自禁矣。

言訖，亟舉趾。二人亦相繼出，沿列廡而前。至則廡猶是，人馬均杳。周視不見蹤跡，惟邁歐司之馭卒，仍據地坐，乃向詰曰：自別後，其留此未出乎？曰：然。尼楷忒曰：黑馬何不見？其人飲酒後，又何往？爾知之否？曰：頃見其挽黑馬出矣。曰：彼出此園，曾否得管事人允許？曰：此則有所不知。然園例，凡馬出入，非已得專度，必稟命。曰：牽馬出時，亦曾指其所至否？曰：否。我曾以君欲見之之意告，彼默不語，逕入廡，挽馬遽去。

尼楷忒聞言卽迴身謂科納曰。史敦福既寓孟毛斯。今猝然遇變。臥室想猶固閉。君往彼暫守。行裝之屬。勿稍動移。我略巡察。薄暮當候君寓所也。科納曰諾。又謂主驗者曰。君事冗少暇。亦不必久待。事苟略有端倪。當由電話告君。主驗者稱善。二人遂相繼別。

尼楷忒問馭卒曰。公園管事人。吾知爲泰培克。今日賽馬事。其卽由斯人兼理乎。馭卒曰。然。園正中稍後危樓高聳者。卽泰培克君之居也。尼楷忒乃往叩其扉。方三擊而泰培克出。欣然肅之入。尼楷忒曰。我以史敦福案。往返偵察。歷數小時。致於君未伸相見之意。甚自歉然。泰培克曰。方遣人持札相邀。余以爲君之來此。乃踐余之約。豈知君固先得我心。尼楷忒曰。未識君胡事邀余。泰培克曰。我管理此園者有年。曾未聞此異事。大都白晝。謀斃行人。且案情奇祕。故欲煩君一偵也。

第六章

尼楷忒曰。自史敦福案出。會細加偵察。知足踐史額者。爲黑馬無疑。顧我方自廐至

屍所。與主驗者磋商一切。約四十分鐘。復至廳側。則人馬俱杳。君必知此馬何往。馬主爲誰。泰培克曰。此數問題者。我正欲得君值之。尼楷忒訝曰。此馬之主。君甯尙不知。泰培克曰。非也。彼於旬日前。曾攜吾友之介紹函。乘馬至此。自云達敏其名。乃偏蘇偉那省提加人。居孟毛斯逆旅。聞賽馬期近。欲入場馳騁云云。吾以其有介紹也。雖來自他方。吾友必確知梗概。乃允而示以期。翌日。余適與友遇。述及此事。友殊茫然。始知爲是人所愚矣。顧方欲查詢。又因公他往。昨始過返。尼楷忒急問曰。歸後曾一詞否。泰培克曰。雖廉得之固已晚矣。余處事素以審慎稱於此。則不自知何疏忽。若是。尼楷忒曰。所得若何。泰培克曰。達敏之名。徧詢無知者。所謂寓孟毛斯。徒虛語耳。詢諸他逆旅。亦無其人。意者必另飾姓氏。且并舉以問諸提加人。亦罔知之。此大可詫也。因賽馬來。至期又未躬與。僅代以他人。是馬來時。並未呈報。不知何以得坦然入。尼楷忒曰。然則入既不知。出亦不復察耶。泰培克曰。不然。彼之挽馬而出。固得余允許。尼楷忒曰。不待呈報而入。猶未有以儆之。而顧任其縱身而去。何也。泰培克

拊几曰。當此時。予神若昏。奮彼以出園。請余竟。率爾允之。移時。雖覺已無及矣。故勞君一偵之。

尼楷忒曰。君欲偵此人馬也。亦有深意存乎。泰培克曰。乘馬之人。行頗詭祕。度與此案未必無關係。尼楷忒曰。君識史敦福男爵否。泰培克曰。其人之名。亦正與達敏同。其爲男爵與否。無從知之。蓋徧訪諸人。亦皆未悉。然自此案出。本園名譽。且將大受影響。非值得之。則名譽殊難恢復。請君其以得諸實驗者。爲余述之。尼楷忒乃臚舉所值情形。並斷以己意。泰培克不勝奇詫。尼楷忒復述小刀之製。言未畢。泰培克亟曰。此刀今何在。乞出觀之。尼楷忒曰。刀固猶儲囊中。惟若此製者。君曾得目覩否。泰培克曰。我固見之。惟此事頗冗。今當縷述諸君。

余性好遊獵。故歲必有他國之行。所至不可以僂指數。憶二年前。曾游歷那播爾國。其地適踞希瑪拉山中。與卡孟特相距約二百五十英里。中峻嶺毗連。有名聖香者。……言至此頓止。尼楷忒曰。請亟畢其辭。泰培克曰。乞以刀示。證其製果否。相類。尼

楷忒乃出其刀。去所裹線。鄭重授之。謂曰。刀之尖必曾敷毒藥。慎勿以指按之。泰培克接視之曰。余之所見。固無異於是。今且以閱歷之奇事。舉言之。乃裹以紙。置諸几。續言曰。論聖香之中。卽久居於此者。亦不能測。蓋一經入香。卽無望重出。余得入而復出。乃自有聖香來。獨一之大幸也。當余入香之初。亦遭此厄。繼以迷道。百計不得出。乃竭力上至山巔。旋見甲第雲連。人物繁庶。且煥氣薰蒸。逾於他處。居民亦大與歐亞別。身頡而長。容嫺雅。女子多美麗者。顏色與我白種人相伯仲。惟髮亦以皚然純白者爲貴。目則全體皆黑。此其特異處也。

尼楷忒曰。所遇殊奇。泰培克曰。尤奇者。人尙靜默。至終日不言。尼楷忒曰。其瘖乎。曰。非也。彼不尙多言。卽音亦單簡。而被服則相矜都麗。無異威尼斯古時衣式。尼楷忒曰。尙乞晰言入香之緣起。泰培克曰。余偕二友至那播爾國也。日出而畋獸。一日在深山中。追奔逐北。迨畋畢。而二友渺不復見。我草宿於山中者。凡二日。至第三日晨。大夢初覺。身已移臥狹路旁。路平如砥。似與他處通。余甚驚異。顧以急欲出迷之故。

遂冒險前行許久。由卑而高。既至巔。方俯視。駭異欲絕。蓋居然一極大城郭焉。余不知城所自來。以此特海市之屬耳。揉目審瞭。則歷歷布列者。非幻形也。且蜿蜒有徑。尙不致崎嶇難行。乃決議自巔下。惟其地酷似墨西哥之戈特喬拉山。甫下時。氣溫和。若溫帶地。既至山腰。暴熱殊甚。則易溫帶爲熱帶矣。天氣之寒燠。隨山岵地勢之高大而殊。余達山岵。已昏黃矣。有高大之圓拱。遮於前。縱目視之。欲至城必過此拱。乃由拱……言至此。又突然止。忽身顫。口噤。齒牙相叩。雙目直注。面作淡灰色。一若非常可懼之物。陡然出現於尼楷忒之身後者。

第七章

尼楷忒見其額汗涔涔然下。兩拳固握。恐怖之狀。不可摹繪。不覺愕然大詫。亟欲回首。一覘何物出現於後。蓋目擊此駭異之狀。安得不爲之動。正擬返顧時。泰培克忽低語曰。乞君安坐。無稍動。動則恐有不利。尼楷忒聞此言。意謂泰培克或素攫癩疾。間時而發。頃者縱談聖番事。心中有所感觸。疾乃大作。更念身後寂無聲息。或尙非

至險之境。因而心稍甯帖。姑從泰培克之請。坐如故。

無何。泰培克神略定。喘而言曰。尼君乎。今以數語質君。能悉數語我否。尼楷忒曰。苟知之。當無不告。泰培克又曰。第問答之前。須堅守允許。尼楷忒曰。所謂允許者。指何事而言。泰培克默不答者。約數秒鐘。乃皇然曰。君身後之物。當自知之。雖然。非君目所能見也。尼楷忒曰。君注目曾不少瞬。立余後者。殆鬼耶。泰培克曰。非也。顧君倘稍違我言。命將不保。尼楷忒曰。安有是。顧口雖作是語。深恐違其言。則癩將大發爲之。奈何。遂竟如入定。僧首屹然不動。

少選。泰培克又復勃然變色。大怖曰。余今欲暫離此室。言至此。睥其兩目。直望尼身後。若授以暗號者。久之。始續言曰。約在二十分鐘之譜。今何時乎。請觀壁上報時鐘。以告。尼楷忒舉首曰。已五句二十分矣。泰培克曰。請以五句三刻爲限。君其靜俟於此。不出雷池一步。能否允如所請。尼楷忒曰。默俟二十五分鐘時。亦奚不可。第君所以欲出之故。必舉以告余。泰培克曰。正以救君之死。君必允之。尼楷忒曰。君所言殊

奇異。吾不之信。

言未畢。泰培克曰。我之欲離此室。而冀君相俟於此者。爲君計。亦卽爲一身計也。言次。舉手作阻止狀。自椅中騰身起。厲聲謂尼楷忒曰。君其速允勿延。尼楷忒見其癩狀暴作。知不能與辯。乃漫應曰。允之矣。言未既。泰培克頽然倒安樂椅中。一若受莫大驚惶失其常度者。

久之。神稍自振。乃復與尼楷忒相對坐。兩眸仍注視不置。尼楷忒曰。余性本躁急。祇以操偵探業。知凡事速則不達。故力强忍之。然今則不能復耐矣。君方縱談聖香之事。何以突然色變。語復奇異。吾本欲返首以一覘其異。以守君囑。強制之。然植於余身後者。人耶。抑厲鬼。猛獸。耶。泰培克小語曰。非鬼。非獸。人也。尼楷忒曰。男乎。女乎。曰。美婦人耳。尼楷忒曰。君亦丈夫也。於一女乎何懼。君乃曰。是將不利於我。且禁余返視曷故。泰培克大聲曰。君既允於前。言猶在耳。豈遽遺忘。尼楷忒曰。余豈欲棄前諾。特不能不忐忑於中耳。時又越五分。君何不急離此室。泰培克曰。非不欲如期往。特

雖預備未底完全。尼楷忒聞言殊不解。亦不復置辯。惟曰。是美婦人之在。余身後也。其以槍取準。腦部乎。抑以刃擬脊乎。不然。舉白梃。洶洶欲擊乎。泰培克不答。有頃。始起曰。我將去矣。尼楷忒曰。能否守二十五分鐘之約。泰培克曰。當不逾一秒也。第我去後。君儘躑躅一室中。萬不可啟此戶。出此室。與外人通言。畢。即經尼楷忒旁。匆匆逕出。方逾闕。旋以手闔其扉。

尼楷忒目送之去。乃自椅起。回首望之。則虛無人焉。自念頃者泰培克陡變其容。異常驚懼。究不知其何故。卽曰。有婦人入。亦必聞步履聲。何始終寂寂。泰培克之無端怖恐。其爲癩發無疑。思至此。悔當時不應允其相俟之約。第旣允之。姑耐心無躁。以俟限滿耳。

又念泰培克狀若狂易。脫一去不返。扁我於此。其奈之何。忽又轉念曰。泰培克縱有癩疾。亦暫作耳。不然。初入時。彼固神志清明。具有條理。今雖疾發。然旣瘳後。當必有悔於心者。且彼亦紐約之聞人。與己雖非莫逆。顧頃者相遇之情。亦殊懇摯。度其理。

當不至於給人。第躑躅多時。中不自釋。時或步至牖側。覺室外行人如織。扃戶不復可見。惟聞語言雜沓而已。視時計則距泰培克去時特十餘分耳。焦灼欲絕。一若針行故遲滯以惹人卡躁者。蹀躞久之。短針始指四十五分間。謂泰培克必至矣。而杳不見入。遂不覺稍滋疑竇。詎又逾五分鐘。仍寂寂。五內如焚。趨闥旁欲破門而出。第八章

孰知泰培克出時。已手鍵其戶。尼楷忒默忖囊幸有鐵絲鑰在。縱重門深鎖。不難啟鑰而出。於是掣鑰俯身就門審視。則執手處未有鎖孔。度爲由外鍵。顧入時。何以並無所見。抑門固闔。特未力啟之耳。旣竭力不動如故。且戶爲橡木所製。質堅厚。破之出。亦殊非易。第舍此門外。欲出無從。窗則鐵櫺密護。腕且不能出。望絕計窮。乃轉身倚壁坐。姑待泰培克之來。

無何。鐘聲鏗然報六句矣。而足音仍杳。尼楷忒怒不可遏。復趨門側。并力撼之。詎闕然門忽應手闕。用力過猛。幾遭顛撲。因自語曰。今日所遇。何事皆絕奇。不能測度。言

時。呂矚戶外。他無所見。惟邊際有小圓穴二。酷類螺釘痕。乃恍然曰。知之矣。方出時。確以釘鍵之。故力推不稍動。後之應手闢也。非力勇於前。乃有人去其鍵故。但泰培克方縱談聖番之事。突然中止。甚爲缺憾。余竊不自解。今日處事之昏昧。一至於此。既得黑馬實驗。不守察之。使人馬俱逸。誤一。堅守泰培克之約。未嘗一顧。以覘身後之究爲何人。誤二。門既啟。余固行止自由矣。度泰培克與彼女子。決不在此公園中。縱徧跡之。亦未必能得。特二十五分之約。何以失信。殊不可解。徘徊廊下。心緒棼如。而泰培克終杳如黃鶴也。爰復入室中。捉筆書一紙。其文曰。

泰培克君鑒。君逾約不來。念甚。余今有孟毛斯之行。勾當卽返。謹俟枉談。尼楷忒
勃。

書竟。置案上。遂匆匆向孟毛斯逆旅來。甫入門。見科納果靜俟室中。尼楷忒亦未遑以所遇告。逕搜史敦福行篋。服悉新製。無迹可驗。文書之屬。亦無隻字存者。尼楷忒曰。余度自史敦福出後。必有人預知其將死。盡滅真跡。或出其僕手。亦未可知。科納

曰。不然。僕先史敦福而出。似非其所爲。尼楷忒笑曰。豈旣出不能復返。當史敦福未死前。室既有主。非他人所敢闖入。死後關繫尤重。入室益難。則滅跡事。非由其僕而何。然亦安知非史敦福自爲。此則非吾所能決。科納曰。君於此案何若。尼楷忒曰。情事離奇。亦惟以全力注之而已。科納曰。余亦當爲君臂助。尼楷忒曰。甚美。惟願各報館能探竅要。略謂史敦福之死。非必有仇之者。事出偶然。不足窮竟。誠能爲此說。則凶徒自幸。可置身法外。不致逃亡。辦理當易爲力。科納鼓掌曰。善善。

尼楷忒曰。今且往庶務員所。略詢史敦福顛末。遂自臥室出。就問之。庶務員所言。與前科納之得諸探詢者。相符合。尼楷忒曰。自彼賃居後。亦有來探訪者否。曰。無之。願卽有探訪者。余或疏忽不及察耳。曰。其僕狀若何。曰。余閱人多矣。未有若此僕奇異。質言之。幾若上流社會人。矯飾而儻與臺者。尼楷忒曰。曷言之。答曰。雖廁青衣。固翩翩美少年也。最足異者。目漆而皎。髮作銀色。大非髻年之狀。尼楷忒聞而大愕。揣其狀態。與泰培克所云聖番之居民。無少差異。復問曰。年幾何矣。笑曰。當未逾弱冠也。

且察其婀娜之態。類巾幗。詐飾丈夫者。

尼楷忒瞿然曰。戲言耶。抑確有所見而云然。庶務員曰。自彼賃居於此。寓中莫不藉藉竊議。余亦不能無疑。所見既同。非一人臆度者比。尼楷忒曰。君亦知此僕名乎。曰。不知。惟寓傭云。曾聞史敦福呼之爲伊特那。尼楷忒曰。名亦絕奇。不知其軀修短若何。曰。修於君遠甚。若余則殆相伯仲。尼楷忒曰。容異若此。固非同種可知。亦能操英語否。曰。雖相處三日。實未聞其聲。始以爲瘖者。亦無足怪。迨既去。聞寓傭言。始知其非瘖。特寡言耳。卽言亦非吾儕所能聞。尼楷忒聆其說。心爲搏躍。復與泰培克所言吻合也。因思泰培克言忽中止。最爲憾事。脫能竟其說。則所遇奇異。正復不知何若。遂謂科納曰。時迫矣。不能久留。姑偵諸他所。科納點首。又謂庶務員曰。請君注意。脫此僕至。設計挽留之。卽以諭余。當有重報。

第九章

尼楷忒既出。本有歸意。祇以泰培克故。滋疑殊甚。乃復面嗎迭笙花園行。至則扉虛

掩。閱其無人。所留之字。未易其處。詢諸給事人。則曰。頃惟觀一少女入。至泰培克之出。則未之見。尼楷忒心緒棼亂。亦未遑細詰。與科納佇立園中。天已昏黃矣。環行二過。泰培克仍未歸。尼楷忒默忖移時。謂科納曰。此特其辦公處耳。居室則在阿姆羅街。或以日間恐慌甚。乃高臥不出乎。欲詞之。盍至其宅。

於是復出公園。迤邐前。時月色慘淡。路燈亦乍明乍隱。尋丈之外。卽不能辨別。比抵其地。距室門猶隔數碼。忽一中旬女僕。迎問曰。來者爲泰培克君乎。尼楷忒等聞言。爽然若失。蓋知女僕候門久。方切盼泰培克歸也。乃曰。非是。余等正來候泰培克君者。女僕曰。自晨至公園。迄今未返。亦殊怪事。尼楷忒曰。脫泰培克君歸後。請以尼楷忒過訪告之。速以電話達余。翹盼奚似。女僕諾而入。尼楷忒心大不懌。人靜更闌。無從偵察。乃別科納逕歸。途次。漣漣不能言喻。思案情奇詭者。已亦數見不鮮。曾未有若是槃錯。思慮間。家已在望。叩戶則闔而未鍵。約瑟方憩於籐椅。息軒然。念約瑟傭已久。夙小心謹慎。今何疏略乃爾。卽振耳呼之。約瑟寤。見尼楷忒立其前。不覺驚惶。

失措。尼楷忒亦未遽加斥責。但曰。爾臥已若干時。約瑟忒愧答曰。今夕之事實無顏。以對。然亦竊不解其何故。猶憶睡時方十句鐘也。

尼楷忒又曰。企克等何以任汝睡。不汝警覺。豈亦他往耶。約瑟曰。然。三人偕行時。我猶克自振作。渠囑轉達。必黎明方能歸。尼楷忒曰。亦曾言往何所。約瑟曰。未也。惟巴脫西似言所往之處。君已知之。尼楷忒捫表視。謂約瑟曰。一時矣。汝睡已三小時。不可爲少。亟自振刷。可候門以俟。若曹之返。返卽命其卽至余辦事室。言畢。卽踰入書室中。一燈如豆。作淡碧色。朦朧掩映。乃以手按通電之銅鈕。光驟顯。至寫字檯側。見一函封至固上署。已名置案之中央。展讀之。則泰培克函也。曰。

尼楷忒君鑒。余今處危險之地。將有遠行。能否重回紐約。未能預知。頃者失約。非余本心。實迫於無奈。蓋余已不能享自由之權利矣。君見此書後。勿爲外人道。亦不必訪尋。惟竭力偵察之。恐史敦福之案。將復見於今也。泰培克泐。

尼楷忒展閱竟。心益滋疑。自語曰。書中之意。含而不明。實予人以莫測。乃就椅坐。無

何鐘忽二響矣。大門忽闌然作響。尼楷忒方俯首致思。意謂此必企克等三人返矣。方舉步出。至聽事。見入者爲一遞信小童。乃大聲詰曰。有何要函。投以深夜。言甫畢。童已歷階升。以郵信授。曰。我給事於廿三街阿萬紐第八郵局。此函來自無蹤。當無煩作覆。言訖。卽回身出。尼楷忒急止之。曰。其少待。卽剖函視之。書曰。

尼楷忒君鑒。余已入伊特那勢力範圍。朝不保夕。請速來救援。爲時已迫。余不能盡情告君。所能告者。爲孤。瞎。拉。三字。泰培克哀懇。

閱竟。覺與泰培克前函殊相矛盾。竊不自解。覆視封面。則名旁細書一行。曰。速遞。十圓鈔票。一作郵資。尼楷忒以信入封。謂童曰。爾得於何處。曰。卽在郵局前。我甫送信歸。見此函至急。故不憚深夜來。尼楷忒曰。函外附鈔票否。童曰。然。據封面言。作爲郵資。故已收入。尼楷忒曰。是固應得。特汝得此函。距今約幾何時。童曰。僅數十分鐘耳。尼楷忒曰。亦知此函所自來乎。曰。不知。聞局中人云。一時前有馬車疾驅過此。或者爲車中人所擲。尼楷忒復問曰。其車何嚮。曰。自西向博河而去。

尼楷忒乃揮童子出。謂約瑟曰。余將復出矣。敦企諸人歸。囑其靜俟於辦事室。余當以電話達之。言訖。卽行。默忖聞小童言。已略具端倪矣。伊特那爲此案主腦。早推測知之。但其車旣向博河而馳。必由伊利渡。易舟以往。時相距非遙。或不難蹤跡之。行次。忽覩一皮篷車。駕馬疾途側。縱身上。囑御者馳向博河。所遇事輒灑洩灌注於腦中。念泰培克前函有不必訪尋之說。而後則乞速救。曾幾何時。語忽相背。或第一函非其手書。卽書亦迫於伊特那之脅。非其本意。至第二函則確爲彼所書者。此人老於處事。或潛藏紙筆。窺間作此。亦意中事。特何事僅可以孤咤拉三字告余。爲山名城名與。抑爲人名舟名與。百思而不得其解者。惟以余理想。證諸前此泰培克所言。則此聖。忒之民。及彼黑馬。與此案皆有直接之關繫。第偵而得一。則連類可求矣。車抵渡口。尼楷忒給資。自車下。復至伊利渡站。購券登舟。謂站長曰。余名尼楷忒。以訪人來。其人於一小時前。乘車就渡。余且詳其狀。願君留意。脫能因此得蹤跡。感惠何已。

第十章

尼楷忒舉泰培克之聲容笑貌。詳告站長。站長曰。有其人。乘前次渡船去。且有偕行者。君恣言之。使余得想像無誤。尼楷忒曰。彼偕行者。余未之見。不知共若而人。曰。三人耳。并貴友而四。尼楷忒曰。三人中。亦有髮白如銀。目之全體作純黑色者否。站長瞿然曰。有之。爲一妙齡女子。至站購券者。卽此人也。不惟姿容美麗。爲余目所未覩。且峨峨高髻。爛若銀絲。與老人雪鬢。皤皤迴然。各別蓋同一白髮也。老人則血枯色燥。蕭索可憎。此女則澤滑而溫。斌媚神情。悉寓雲鬢之上。至其肌膚。白皙微帶嫣紅。若映雪玫瑰。益形映麗。君所言者。然乎否乎。尼楷忒曰。然。特不識渡舟之發。距今約已幾時。站長舉目視壁間時計曰。未久。僅三十五分耳。尼楷忒曰。然則此次須於何時啟行。曰。再越十分鐘。卽解維矣。尼楷忒思忖良久。復問曰。站中亦有電話。足以直達彼岸。裘西城之渡站者否。曰。有之。站中定例。凡購券者不得入內。則動用器具無論矣。然君非常人比。君之至此。當必爲社會公益而來。則亦不得拘以常例。請振鈴

以談也可。

尼楷忒乃入辦事室。檢閱號冊。以裘西城渡站之號數。報電話公司。少頃。卽有詢詰之聲自管中來。因告以泰培克及此女狀貌。并云倘見若曹。必設計挽留之。以待余至。站長旣允諾。乃轉號數。達渡站附近之警察所。以己姓名告。並懇立派偵探二人。馳至渡口。脫自舟登岸。有類泰培克四人者。必設方略捕之。勿使逸。旣畢。復轉身謂站長曰。泰培克君。爲紐約社會上最有名譽者。爲彼三人所計誘。至此候渡時。不知其言語形容。有以異於吾所云耶。曰。渡舟將發。諸務蟻集。過客豈能一一識之。四人之所以接目不忘者。實以此女奇美。雖極繁冗中。不忘寓目。渠年約在花信。衣服雖未極都麗。式則大異。氣候本未嚴冷。而女則以狐皮環繞其項。若甚畏寒者。至貴友之狀。幾若宿醒未解。力不自振。目朦朦然。若開若合。二人挾之。行購券後。三人佇立站前。貴友瞬卽不見。意其偃臥舟中耶。顧當時未知爲誰。亦秦越視之。漠不加察。尼楷忒曰。猶有二人。爲吾所未知。其狀若何。站長曰。一瘠而頎。一黑短。頎者貌頗類女。

髮亦無少異。其短者。則不啻印地安種也。言次。又曰。時將至。君可下舟。尼楷忒乃稱謝出。

無何。驗券畢。舟卽啟行。時月色已泯。晨星閃爍。渡舟容與中流。空氣迎人。胸襟爲之一擴。約二十分許。舟已抵岸。甫登。則二偵者已鵠立埠前。旁一警察。尼楷忒卽詢以四人蹤跡。皆言不知。及詰警察。則曰。余在此良久。未見有似此奇異人。自渡舟而上。尼楷忒疑竇轉滋。竊念彼豈佯假渡河。以掩人耳目。購券而未渡。抑渡未登岸。遽由原舟返紐約乎。乃復上渡舟。問駛者曰。前此來時。他舟乎。抑卽爲此舟。駛者曰。深夜間。就渡者稀。來往惟一舟耳。天曙。則舟且益。尼楷忒歷舉四人形狀告之。曰。我固見之。特抵埠則不知何往。君問之。詎以其未登岸耶。言未畢。有一老年駛者。僂言曰。驗券收券。皆余職。固知其未乘此舟回也。且舟凡抵埠後。余必往巡各艙。雖欲隱匿舟中。其道無自。尼楷忒聽至此。知非躬偵之。則此案終模糊影響。乃離渡舟。別偵者信步去。捫時計視之。已四句餘矣。

尼楷忒竟夕未寐。至是覺神經擾亂。疲憊異常。且所懷不遂。中益忿結。行抵市場路角。忽聞車聲鑼鑼然。自遠而近。舉首望。則一轎式馬車。疾馳而來。急退避。車已擦身過。幾爲所踣。御者策馬急。置行人不顧。尼楷忒方擬斥責之。見車旁電燈照燭。車中一人。注黑目而視。卷髮覆額。素光可鑑。一人仰臥於中。酷類泰培克者。尼楷忒欲呼止。而車已馳去。時夜色朦朧。不能細辨。電光一閃。眼簾之黑暗。更甚於前。默念車中之注目而視者。必爲伊特那無疑。而泰培克者。殆卽仰臥人與。顧猶有二人。何以未見。

思至此。轉悔見車至時。未卽掣槍在手。擊馬斃之。以止車之行。今則長驅遽去。相距已數丈許。卽奮力追逐。其何能及。思慮間。足未嘗稍止。惟徒步何能及奔馬。卽岔息力逐。相隔愈遠。無何。車循徑而旋。則衢路益廣。空無阻闕。得奮其速率。若電掣風馳。尼楷忒知目的卒不能達。正在望絕計窮之際。而喜幸有出諸意外者。蓋昧爽時。往往送牛乳之馬車。絡繹於道。此車方抵橫街口。縱馬飛奔。舉不暇及。乳

車猝不及避。兩相觸擊。聞轟然一聲。乳瓶悉散於地。擲數十武外。轎車輪轂。已受摧傷。不能運轉。乃退止路側。時與尼楷忒相距。猶百碼也。尼楷忒驟見大喜。并力趣前。忽一人自車中出。望橫路而趨。曙色迷離。恍若一女子。狀噫。是殆與此案最關繫之伊特那耶。

第十一章

尼楷忒既趨至。見御乳車者。怨忿交集。植立車旁。所追之轎式車。左輪已摧破。諦視車中。闕其無人。御者傾臥於地。狀若昏暈。尼楷忒謂御乳車者曰。汝當守於此。卽臥者起。勿使他往。果能惟余所命。則凡所損失。余當悉有以償。

言竟。徑奔橫街。其街至修。極望無女子蹤跡。惟一轎式車。駕馬停危室前。距破車所在。僅四十碼而已。尼楷忒至其旁。見御者假寐。車上鼻息。麤然有聲。審視之。知此車有異。且知御者。鼾聲過甚。必爲僞作。殆惟恐人窺見其隱。故作是態耳。彼旣以詐術掩耳目。卽寤詰之。亦無真實語。乃躡足前。啟車門。以覘其異。首方斜倚。突一物。冷若

冰雪自耳際飛擦而過。著車墊之中央。諦視則一鋒厲短刃。其製式之奇詭。與前此得諸史敦福腰中者無以異。

尼楷忒不諗此刃自何而至。大驚却退。御者忽縱身起。奮拳來擊。尼楷忒急躍避。還扶其腰。脊御者轟然仆地。尼楷忒返身察利刃所在。則已杳不可見。維時行人絕少。遙望破車旁。環觀者僅四五人。警吏亦植立其間。尼楷忒知擲此刃者。技至高。相差僅一間。幾爲所中。必非御者所能爲。或車旁危室中有人暗中施此毒手。顧自外視之。則窗牖嚴闔。蛛絲徧布。一若虛無人者。

尼楷忒方旁皇間。警察已相繼至。乃舉己姓名。并所以至此之故告之。囑其兀守。以爲己援。卽自階石上。未敢剝啄。以手徐推其戶。則鍵不得闢。乃探囊出鐵絲鑰。納鎖孔中。未逾時卽噤然啟。特闕寂無聲息。惟電燈若暗若明。作淡碧色。尼楷忒默忖。既有燈光。必不致無人居。處前者短刃之飛擲。殆自此出乎。乃復自階下。謂警吏曰。君其嚴守此門。脫有自內逸者。勿縱之去。言畢復入室。

時已破曉。惟厚幙低垂。百葉窗未啟。故尙闇若修夜。尼楷忒乃按電燈之機鍵。卽爍然大明。正室左。則爲休息室。後爲臥房。以玻璃窗界其間。臥室中亦微有燈光。閃爍不少定。方擬啟窗入。忽闐然一聲。闐闐之間。一女子立焉。臥衣睡履。髻髮鬢鬢。手一槍。驚顛不已。恍於睡夢中。驚呼而起者。諦視之。則固伊特那也。

尼楷忒於伊特那美麗。僅得傳聞。未嘗寓目。今於明燈下。驟觀之。始知其都豔固無倫匹。乃淡然謂之曰。汝爲吾欲捕之要犯。乃匿身於此。旣相見。持槍何益。其速擲之地。女聞言。亦不置答。執槍如故。尼楷忒復欲與言。覺有藥粉若灑灰。自槍口噴出。撲面如疾雨。欲掣槍禦之。兩睫已瞤。不能啟。並耳鼻皆爲所窒。沉悶異常。以巾拭目。約數分許。始能強張其目。則電燈已熄。兼以重門深鎖。昏黑殊甚。躁急間。忽憶旅行之電燈。猶儲衣囊。急掣諸手。旋電鈕。自前燭之。則已失女所在。度彼必乘發藥之際。退入臥室中矣。亟聳身自窗入。陳設頗雅潔。惟乏臥榻。人亦杳然。意此猶爲憩息室。尙非寢所。室旁有一穴門。與客廳通。其門半闢。若初闔旋啟者。因念伊特那必自此門

出。卽趨至門外。見曙色已透入客廳中。蓋其門猶已所手啟。迄未闔也。

急踉蹌出。左右望。杳不見女蹤跡。卽囑守之警察。亦失所在。心疑滋甚。俯視之。則警吏固束手伏階下。詰之曰。何以忽作是態。亦見有一女自內出。否。警吏揉目起曰。正以一女子趨前。余欲遮阻。豈知彼女略撥槍機。塵埃揚空。際直射眼。簾目爲之梗。則女已杳然矣。

尼楷忒聞言。又復周囑。遙見破車側。人集愈多。餘則并行人無之。自思瞬息間。女必不能遠逸。鄰屋櫛比。戶尙深扁。必不能入匿。意者其疾趨而出。乃虛者實實者虛之之詭計。使人注意戶外。彼或仍由間道。蟄居室中。謂警吏曰。爾目能復原否。曰。當初受暈時。無異於瞽。今則歷歷可見矣。尼楷忒曰。余將復入偵之。脫女再出。爾必先發制人。警吏瞿然曰。無煩諄囑。頃受其愚弄。余心曠之甚。彼如不出則已。出必重懲之。尼楷忒復入。時客廳中已有光線可通。而偏室則重幃厚護。黑暗不減於前。惟藉電燈一線光。往來蹀躞。心復忐忑。蓋惟恐再罹其毒手也。良久。杳不可得。忽憶泰培克

函中曾以孤佬拉三字爲言。姑呼以試之。爰大聲曰：孤佬拉乎？伊特那乎？

第十二章

尼楷忒既大呼孤佬拉。卽傾耳察室中動靜。仍寂然不聞。時手中所攜之燈光自旁射。恍兵艦中所放電光。然尼楷忒恃此以行。自憇室而後門。復自後門達層梯之側。又不見蹤跡。因思女或居層樓中。以自避匿。乃攝衣拾級上。未數武。隱聞閉戶聲。心疑而止。思轉身覘其異。突有人一躍前。執己兩臂。堅不少釋。急撐拒。己爲所仆矣。一冷而黏膩之物。旋覆於首。氣腥羶特甚。知其爲羚羊皮也。非惟驟受掩覆。沉悶欲絕。且羶氣入鼻。刻不能耐。乃奮力以拳疊撲。幸其人力不甚猛。拳足交下。彼若力不自勝。口呼援應。聲清越以織。儼然少女也。

尼楷忒乘勢躍起。轉以手堅握其臂。互相撐拒。彼若漸鬪漸却。手忽觸壁間通電機鍵。燈盡雪亮。無異晝日。卽見所執者。乃翩翩一美少年也。旣而諦視。則啞然失笑。蓋猶是伊特那。但假飾男子裝耳。謂之曰：爾誠善幻。然終不免落余手。余固知爾乃頃

間施毒之女子。卽史敦福之僕伊特那也。旣被逮。尙復何言。其人曰。余何辯哉。言時。容坦然自若。頗露輕侮之色。尼楷忒知彼雖力弱。已則無爲臂助者。終不足濟事。乃握其手。趨門前。呼警吏入。曰。元惡已逮。室中有無同黨在。尙未搜索。亟吹號。集他警察。使入迹之。

警吏應命出。尼楷忒乃復牽女入憇室。問曰。爾名伊特那耶。曰。然。曰。爾僕於史敦福耶。曰。然。曰。後殺史敦福者卽爾耶。曰。然。尼楷忒默忖。三問三答。彼若略不經心。皆自承無隱處。此危險地。行所無事。誠少女中創見也。因復問曰。夙聞汝之操英語甚嫻。何所答者。僅一然字。女勃然變色。曰。豈所答非所問耶。尼楷忒曰。非也。此案凶手。當不僅爾一人。蓋一下刃。一喉馬。不知汝與何人共爲之。女淡然曰。爾言固是。然二者實余一人爲之。言次。驕矜之色。悉形於面。

尼楷忒曰。曩者爾刼泰培克渡河至此。亦乘伊利渡站之舟乎。曰。然。尼楷忒曰。渡河時。并汝而四。猶有二人。今何往。伊特那默不置答。尼楷忒曰。雖不言。我自知之。二人

所在。當亦匪遠。少焉警吏入。不難并受擒矣。言未既。伊特那忽熟視而笑。傲然曰。尼楷忒乎。爾胡事喋喋。余所願告爾者。余不欲祕。否則爾卽百計詢問。斷不能得。余片言。余異國產。其政治風俗。非爾所能知。卽前之聞諸泰培克者。曾不得萬一。余之寓紐約也。猶未數日。余航海來。迹似專欲甘心於史敦福者。實則史敦福爲余所必殺。茲之殺也。亦適相值耳。實告爾。余至此目的。猶未得達。今雖就逮。自他人視之。方謂余所期者。已消歸於無何有之鄉。然余終必達其目的。而後已。此非余大言也。世界各國。實無有能羈余之足者。

尼楷忒急問曰。爾何仇史敦福。必欲殺之。伊特那曰。爾不必爲此問。余決不欲答。汝之入此室也。余非不能乘間殺汝。可殺而卒不殺者。非一時之愚。正以身雖就縛。心實坦。然且惟有此一縛。而余之能力。乃足以大顯余之殺史敦福。固有應得之罪。既回紐約後。監禁固非所怨。卽槍斃亦任爲之。特此諸刑者。或不足以罪余。則凡宇宙間。何一非我浩蕩漫遊之所哉。今日之偵察。君責任應爾。倘他日或復肆其追捕之。

計。余亦不能稍讓矣。余今日爲此言。爾亟志之。無少遺忘。泰培克猶在破車中。身無所損。御者爲墨渠。卽嗎遜。笙公園中黑馬之馭卒。顧實與此案無絲毫關係也。史敦福之梗概舉未知之。余不能爲汝告。且余旣蓄心久。何以必殺之於肩摩。擊之區。是正有故。特亦不必舉以語汝已矣。被殺之案。余已直受不辭。爾於紐約社會。亦可告無罪矣。言盡於斯。各行其是可耳。卽以兩手交叉而立曰。苟有桎梏。在請就縛。尼楷忒聞所言。殊壯其爲人。乃復問曰。昨之在泰培克辦公處者。卽爾耶。伊特那曰。然。當此之時。爾苟稍違。泰培克之命。則早飲余刃矣。言已。警吏已率多人入。分道搜之。迄無所得。俄一警察扶泰培克至。尼楷忒見其步履如常。容亦無少異。惟語言略涉含糊。知受迷猶未愈也。無何。晴曦朗照。視時計則已七句鐘矣。尼楷忒見案已就緒。遲恐有變。乃雇馬車。以二人入。向渡口而馳。旣至渡站。購券。復回紐約。卽送泰培克醫院。而以伊特那所承之語。縷述於警長。警長乃暫判以監禁之罪。讀是書者。方謂伊特那旣獲此案。成信讞矣。不知變幻多端。有出人意表者。在姑掩卷思之。何如。

第十三章

伊特那逮案之二閱月後。尼楷忒獨坐書室中。操筆作書。手不停揮。忽一少年匆遽入。喘息言曰。尼君乎。余名啞林。紐約總警察所之獄卒也。今以要事白。伊特那在獄。忽逸去矣。尼楷忒聞言。大驚。急投筆起。沉思良久。曰。彼既錮獄中。曷爲而逸。啞林曰。此則非余所能知。余性夙慎謹。熟獄中管理法。蓋予父素業此。余受家法。任獄事者有年。未嘗有失。至若伊特那者。實爲余創遇。尼楷忒愠曰。身旣爲獄卒。凡獄中事。焉得諉爲不知。況爲要犯逃逸。人固有好鋪揚其能力而飾辭以掩己。讐爾言得母類是。顧此室非公廷。余亦非能罪爾者。盍實言。逸者踰牆乎。掘隧乎。抑假幻術。公然自獄門出乎。啞林曰。迹似藉幻術以遁者。至其何以出獄。實無從測之。

尼楷忒曰。獄卒衆。爾其領袖耶。啞林曰。否。領袖乃柯倫蕭君。余亦廁卒列。或柯君他適。必以余代其職。伊特那逸時。柯君適他出也。尼楷忒俯思良久。忽鼓掌曰。得之矣。伊特那韶齒妍姿。罕有其匹。爾亦美麗自喜。漫詡風流。故伊特那之得以乘機而逸。

自非局外所能懸揣。尼楷忒此言本聊以嘗試。不意老林聞之。暈生於頰。跼蹐不安。既又略作欵聲。始徐徐答曰。君勿爾。自伊特那既逸。余心怒焉。如擣。深恐警長將科余失察罪。惟君爲余道地之。尼楷忒曰。余之言此。非謂伊特那之逸。自君縱之。特以其具此豔質。見者未免有情。稍弛防維。亦意中事。況爾既時。或代柯君之職。則權之所在。又。不。免。竭。力。珍。惜。之。伊。特。那。者。花。貌。蠟。心。能。默。窺。爾。肺。腑。乘。機。施。媚。爾。乃。墜。其。彀。中。此。事。謂。與。爾。無。絲。毫。關。繫。其。論。固。失。之。疎。然。必。專。以。失。察。咎。爾。則。爾。亦。不。能。任。此。咎。要。之。噉。臍。莫。及。夫。復。何。言。余。倘。可。作。臂。助。必。不。膜。視。然。被。逸。之。顛。末。爾。宜。直。言。無。隱。

時老林色頗忸怩。媿不能仰。良久答曰。自聆君語。始知我爲伊特那所愚。既荷推誠。請陳梗概。柯倫蕭於昨晨他適。瀕行。曾云逾午卽返獄中。其後四小時之間。忽有電話至。則曰突遇要事。未克速歸。一切其慎以代之。余既受命。晚餐後。逐處查察。繼至女禁所。則伊特那倚門立。余循例問起居畢。彼謂余曰。刻思冰糖甚。能否代購。言未

已。尼楷忒曰。爾必不忍違其言。啞林曰。誠然。當時固允爲代購。迨九句鐘。彼又召余入。尼楷忒曰。猶有一至要之問題在。爾未明以告我。卽柯倫蕭他適未歸之語。亦曾述諸伊特那否。啞林曰。固嘗言之。尼楷忒曰。然則其召汝也。意復何居。啞林曰。余方入。彼已出。道細聲曰。頭痛猝發。不能稍忍。願亦無事醫藥。前曾以苦質咖啡煎飲之。良已。奏效甚捷。今特需此。君能爲我致之否。余思天下之至苦者。莫疾病若。彼雖有罪。困狂室中。復遭宿疾。亦覺惻然可憐。乃以咖啡進。豈知杯甫入手。震顛不已。嗒然已墜於地。

余以爲痛益加甚。致手戰杯落。爲蹲身拾之。首方俯。伊特那忽大聲曰。啞林君乎。余急昂視。見女若手握一象皮球。中細粉迷漫。撲面如雨。兩目適當衝。遂爲所瞇。尼楷忒曰。此彼慣技也。前偵察時。亦遭此困。特毒粉所自出。則易槍膛爲皮球耳。啞林曰。時伊特那又大聲曰。可恨孰甚。稍不自檢。致細粉誤入君目。幾類瞽者。啞林君其恕余。亟閉目靜坐。越五分鐘許。啟合可漸卽自然矣。君非僅艱於視。實未嘗有所痛楚。

乎。余曰。然。此後遂寂不聞聲。余亦謂事出偶然。女卽不言。必尙未離此。豈知數分鐘後。余目漸能復舊。敢睫周視。則已失伊特那所在。余念獄門深鎖。防衛森嚴。斷不能免脫。或渠閒步廊間。吸受空氣。乃亦揉目而出。以手推門。則已扃鑰矣。

尼楷忒曰。鎖時必需鑰。鑰在爾手。甯爲彼所攫。竟茫然不覺。是則爾有意縱之。失察之罪。其何能免。啗林急辯曰。非也。余以匙調咖啡時。兩手不遑。置鑰於案。不意彼得乘機取之。顧余實未聞扃鑰聲。此一異也。尼楷忒曰。是何足異。當爲爾剖明之。一則彼雖挾幻術。究不敢大意。扃鑰時必另出靈妙手腕。二則君方注意於二目。卽有聲亦不能聞。後若何。可盡言之。啗林曰。余旣爲所扃。知其必逸。奈遭閉錮。雖欲追捕。苦不得出。不得已大呼康啗。持鑰啟門。康啗者。余火伴也。雖答余。輒遲遲不至。余焦灼萬狀。拳足並施於門。康啗亦大聲呼曰。余固聞之矣。顧兩目盡眇。不能舉足。君其毋躁。行當至而啟之。余聞之。益大惑不解。

第十四章

少選。康啖至。探鑰於鎖孔中。門應手闢。余急詢之。始知其亦遭伊特那藥粉之厄。蓋余之持咖啡入也。康啖正手報章。踞南廊坐。突覺眼簾昏黑。字暈模糊。回首視之。諸物渺不能見。心大愕。要不解其何故。繼又以爲用目力過久。致失光明也。尼楷忒曰。所謂南廊下者。距獄門幾許。啖林曰。僅可三丈耳。蓋獄爲橢圓形。其對徑爲南北。康啖坐處。稍偏於東南。而獄門適當西南隅也。尼楷忒曰。然則伊特那臥室何在。啖林曰。以獄中地勢衡之。適居東北。尼楷忒又曰。苟欲出獄。必自西南戶乎。抑猶有他門在。啖林曰。有之。北有戶可達署中辦公處。惟我儕時或出入之。且所失之鑰。固得諸西南戶外。尼楷忒曰。然則彼自此門出。已無疑義。啖林曰。余拾鑰時。并得一紙。言頃卽探囊出紙授尼楷忒。接閱之。其文曰。

啖林君鑒。余去矣。聊留語以達別忱。君之眷眷。永不敢忘。此一去也。當爲爾我兩人情好之紀念。伊特那泐。

尼楷忒微笑曰。狡矣哉。伊特那也。他人得此。必祕不肯出。君能坦然示我。具見心實。

無他。顧此紙雖藏之。亦無所用。啞林曰。然。尼楷忒曰。猶有一事。余竊滋疑。伊特那既被錮。藥粉何自而來。啞林曰。數日前。有女傭自裘西城至。欲入探之。得柯倫蕭允許。乃命之入。且入時曾加搜索。見所攜者。皆裝飾品。遂不置意。球本以象皮質爲之。不得氣則縮小。卷握可藏。或當時雜於諸品中。致不及察。然此由柯倫蕭君之疎忽。余不任咎。惟伊特那之逸。則確係余失察故。君能否偵獲。以寬余罪。尼楷忒曰。以常理言。余既獲交警署。余職已盡。得而復失。何與於余。顧若既情迫。余自當竭力。第不知果復能值得否。試問伊特那之逸。距今已若干時。啞林曰。余入鐘已九下。迨目迷復啟。則又越四十分鐘。度其逸。必在九時三十分耳。尼楷忒曰。所遺之鑰。於何時得之。啞林曰。猶未逾十小時也。尼楷忒曰。是則奮力追之。當在半句鐘之後。啞林曰。然。余既覺察。卽鳴警鐘。告捕房。捕房立遣人十餘。乘馬分道迹之。詎歷數百碼之遙。杳無所得。詢諸途人。皆以未見告。尼楷忒曰。伊特那被獲顛末。汝當亦知之。雖知彼爲謀殺史敦福者。至所以謀斃之故。則固未知。用是不能遽定其罪。前劫泰培克去。事後

思之。彼實非有傷害泰培克之意。祇以其曾入聖忞。恐漏洩祕密耳。故適與余談論。而女乃突來。挈之遠颺。以滅其口。後雖得偕泰培克歸來。顧自受迷後。語言輒多未審。昨聞自醫院歸。恙已悉愈。正思往詢究竟。則伊特那之罪。或無所逃。詎知其已脫身獄室耶。然余此行。必不能已。汝以爲何如。啞林曰。誠善。尼楷忒曰。然則汝當靜俟於此。報紙具在。可供瀏覽。啞林頷首應之。

尼楷忒卽披大衣。攜冠乘車詣泰培克宅。念泰培克之愈。伊特那之逸。同在一日中。事何巧值。豈伊特那屈指泰培克病愈。恐礙於己。因以遠颺乎。思次。車已抵宅。傭福其笙立戶外。欣然前曰。主人命候先生。先生適至。幸甚。顧主人自醫院回。神猶不振。正偃臥未寤。奈何。尼楷忒曰。爾姑不必驚擾。俟之可。福其笙乃導入書室。以月報授。曰。主人寤。當來肅。卽退。尼楷忒默坐爐火旁。展報中多誌新聞。不忍釋手。閱竟。視時計。則已十二句鐘。始知己來此。已一小時矣。猶未見福其笙入。乃呼語之曰。主人猶未寤耶。答曰。未。曰。有要事未可久延。汝可覺主人。謂余來已久。福其笙諾而入。無何。

匆匆出色頗張。皇曰：奇哉！遍索室中，已失主人所在。

尼楷忒愕然曰：何謂也？詎已自臥室出乎？福其笙搖首曰：當臥時，余爲之覆毯。距今僅逾一時耳。豈遽引身自臥室出？且出則必經余前。余固兀坐，未易處所也。尼楷忒曰：或汝主人以候余不至，先至余居耶？福其笙曰：否，彼所御皆寢時衣履，其外服固懸諸橈架間，刻仍如故也。尼楷忒曰：室中猶有他異否？福其笙曰：頃以不見主人，急欲白先生，尙未及檢視。尼楷忒曰：然則汝導余入，察之。

福其笙即自穿堂入，由梯登樓，則華裯布地，比至一室，福其笙曰：此主人之臥室也。尼楷忒見雅潔異常，有小門三，自正中出，卽爲眺臺。樓側有梯，一通浴室，達賓室。一卽頃間所上者。近牖置臥榻，枕衾雜置。福其笙所覆之毯，則棄諸榻旁。一若秦培克於睡夢中驚而掀毯以起者。當尼楷忒檢察時，福其笙亦逐室周視，須臾趨謂曰：余實有所不解。尼楷忒曰：汝云主人苟出，必經汝前，其時汝曾假寐否？曰：未也。曰：然則或觀書不及顧乎？曰：未嘗手一卷，并報紙亦未閱也。尼楷忒曰：與此宅鄰者，汝主人

有與莫逆者否。福其笙曰：是固有之。然主人素循禮。褶衣而出。向未之見。尼楷忒曰：但往探諸鄰。庸何傷。福其笙始踉蹌去。

第十五章

福其笙既去。尼楷忒往復臥室中。逐物偵視。見室中諸物。羅列整齊。亦無非常動目形跡。心異之。俄而福其笙自外入。面無人色。蹙其額。尼楷忒急問曰：詢諸鄰何如。福其笙連搖其首。默不一語。尼楷忒又曰：亦有人見其他出否。曰：遍詢諸人。迄無知者。尼楷忒聆所言。以手支頤。沉思不語。少頃。又問曰：當余至此時。汝猶見主人偃臥榻上否。福其笙曰：先生至時。主人已臥。後則未嘗往視之。蓋主人昨雖自醫院歸。湯藥固猶未輟。且遵醫生囑。日服必三次。當十鐘三十分時。方飲二次之藥。余侍飲畢。主人曰：頃予將睡。縱有要事。汝勿貿然入。且并三戶扃之。先生既至。勞久待書室。不卽報者。正恐違主人命也。

尼楷忒曰：三戶既扃。以絕他人之入。當汝之應余呼而至。戶固猶未啟耶。福其笙

曰。扁如故。後以失主人。乃徧啟戶迹之。尼楷忒曰。舍三戶外。欲至屋巔。當以何路達。福其笙曰。路縱有。僅爲夏時計。使涼風得入。深秋卽加鍵焉。先生此問。亦殊奇突。甯有舍戶不由。反猱升而出乎。尼楷忒復至窗櫺側。延頸俯視。其下爲一深庭。樹木雖扶疏。實不能攀援而下。遂謂福其笙曰。汝主旣偃臥於此榻。剎那間蹤跡俱杳。可謂奇詭絕倫。其由睡夢中縱身而出。或有人施幻術劫之。願卽以術劫。亦豈能出不由戶。意者彼出適當余至之時。蓋汝曾導余入書室。其時固已離坐處矣。

福其笙曰。我亦謂然。願我雖肅先生入。第侍立門側。主人苟由此出。豈絕無所見。至於術劫之說。事誠有之。徵先生言。幾忘相告。我爲蘇格蘭產。當未離本境時。於妖術已數見不鮮。而茲欲諭諸先生者。則與今日事。若有密切之關繫。非余夙所迷信。不能遽破。致喋喋於君前。實以旣有所知。不敢自隱。君其視爲此案證佐可耳。尼楷忒曰。旣有所知。余所樂聽。其恣言之。

福其笙促尼楷忒坐。謂之曰。先生亦知黑特生河之旁。有老主人遺屋在乎。自去夏

大加修葺。煥然一新。今主人自裘西城還。居此室者二月。以其距醫院近。且闕敞足資遊遣。主人性固好靜。惡與雜人接。受迷後益甚。故居恆扃其門。獨起臥斗室中。禁人闌入。余以其疾猶未愈。終不敢違其命。時伺臥室外。冀或有所呼。應較敏捷。此亦余責任應爾。所可異者。主人雖獨居。恆聞喃喃作語。則不能辨。惟詳聆之。與對語者。一少女聲。初以爲客。或自他處入。積久。疑慮滋甚。乃乘其談論時。突入室偵之。尼楷忒亟曰。有他客。否。福其笙曰。藉曰有之。則事無足異。何煩縷述。蓋余破門入。則主人固兀坐椅中。吸雪茄。閱報。神志清明。無殊平日。余舉所聞詢之。主人力辨其無。且曰。室祇一門。苟有其人。則必經汝前。非是則曷由入。是必誤聽。而我終不自解。尼楷忒曰。或神昏譫語。是誠有之。否則大可詫。吾不敢謂爾盡屬虛言也。然室曠人稀。易生疑怯。因心及耳。亦未可知。福其笙曰。是說早知。先生之不能信。顧我實無幾微假飾。且猶有足以證明此事者在。如不以爲瀆。更請詳陳。

尼楷忒曰。汝第言之。福其笙曰。尤奇者。凡主人臥榻餐具。皆余所整理。陳列者。乃時

時有函札。或置杯盤下。或置衾枕間。主人每得之。迄不知其來何自。尼楷忒曰。函中作何語。汝能窺見否。福其笙曰。我以來函奇特。深願一覘其異。顧先時搜諸餐具臥榻。皆不可得。惟主人恆觸手見短絨。顧閱後卽付火。余夙見信於主人。凡事多爲余道。惟函中言。則祕密殊甚。屢飭不能得其隻字。故黑特生別墅中。雖相處八來復。異事疊見。而未得其原因。

尼楷忒又問曰。汝所聞有女子聲者。宵耶。晝耶。自汝闖入後。情形何若。曰。言時必在午前。特每日。或間日。則參差無定。自余闖入後。或來或否。無異於前。詢之主人。仍執前說。余又不敢違主人命。日侍臥室中。卽侍側亦渺乎未有所見。蓋彼交語時。必乘予出外也。

尼楷忒默忖所謂少女者。或卽伊特那其人。又思伊特那縱有幻術。豈能不翼而飛。洵如是。則所詳告者。足爲伊突然逸去之佐證。因復問曰。少女言時。亦聞其操何國音否。曰。聲雖清澈。聞之竊不能解。尼楷忒又曰。汝能操法語乎。曰。能。問曰。然則西班牙

牙語何如。曰。雖未嫻熟。自他人言之。則殊了了。尼楷忒曰。是則彼語音。當在二國之外。汝主人亦能效其語答之否。福其笙曰。主人之答。亦若熟極而流。第前雖屢聞。今欲略效其語以告君。則又不能。余常恨恨。尼楷忒曰。汝所聞者。詢之他僕。何如。曰。僕雖多。各司其職。主人室中之語。非彼所能聞。余亦嘗舉以詢詰。皆曰未見有自外入者。我所偵亦可謂周且至矣。樓上下。凡他人所不得至。我悉以灰粉散布。行則必留跡。其上。吾至。晚每往察之。則勻鋪如故。

第十六章

尼楷忒曰。如汝言。事輿而奇。顧相處久。曾有畏懼心否。福其笙曰。余不敢自矜膽畧。要亦非恇怯者流。自聞語後。不惟不懼。且恆趨密室前。引耳潛聽。終以聞聲不見爲憾。尼楷忒曰。曾聞二載前。汝主人有印度那播爾之游。其時相率偕行者。汝是否在列。曰。其時雖已受傭於此。至那播爾之行。主人以他僕從。余實未往。尼楷忒曰。然則汝主人返時。亦曾述游歷中驚奇事否。福其笙曰。際風月佳辰。主人亦嘗奮袖談所。

歷事第正當。口舌瀾翻興高采。烈忽戛然中止。若中有不欲語諸人者。殊令人莫解。尼楷忒曰。有人焉。髮雪而澤。目漆而皎。容之秀媚。軀之修偉。全球實無其匹。汝主人曾言及否。福其笙聞之瞿然曰。誠然。數來復前。余所見頗奇異。不意君言適觸余記憶。尼楷忒曰。余言與汝心相感觸者何在。福其笙曰。主人之居於黑特生別墅也。余偶佇立門外。恆有一人。經余前。其形貌與先生言無毫髮異。余固不常出。出必見之。尼楷忒急詢曰。男耶女耶。福其笙曰。卽爲男子。已足駭異。況其爲韶年麗女也。尼楷忒訝曰。以我所知。女子狀貌若此者。紐約祇一人。顧汝主鄉居時。此女適錮警署。何由得出。汝得毋誤視。福其笙曰。先生非言髮白目烏。體修貌美者乎。是人余固明明見之。當初遇時。猶以爲人固有年未老而髮容先變者。後細察之。乃覽其素絲縷縷。燦爛有光。知髮質之異。且後遇必以流波注余。余惡其佻。乘間謂之曰。宜自珍重。余廁臺隸列。烏足辱一顧。女聞掩口胡蘆。且直名余曰。愚哉福其笙。余思居此猶未匝月。鄰里亦無知余名者。女曷從得之。咄咄可怪。

尼楷忒曰。此後再遇之否。福其笙曰。余出必見其人。彼陽陽如平常。特余嫌之。不與交語。女一覲余。卽疾趨而去。尼楷忒曰。汝見此女始何時。終何日。福其笙曰。就居日。卽已見之。迄歸。其形始滅。尼楷忒曰。汝於旣見後。入視主人。有異常日乎。曰。無異。先生曷爲有此問。尼楷忒曰。與汝主人相語者。果卽此女乎。汝不見其入者。或者佇立時。心有所專注。彼得乘間以入也。福其笙亟曰。主人性剛直。苟有所爲。無所隱飾。旣與此女相友善。則養痾之際。正足以破寂寥。余方欣慰之不暇。何忍出阻。主人亦奚必堅執無人之說。隱諱不使人知。且此女旣與主人友。出入盡可自由。曷爲避我一異也。果自門而入。則自梯達臥室。路徧灰粉。豈無痕迹。顧屢驗無之。二異也。有此二異。或主人所與語者。實非此女。其是否有繫於今日之案。我不敢知。要之詭狀奇蹤。正不得謂無密切之關繫也。不然。主人身非孱弱。重逾二百磅。長約六尺餘。無論不能挈之自煙窗中出。卽越窗而去。亦必不能。今竟杳不知所之。能無駭詫。

尼楷忒聆所言。亦頗有理。徘徊斗室中。未有所詰。仰視簷前。距首猶有丈餘之隔。蓋

室頗高峻。而泰培克所居。爲室之第二層。復入謂福其笙曰。吾知此間非汝主人自產。乃假諸良友勃雷敦者。彼所居。與此室相對宇。汝其延之入。福其笙應命去。尼楷忒於是默坐沉思。以福其笙所度之言推之。或泰培克復於今晨獲一奇異之函。因之時未亭午。假偃息之名。麾福其笙門外。而如函行事乎。信如是。必獲一確實之證據。事乃有緒。因復離坐起。趨至室隅之寫字檯旁。探鑰啟之。函雖山積。僅留面封。檢視數周。未有所得。旋見函上標日。悉在泰培克患病之前。因思晨果有所得。未必卽置於此。意其或在臥榻乎。卽搜索衾枕間。無片紙隻字。懊恨欲絕。忽見榻隙微露一線之白。急以指挑上之。則一書函也。以薄質之紙書成。而外加絕小郵筒。尼楷忒徐展讀之。中皆字母。略似亞拉伯文。其實則非。展視良久。茫無影響。自思已於各國文字。雖未精邃。尙能粗識。曾未有若是難於揣度者。因離榻側。蹀躞室中。心愈擾亂。旣復取紙依樣書之。終不得解。遂投筆起。曰。吾不能解此問題矣。此字母或紐約人能識之。

至是忽憶福其笙去既久。曷爲不返。方欲下樓。而勃雷敦至。福其笙隨其後。乃謂曰。勃雷敦君。來何濡滯。吾友泰培克之出。其事絕奇。我重思之。迄未有得。室閉無由得出。或者其自牖耶。勃雷敦曰。頃者福其笙已備述之。卽自牖出。距地尙數碼。何能遽下。尼楷忒曰。或繞道屋巔。緣樹而下耶。勃雷敦曰。此說恐未確鑿。雖叢木扶疏。無傍室而蒔者。此屋危峙中央。遠非樹幹所能及。試問其間相距。泰培克能縱身就樹乎。尼楷忒曰。吾第推測言之。第室巔不知何若。今一察之。君試爲余導。勃雷敦曰。理所或有者。固當偵之。至若由屋巔達下。則斷斷不能。我忝主此室。詎不了然於心。如君言。恐徒受辛勞。無補於事。非泰培克有是變。我乃漠不關心。尼楷忒曰。君但知其一。苟無他人助。則越牖而出。自必不能。顧茲之失蹤。殊爲奇詭。則偵察亦不得以常理相拘。屋巔之牖方鍵。此鑰君亦儲於囊中否。勃雷敦曰。啟之固易。君旣堅欲一往。余姑爲導。竊以爲雖勞而無所得也。然往亦良佳。視而無得。君之疑釋矣。尼楷忒曰。孰是孰非。姑觀其後。言訖。以層梯架梁間。三人遂魚貫上。

第十七章

時爲十二月初旬。北風怒號。寒威至烈。雪初霽。彌望一白無垠。三八旣自梯上。探囊出鑰。啟其鍵。尼楷忒先登。見室顛甚平坦。宿雪積可寸許。自遠睇之。若一純白薄毯焉。時所立處。當泰培克臥室之東。環視四周。渺無所見。惟臥室櫺。上有若梯跡。然長逾三丈。廣不及二尺。繼復見距此逾丈。又有一梯跡。縱橫長短數亦如之。而二梯跡相距處。復有若四橫木相聯之跡。尼楷忒見之。不勝奇異。自思此跡。倘在下雪前。則早爲雪覆。不能清析若此。顧破曉時。雪猶亂墜。似此跡之留。必在今日。與失去泰培克之時。適相吻合。復近迹之。則兩跡相對不左不右。正值臥室窗櫺。恍若彼時以一梯架窗櫺前。泰培克卽緣此以上者。

凝視旣久。雖知有異。究莫明底蘊。當尼楷忒之至屋顛。二人惟佇立梯間。不卽上。至是勃雷敦俟久。心躁甚。大呼曰。尼君乎。君所言得毋竟驗。何久而未下也。尼楷忒不答。惟下挽其手。使之俱上。指梯跡示之。勃雷敦驚曰。安有是室之有此門也。爲招涼

計。非以便出入。故一至深秋。卽已加鍵。不見頃者。固嚴鎖乎。雪中之留跡。誠匪夷所思矣。尼楷忒曰。兩梯相並。而中聯以木。式殊特別。室中亦有此同式之梯乎。勃雷敦曰。無就令有之。欲提置室顛。正非易事。且紐約有例。室顛不得置雜物。恐或遭暴風吹墜。以致傷人。是雜物且猶不得置。況其爲高大之梯。有不遭警察之指摘乎。然卽曰。有此梯。且能舉加屋上。何以僅留其跡。梯竟杳然不知所在。此又何故也。總之泰培克之失。其事絕奇。而有此最奇之證據。心益不知所屬。君富經驗。精偵察。或能廉得之。

言未已。福其笙亦趨前。僂言曰。二君所言。余聆之審。若此痕跡。於旅居黑特生時。曾見之。特以無與是案。故未遑言及。尼楷忒愕然曰。於何時見之。福其笙曰。是日爲月之某號。則已遺忘。惟其時適逾午。雪亦初霽。屋頂積約寸許。余啟窗四望。見此跡深印於對徑焉。當時殊漠不爲意。尼楷忒曰。汝前所見者。與此痕無稍異否。福其笙注目久之曰。不惟其式如一。卽兩梯相去之長短。亦罔不如之。尼楷忒聞言。徐曰。吾復

將迹之。汝其少待。

言訖。又復至室顛之中央。俯察良久。始緩步返。謂勃雷敦等曰。今可自梯下矣。勃雷敦曰。已得端緒耶。尼楷忒曰。尙未。勃雷敦曰。觀君色。似頗愉悅。豈得福其笙之言。佐證確然。成竹已在胸次耶。尼楷忒曰。縱已得偵察端倪。能否有效。尙難逆億。則亦不必爲君言之。此間寒甚。不耐久駐。且歸室。再與討論。

三人乃復由穴門下。扁之如故。時尼楷忒前。福其笙繼。後則爲勃雷敦也。梯猶未盡。尼楷忒忽復住足。二人注視。亦駭不知所出。蓋梯側有一尺幅之書。朱字纍纍。皆徑寸。已瞭然見爲泰培克函也。尼楷忒神略定。乃拾視之。字欹斜不正。然實爲泰培克之手筆。其文曰。

字諭福其笙知之。余今將他往。歸期未能預定。所賃之室。管鑰宜嚴。寫字檯之中央。有銀數鎊。汝可取用。慎勉毋忽。途中景況。當再示爾。泰培克倚裝。

尼楷忒曰。此紙摺紋頗整。似本擬置函筒中。後以冀人易見。乃展遺於此。汝暫俟。我

將詢他僕以此函之來何自。言次。卽以函授勃雷敦。匆匆逕下。適一僕立廳事前。乃問曰。頃有上此層樓者否。曰。有之。彼固候主人來也。言至此。又惶恐曰。先生此問。非以主人不欲見之耶。我甚悔失言。不應直告以主人所在。脫與主人無半面緣。主人或以此責余。余將何辭以對。尼楷忒曰。是無妨。主人猶未見。不識斯人之出。距今約若干時。僕曰。未久。約計當在十分鐘前。尼楷忒曰。其人何狀。曰。面鰲黑。身頰而長。酷似印度產。惟服式則又類美利堅種也。尼楷忒聞言。亦不與詳辨。仍回。謂勃雷敦曰。此函之來。無甚奇異。我已詢悉。蓋我儕方偵察屋顛時。此函有黑人投遞。君閱竟否。勃雷敦曰。竟。尼楷忒曰。二閱月前。余曾晤泰培克於嗎述笙辦公處。彼曾以所歷奇事諭余。方興味醞醞。忽爲怪女所中阻。勃雷敦急問曰。何謂也。尼楷忒曰。君豈未聞泰培克被劫之事乎。曰。但知泰培克受迷。至其底蘊。實未之悉。尼楷忒乃備述前事。勃雷敦不禁瞠目咋舌。俯首沉思。默然不語。若有所心得者。

尼楷忒又曰。彼時未竟其言。深以爲憾。然又逆知泰培克惟以曾入聖忒之故。乃有

此奇奧事也。今觀此函。證以前此所云。未必無絲毫關繫。特雖遭挈出。尙無危險之情。此其理甚昭然也。今日之事。宜祕勿宣。福其笙當耐守於此。脫有詢以主人何在。可飾詞答之。君亦宜加意焉。凡其人若與秦培克相關繫者。君必察其語言。觀其舉止。與謀祕計之所設。或能於無意中得之。勃雷敦曰。以君之卓見測之。今日之事。後果若何。尼楷忒曰。後顧茫茫。與治亂絲初無以異。實無可舉以告君。脫偵有端倪。余必不隱言至此。又謂福其笙曰。汝守此。勿他往。卽有至要事出。亦必留字室中。余至可以知汝所往。總門之鑰。卽檢一授余。俾余得任意出入。福其笙唯唯。尼楷忒乃別二人出。

第十八章

尼楷忒既出。不遑他顧。匆匆返。迨抵家。始知啉林以不能久待。已回署。乃入室。招企克入。謂之曰。今日所遇。復奇奧異常。行將以余意所推測。爲君言之。脫有罅隙。當告我。刻欲以電話詢總會。其暫俟於斯。言畢。卽檢號數振電話鈴。以達於瑪撒初色省。

之畢咨霏飛艇總會。所問之語。臚列如左。

余爲尼楷忒。紐約突出一異案。似必有氣球飛艇之屬。運之而行。今欲舉以相問者三端。請逐答之。若所問或與貴會相關繫。余斷無不守貴會之定章。以所答言。播揚於外。(一) 演放氣球。試行飛艇。近數日來。有無此事。有則請示以所放所行之處。(二) 亭午以前。曾否有人。賃此氣球飛艇之類。(三) 貴會卽未賃於人。亦未有演放試行之舉。他公司或有放行者。貴會有所見聞否。是三者請舉以相告。至所欲詢問之故。貴會既見覆後。苟欲知其詳。當另函以達。

言畢。又轉號數。以問裘西城湯姆斯醫士。而覆語皆未應聲而來。尼楷忒退坐以俟。謂企克曰。晨餐方罷。警署獄卒啾林者。屏息至此。告余曰。昨夕九時後。伊特那越獄逸。我固謂伊特那者。酷類聖忒奇民。昨聞泰培克自醫院歸。往訪。值其偃臥。越一時許。泰培克不知何往。其備驚惶失措。我亦徧迹。未有所得。企克曰。是則泰培克之出。與伊特那之逸。當有密切之關繫矣。雖爲二事。但值得其一。則其事必有相因而至。

者。

尼楷忒鼓掌曰。所言正同余意。吾意泰培克必自窗櫺出。蓋屋顛宿雪猶留。勻鋪無缺。惟臥室上雪面有跡。縱者凡四。橫則十餘。察其狀。恍若二梯相接者。詢之室中人。皆謂無論無此奇式之梯。卽有之。試問長可三丈。廣約丈餘之連梯。何能自下升諸屋頂。且猶有一奇奧之問題在。梯苟上升。則屋簷積雪必盡剝落。今則除此梯跡外。皆平瑩無痕。予故謂泰培克必乘飛艇而出。艇落屋頂致留此跡。君意以爲然否。

企克曰。乘氣球而升。事或有之。至謂飛艇。吾未之敢信。尼楷忒曰。君但知氣球之功用。未明飛艇之神妙耳。設置身於二十五年前。其時傳聲器之理。知者猶鮮。君苟聆之。亦徒曰。聲自筒出。莫明其發聲之由。以語諸素所未聞者。且譁然以爲漫語。非君言不能取信於人。彼實未得諸目驗也。今吾所言。何以異是。少選。余得二處電覆。復將電詢俄亥俄之賴脫總會。以其近數年來。於空中飛行之理。頗有發明也。

企克曰。飛艇之製。不恆見。倘駕駛天空。人必有覩而譁詫者。尼楷忒曰。是固然矣。惟

爾我坐語斗室。其何能聞。企克曰。吾終未信。伊特那既有此祕密舉動。則艇必非賃諸總會中。殆爲其所自製。然豈無屬耳目者。且艇之用。能升能降。能平行。是固然矣。惟欲使之頓住空中。殊爲大難事。泰培克何以能越窗乘之。倘但泊屋巔。則簷與窗櫺。相去既遠。泰培克又何以以上。此中疑義。似當討論。尼楷忒笑曰。余苟非知之深。則得君之辯。幾無以應。以屋上之梯跡言之。飛艇固僅泊而未下。蓋所謂梯者。實非梯。乃艇下橫木。耳橫木視艇身。必較短。乃修已可三丈許。則艇之突出於簷際者。概可知矣。至謂泰培克之所以上。初若費解。然但垂繩梯於船脣。則緣之而升。事亦甚易。企克曰。伊特那所爲。如君言。顧泰培克豈木偶耶。乃俯首帖耳。任其牽掣。尼楷忒曰。此理吾亦疑之。惟前在嗎逖笙公園時。泰培克正與余談言媿媿。突見此女。色爲驟變。卽隨之而出。一若甘受其迷弄者。夫以泰培克膂力。方剛。奚怵於一女。乃畏若狼虎。俯首聽從。此中殆有他故。非余所得而知。企克又曰。君至其寓。泰培克就枕。未逾一刻。俄失所在。此女手段。神速抑何可畏。尼楷忒曰。幾忘之。彼固先時已有此函。

言次。卽探囊出字母信。以授企克。曰。此我得諸泰培克臥榻中者。企克反覆數四。瞠目不能讀。曰。君固以是爲伊特那所書乎。不得語意。然觀其用此字母。則詭祕可知。特猶有不得不與君辨者。聞飛艇之製。啟行時。必着地平行數碼。始克上騰。屋顛地多窒礙。何能平行而前。尼楷忒曰。若何作此拘墟之論。今日飛艇之利用。較諸創始時大有進步。一小時間。始能行二十里者。今可行五十里。由此推之。安知無發明新製。欲升則竟升。不必平行數碼者。處此格致學發達之世界。凡曩未見聞之事。正不得侈口謂其必無。蓋精益求精。藝術以研求日巧。亦天演公例然也。企克曰。然則飛艇之速力。較步行者奚啻倍蓰。君將何術捕之。尼楷忒曰。必確知所在。逮捕之事。始能實行。此際端緒茫茫。何從下手。雖奮全力。奚益。

言未已。電鈴錚錚然。企克曰。覆電至矣。尼楷忒乃離坐而前。企克曰。飛艇果爲伊特那自製。則總會未必得有端倪。君姑聆其語。吾且當出詢。曰。詢諸誰氏。企克曰。擬往預報天氣所。詢天文臺之察視氣候者。彼恆仰視天空。或有所見。亦未可知。時尼楷

忒不暇答。惟頷其首。企克又捫時計觀之。曰：天將暮，飢甚，當先爲果腹計。君晚餐亦由侍者賚進，何如？尼楷忒曰：甚善。企克遂行。

第十九章

十分鐘後，尼楷忒聆覆音竟。一一錄諸紙，反覆視之，覺與此案無甚相關。中益慙慙。旣膳畢，熱火吸雪茄以遣。斯時電問之希望已絕。惟待企克至，或有佳音。比鐘鳴十下，企克猶未返。焦灼之餘，忽憶前欲致電於賴脫總會，今莫若乘暇問之。乃振鈴以已姓名告，並述泰培克失蹤之奇。且曰：素聞總會飛艇之製備極精良，設有人欲乘艇自裘西城啟行，逕向敝廬，泊諸室顛，必寂無聲響，能否？且室中有人欲附飛艇，艇止後，此人擬自窗牖出，以達艇中，可乎？答曰：如君言，罔不可。固會中新發明之飛艇，所優爲者。尼楷忒曰：然則今日亭午，亦有向貴會賃飛艇者否？曰：無之。尼楷忒又曰：近聞研究製艇者，頗有其人，其精良亦有能與貴會並駕者否？曰：未之聞也。

尼楷忒於是甫回身，而企克突入曰：君誠神於料事哉！頃所言，莫不響應。尼楷忒曰：

何言之。企克曰。據司天者言。每以瞭遠鏡測候。見飛艇之運行。已難僂指數。今午又經目擊。艇之色爲蔚藍。晴霽時視之。與天空無少異。人多忽略不之見。職是故也。且艇形極大。自下仰睇。似鷹飛空際。中有黑點二。卽乘此艇者。尼楷忒曰。君曾詢斯艇去來何向否。企克以未詢及。不能答。尼楷忒復曰。聚諸說參觀之。人以飛艇劫泰培克而去。已無疑義。其艇誠如君言。爲伊特那所自製。故總會不之知。且據福其笙言。在黑特生別墅時。恆有人來與泰培克語。於臥室徧察去來蹤跡。則殊杳然。當亦必乘飛艇至者。顧泰培克方就醫於醫院時。伊特那正羈於獄。是則至而與語者。必爲伊特那黨類可知。是聖忒之奇民。隱匿於紐約境中。當復不少。旣挈泰培克去。未必遽返故鄉。然則欲探究究竟。當稍事從容。不難徐得端緒也。汝姑歸寢。企克諾而退。時尼楷忒兀坐爐側。面火。手雪茄。徐吸之。泰培克之事。則潏洄於腦海中。似轆轤屢轉。俄倦偃椅中。迨旣覺。則鐘聲錚錚報二句矣。乃手隱電燈。歸臥室。適經牖前。揭簾衣矚之。見月影迷離。星光益皎。瞥見空際。一黑暈疾駛而過。雖斗然射入眼簾。夜色

茫茫。究不辨爲何物。顧此際以空洞無所思者見之。則忽不置抱耳。尼楷忒是時心所注目所凝。無時不在飛艇。不圖以無意中得見之。心躍然狂喜。不能自止。亟趨梯前。超級捷上。啟室顛窗穴之鍵。引耳而聽。聞有步履及語聲。頗微細。若惟恐人聞之者。尼楷忒默忖。事在呼吸。宜冒險。突出擒之。抑姑靜俟。以察其舉動。正不知其何爲。而至。繼思邂逅大非易。倘覺而遠逸。事敗垂成。則悔且莫及。乃輕啟其門。急騰身出。

蓋此屋。凡爲三。雖分實合。故屋顛高廣皆均。勢頗平坦。統三屋計之。其對徑亦不爲窄狹。尼楷忒旣出。見室顛有物侈然。狀若鳥之展翼。蓋外裹以極薄之皮。質輕而明。若氣非氣。不能遽辨其有無。尼楷忒知爲飛艇。潛身密覷。旁有二人。皆衣蔚藍。與艇色無少異。一男狀頗偉。一則嫣然好女。又知泰培克固遭伊特那之劫。相隨不捨。甘入網羅。方注目時。若已爲伊特那所見。亟挾泰培克入艇。冉冉而升。尼楷忒奮力疾躍。手攀其舷。縱身入艇。覺內容頗修廣。亦未遑詰伊特那。逕以手搖泰培克之肩。詎

泰培克目瞪不轉。舌橋不語。癡木之狀。有類瘖聾。欲挾之起。則足繫不得脫。尼楷忒正智力俱窮之際。突聞聲瑩瑩然。有似電扇。艇已直騰向上。大駭。急出所攜小刃。斷其繫時飛艇已升至丈餘。且愈上。則速度愈增。勢益危急。苟不疾躍下。則充其速度。所至欲下不能。則自入勢力範圍。以伊特那幻術。多端恐無能脫其毒手。乃急挾泰培克。不暇顧。相距高下一落二丈強。

夫以尼楷忒身手之敏。跳兔固綽然有餘。第此時泰培克力已不支。挾之不啻荷重。遂轟然撲於屋上。雖未受傷。頭目爲之昏眩。泰培克之體轉壓。尼楷忒惛然罔覽。若行所無事者。約半時許。尼楷忒始強自起立。仰視天空。則艇形已滅。惟室之西南隅。有若兵艦所放電氣。隱隱作光。其駛甚疾。一轉瞬已不可覩。

時泰培克力若稍能自振。乃掖之自梯下。呼企克起。告以所遇事。且指泰培克謂之曰。受迷實甚。當速治。企克是時亦驚喜交集。俄泰培克呼吸亦漸舒緩。徐啟睫視企克。默不作語。尼楷忒大聲呼之曰。泰培克君亦知我爲誰耶。泰聞言。惟頷以首。又問

曰。君能將奇輿事。略示一二乎。泰又搖首。作不能答狀。尼楷忒謂企克曰。今當致電話於阿姆霏街。示福其笙以主人之已得。亟來侍奉。企克曰。甚善。乃共掖泰培克入寢所。未幾。福其笙至。起居主人。泰培克雖不能言。色若驩然。維時尼楷忒心亦差慰。顧泰培克雖得而伊特那若鴻飛冥冥。從何弋獲。則史敦福之案終不得明一念及茲。復五中若灼矣。

第二十章

環球九萬里。凡風聲氣俗。華離俶詭。舉非一致。要未有至奇至祕。若亞洲之卡孟忒者。卡孟忒擁地負險。守鎖國主義。以絕交通。其種人嗜殺而多疑。慮人窺伺。有欲入其境者。恆力拒之。或冒險一謁其所。爲輒遭戕殺。無使生還者。蓋懼其以所得宣揚於外也。以故探奇家。雖間有談其軼事。要皆傳聞億度。不足爲徵信。

卡孟忒之疆域。以東半球之地勢衡之。適介挪波爾及西藏之間。希瑪拉山環絡其外。峰巒繚互。與伊佛勒山徑實毗麗焉。聖香者。爲卡孟忒綰轂之區。民物殷盛。往來

熙攘。絕無他種人。一廁其間。其深閉固距。至嚴矜矣。而紐約之泰培克。曾以入險。復出聞。亦駭聽矣哉。

泰培克者。之入聖香也。以迷道故。乃不自意得出。方以爲大幸。詎已爲女皇伊特那所偵知。屢瀕於厄。微尼楷忒爲之援。雖百泰培克不能免。第免矣。而後之得終保與否。則猶杳冥不可知。是又不得不爲泰培克慮也。

前者嗎遜笙以賽馬故。致史敦福被殺之案出。尼乃造泰所訪焉。泰方津津談聖香事。伊特那突來。却泰培克去。尼楷忒終以泰之未得盡言爲憾。旋復於飛艇中奪得泰。而伊特那已逸。泰爲迷術所困。幾失知覺。尼楷忒爲之謁醫調攝。逾旬乃瘥。

一日尼謂泰培克曰。聖香奇事。猶時時縈繞腦海中。未盡所聞。至以爲憾。今幸君元復。又相處一室中。不可爲非機緣。願爲我徐竟其說。泰培克曰。可。惟情事頗繚曲。非盡一日之長。不能悉罄。當擇一祕密室。數門嚴鑰。以備不虞。談述之時。必屏除一切。雖至要事。不得間。至好友。不得入。俟畢。語始可啟。扃尼君乎。公園之不能盡其說。其

前鑒也。尼楷忒然之。

泰培克又曰。伊特那刻雖潛往無蹤。然欲錮余之念。未嘗稍恕。曩聞他人入聖番者。彼必殺以滅口。獨於余則不然。僅欲羈維之。尙無螫毒之意。顧余既盡以祕事諭君。是君又必爲彼所疾。首恐此後君之中禍。將與余同。君甯願爲所捉搦乎。尼楷忒奮然曰。君何過慮。吾豈受彼弄者。惟君既許爲盡言。則必得一休息之暇日。庶免煩擾。請俟諸星期。泰培克笑曰。既言後。脫有不測。君其勿怪。屆日必以數人候諸門。伊特那。壽。張。爲。幻。脫。不。慎。彼。必。乘。間。以。施。其。技。尼楷忒曰。布置之法。悉遵君意行之。君其勿慮。言未已。約瑟入。白客至。乃趣泰培克入寢室而後出。

至星期。乃邀泰培克至。而以企克等三人居室。復命約瑟候門。囑之曰。毋瞬息離。凡踵門求見者。概絕之。勿使入。入則罪汝。約瑟唯唯。部署畢。尼始引泰培克自梯上。達一別室。中厚幙低垂。窗櫺嚴護。既入。砰然闔其門。笑指之曰。室惟一門。窗外皆堅鋼密護。我儕既入此。幾與斯世相隔絕矣。君試察之。猶有未盡周妥者否。言至此。復以

雪茄及咖啡授。曰：任君取之。余交君已二十年。君之行義。爲余所素佩。君之不幸而入聖香也。余初實未之知。非君略陳梗概於嗎遜笙園中。則君雖爲所劫。余將烏從偵之。今幸出君於險。願悉伊特那祕事。諭余。或能因是弋獲置法。俾永絕禍根。不亦大快。

泰培克聞言。乃燕雪茄。吸之。答曰：出入聖香之原因。前於嗎遜笙公園。已詳哉言之。固無庸贅述。余於聖香所經歷之事。雖心知其異。然旣幸免於厄。又時越二年。固未嘗置念。自聞史敦福之被殺。而傷由利刃。頓觸余懷。且由是益滋驚懼。蓋余與史敦福。雖無半面緣。固知其曾入聖香者。脫史敦福足不履其境。萬不至遽死於賽馬之時。正以深悉伊特那之祕事。致殞其命。自此案出。余乃知伊特那卽未躬至此間。必遣心腹以偵余跡。則余命不幾危如累卵。將史之覆轍。是蹈用是惴惴者。非一日矣。前者君甫臨予室。余卽以所知祕事。歷述於君。庶君能了然於心。他日余或爲所拘。則偵察方針。不至茫無所向。距意匆促間。門雖闔而未鍵。語未及半。伊特那掣刃於

手。洵洵然自外突入。尼楷忒問曰。當入時。余未有所聞者。曷故。泰培克曰。聖香之人。素尚靜默。其平時寡言笑。聲不欲揚。且當日辦事室中。毯軟如茵。履不作響。卽室門之啟闔。亦寂然無聲息。君適又背門坐。不覺。固無足怪。雖然。君猶幸未見其人也。苟一返顧。彼方馮怒。欲得人而甘心。飛刃殺君。正意中事。余以愛君故。故屢以勿顧之言苦相勸勉也。尼楷忒曰。曩者我甚不解君力阻之意。今始恍然。

泰培克曰。伊特那既入之後。絕不出一言。而余乃服從逕出。是又爲君所不解。願君亦知印第安人有以手代言之法乎。曰。知之。泰培克曰。其法頗切用。有祕密事。不欲使人聞者。可以手代一句鐘之久。雖印第安習者最盛。然法實創始於卡孟忒。故益神明於用。其靈敏非印第安人所能望。余居聖香時。略解其術。是日伊特那竝立君後。正用此法以與余言。尼楷忒曰。彼以手代言者。果何事。泰培克曰。所言亦殊繁瑣。其大旨。無非欲余偕行。且欲以少時卽返之說。轉給君聽。尼楷忒曰。後余既允之。伊特那奈何。泰培克曰。余懼其威。不敢不奉命。甫出門。一轎式馬車候焉。乃相將入。坐

定。彼出餅餉余。余固却。而怵於威劫。乃強咽之。自啖此餅。知覺全失。後事即不復憶。將甦。覺煩躁甚。俄啟目視。則固居於黑特生別墅中。詳詰來由。知蒙君援手。就醫院治之。此非余望所及也。

吾今欲復告君以奇異事。當先以原理發明之。卡孟忒之制。凡頒諭。別以紅黃黑三種。紅最要。黃次之。黑又次之。紅諭下。皆奉行不敢少違。違則罹極刑。不少貸。余在黑特生時。神思正。幸少復。而紅諭突來。尼楷忒瞿然曰。是說也。福其笙名書備曾舉以告余。且云。或得於衾枕間。或得於杯碟下。其來何自。久而未明。幸君一剖其疑。泰培克笑曰。傳遞之法。自不知者視之。幾疑中有幻術。比一經道破。固無所謂奇奧者。在常人固亦能之。

第二十一章

泰培克續言曰。曾聞支那傳書之法。有以雁者。有以鴿者。聖香遞信。則多以鴿爲之。鴿性敏捷。又加以訓練。雖數百里遙。無不能達。且至速。囑其候覆者。鴿於報函後必

翹足。俟未得。覆雖極。數時之久。不欲歸。其靈敏如是。惟欲投函某所。必先以方向語。使鴿先往。識其居所。臨行。復申語之。度黑特生有余別墅在。伊特那必預知。當余未往時。必先已使鴿往偵。故余居甫數日。鴿即賚紅諭至。諭中言每日某時。必啟一窗。使鴿得出入。庶消息不致壅隔。余雖不敢不從。顧心頗恐怖。深恐函札既通。將有偕往聖香之約。豈知余正以是惴惴。越數日。一函至。果如所度。云翌午十一句鐘。當乘飛艇自窗入室。相與縱談。尼楷忒曰。福其笙曾言。時有人與君密談。聲酷類少女。信然其爲伊特那也。

泰培克曰。伊特那每入室。余必先時神思疲茶。不克自振。雖勉自踊身掉臂。若驅睡。覺然而百計不得。警醒至萬不能支。則瞢然就枕。顧既臥。後又未深入。黑甜充其極。但睡眠。朦朧心神。愴而已。約半時許。似寐者之覺。甫張目。則伊特那必已亭亭玉立於前。故彼之如何入室。無從目擊。然知其必乘飛艇來也。蓋空中飛艇之製。以歐美言。僅發明於今世紀。而在卡孟忒國。則研究已歷數百年。故其製造精奇。實有不

可思議者。

尼楷忒曰。伊特那入室。而君亦神識頓復。然則彼將何所施爲耶。泰培克曰。彼既具絕。世。姿。又。復。風。流。放。誕。媚。人。之。技。百。出。不。窮。但。觀。其。美。目。娛。光。流。波。一。轉。縱。心。如。木。石。亦。爲。情。移。即。小。立。無。言。宛。如。翡。翠。凌。波。極。輕。揚。之。態。余。亦。不。禁。五。中。無。主。若。醉。醪。幾。不。知。我。之。曷。爲。而。至。於。此。其。初。至。時。勾。留。良。久。其。所。言。者。大。都。縱。論。過。回。祖。國。之。利。益。欲。與。偕。行。尼。楷。忒。急。問。曰。如。所。言。是。君。亦。不。無。鍾。情。於。彼。亦。曾。廢。好。合。之。歌。否。泰。培。克。怫。然。曰。言。必。由。始。而。終。乃。能。有。序。茲。之。僥。問。是。使。余。越。級。而。談。也。余。甚。以。爲。不。可。當。彼。之。堅。欲。余。往。也。余。初。亦。固。却。之。伊。特。那。雖。未。肆。強。硬。手。段。而。語。意。已。駸。駸。威。迫。余。既。入。其。羈。勒。氣。餒。心。怯。不。覺。允。從。彼。即。易。其。嚴。厲。之。容。爲。和。柔。之。態。且。約。以。二。月。爲。限。余。明。知。自。有。此。諾。不。啻。死。期。且。至。顧。終。不。能。易。其。詞。以。對。也。竊。亦。不。能。自。解。尼。楷。忒。曰。既。欲。相。偕。入。聖。香。不。即。挈。君。去。復。以。二。閱。月。爲。約。是。何。用。意。泰。培。克。曰。其。底。蘊。余。亦。不。得。盡。知。惟。據。余。所。聞。斷。以。已。意。則。彼。之。所。以。不。即。返。者。以。謀。事。未。

竟耳。當余之誤入聖番也。時伊特那猶未卽位。比御宇。則余早出番矣。伊特那必遊歷紐約者。雖以余與史敦福故。而實別有所圖。蓋卡孟忒素以閉關爲主義。自適己事而已。自伊特那爲皇。知世界日就開通而已。乃獨守腐敗深恐處此物競天擇之世。孤立無援。將來不免在淘汰之列。弱肉強食。亦理之常。恐人種亦將泯絕。因挈其徒黨。始有紐約之行。顧彼此來。非欲考查列強之政治。歸而改良。第欲以素有之幻術。傳之於人。結爲心腹。脫國勢危急。可得多數信徒之援助。藉可救亡。亦自仗其麗質。動人受惑者多。甘入彀。彼故寬其時日。以約余者。其於所謀之目的。一時未能畢達。可想而知。

尼楷忒聞言。頻頷其首。泰培克又曰。余之服從其命。不敢或違。實亦中其迷術。余不解。旣見之餘。方寸何以不能自主。恍如置嬰兒於抱。欲左左之。欲右右之。余不惟不苦其束縛。而反以爲娛快也。尼楷忒啞然笑曰。然則余曾言之而君乃斥爲僂問。君與伊特那眞愛情不淺哉。泰培克曰。確亦未免。彼方舍余而去。余卽心境澄然。事後。

追思未嘗不躅足。悔恨及再見之心。復搖搖不能把握。自此來則情密。去則心寒。乍火乍冰。終不能一躍出其籠罩。後彼忽匆匆至。日期將至矣。馳回聖喬之約。不可或延。脫有要事。其速往紐約料理之。余聞言驚詫。顧此後數日無其蹤跡。神志頓明。不復昏暈。病遂因之大減。自思僑寓此間。苦於單獨。不如遣歸紐約。得以呼將伯於君。於是歸意遂決。

歸之日。時已薄暮。旋於翌晨。郵遞邀君。意欲以嗎遜笙園中未竟之言。具爲罄述。使君得爲我輿援。以敗其所約。發函後。余盼君甚。囑福其笙候門逆之。不意伊特那早若洞測。余衷亦未知。以何術。詞察函發未久。彼之權勢復降於余身。瞬息間。意亂心煩。不能措拄。倦態於以大作。余乃喚福其笙入。則已瞽然不能以所欲言者告之。僅命亟取藥餌。既飲而後睡。意益增。乃麾福其笙出。卽扃其門。實非余本意也。甫就枕。覺悶甚。旋起。啟窗櫺。以進空氣。復俯首臥。越五分鐘許。一鴿翩然入。投函於胸。余見鴿至。固知伊特那有函至矣。迨啟視。則朱書燦然。言未既。尼楷忒遽出此信囊中。曰。

余偵察得之。今猶在也。泰培克大愕。呼曰：尼君尼君。此信其速藏之。否則余將不能畢其說。

尼楷忒見其驚怖。若此心竊訝之。顧知其迷性未除。亦不復與辨。仍疊摺儲諸囊中。泰培克乃曰：君雖得此信。其字句奇奧。必不能識。余請譯以告君。其言甚簡。蓋曰：亟大闢其窗。將臨於是。余每得函。遵行惟謹。不惟不敢違。且若樂爲之者。此殊大異。尼楷忒曰：君曾言惟恐得此函。自今言之。則懼在未得函之前。旣得而後。則反懼爲樂矣。泰培克曰：誠然。得信之下。欣悅逾恆。一若惟恐奉行不力者。啟窗未久。伊特那果冉冉入矣。尼楷忒曰：其來必乘飛艇無疑。顧泊艇屋巔。船脣出簷上。距窗約有數碼之隔。其亦墜繩梯以下。耶。泰培克曰：君毋躁。當詳言之。伊特那所乘飛艇。皆出手製。與此間之新發明者略異。余在聖番時。屢見之。且乘坐焉。其式深而稍修。尤異者。能使乘者軀幹之重量減輕。卽以余身言。余本身重二百磅。自減輕後。但五十餘磅而已。大抵人之重量。推其所至。可減去四分之三。故同一艇也。歐美之僅能乘二三人

者。彼則可倍。行且加速焉。尼楷忒曰。是說吾又聞所未聞。其法。君亦知其梗概乎。

第二十二章

泰培克聞言。雙眸直注於所吸之雪茄。沉吟不語。尼楷忒敦促之。乃答曰。彼按化學之原理。製成一種特別輕氣於浮升力甚大。以此入奇式之褶衣中。加諸身。則身之重量頓輕。艇復以此氣灌之。乘風飛行。異常迅速。尼楷忒曰。然則窗之於簷。相距數碼。君體凝重。而得達於屋巔者。其御此褶衣耶。抑別有憑藉而上。泰培克曰。彼既有此輕氣之製。無論何時何地。皆足應用。但懸一繩於簷前中當亦儲以輕氣。下復有若輓轆者。人但以手援之。繩卽疾收。以升。且伊特那入時。出氣衣一。爲余服。服竟。余體覺飄然。若御風而行。相偕出室。如法攀繩。一轉瞬已達於飛艇矣。是時北風怒號。寒欲徹骨。自衣此褶衣後。則盎然如春。如鳥之振翼。天空悠然自得。甫入艇。伊特那卽轉其機鍵。艇翽然直上。飛行而去。

尼楷忒曰。當君之隨伊特那出也。適當上午十時有半。後余升屋援君。則時已宵分。

矣。試問艇果何所向。抑常居其中。任其飛揚不已乎。泰培克曰。非也。啟行而後。方針卽向黑特生而馳。初。余之還自別墅。室空人杳。僅廝備守之。至是飛艇旣泊。遂由室之圓頂穴而入。守者見余至。皆歡迎。頃之。復以咖啡牛肉餅乾諸食品至。余乃與伊特那並坐爐旁。向火取煖。伊特那之意。以爲爾我相處公園中。我曾以聖番事語君。其於彼國之祕事。君必具知。涯略。而自裘西城敗後。深羨君智力過人。因欲設一制君之策。使君亦服從其令。無敢或違。計議已定。卽於薄暮。乘飛艇出。欲乘君不備。自屋巔陡入室中。以藥迷君。復以刼余之術施之。旣以君入飛艇中。復馳回黑特生。爲小作勾留之計。尼楷忒曰。設施洵妙。惜預備未能實行。泰培克曰。彼時。幸君未臥耳。脫已深入。黑甜於實行乎。何有恐。今日有覓君而杳。不可得者。尼楷忒笑曰。君涎其美。未免有情。故受侮。弄一至於此。我豈君比。毋勞爲我多慮。泰培克曰。君勿以過時。妄自矜負。伊特那所製藥性。至毒厲。凡中之者。一入迴血管。雖心如堅鋼。百鍊頓已。作繞指柔矣。君之不遭其迷術者。要亦倖免耳。當飛艇過君室時。自上矚下。清晰。

殊甚。遙見君正滅電燈。趨步面窗。昂首而視。時伊特那正手握機鍵。注意住艇之處。其見君與否。吾不得而知。然吾意天艇一色。又相去至遠。恐未必能入君眼簾。其後艇戛然止。猶未啟屋巔之窗穴而入。予見君似竊聽於穴側。伊特那即突以藥針刺余。至今揣其意。蓋見君窺伺知事機。敗露所謀不成。藥針本欲刺君者。乃易刺余體。余受刺。既冥然罔覺。君之如何出余於飛艇。則非余所知矣。

尼楷忒曰。君於二次被獲情形。余既聞之詳矣。於始入聖忒。所遇祕事。猶能爲我追述否。泰培克曰。能。其梗概。曾於公園中略語之。今當觀縷論君。庶能洞明本末。余性好獵。恆遊叆深山中。一日偕二友出。正追飛逐走間。返顧忽失二友所在。初以爲或飽虎腹耳。繼思友或乘輿長驅。深入重巒絕嶂。迷徑不得出。則不可不蹤跡之。仰視山巔。則峭壁高聳雲霄。約逾千丈。余覩此險阻。自忖雖如墨西哥暨安第斯之崇山峻嶺。余遊獵時。上下馳騁。若履康莊。思至此。乃益自壯。越宿。自狹路迹之。徑若修蛇繚曲。約行十四小時之久。始繞出山凹。遙見有若橋拱者。突阻於前。睇其外。則儼然

一闌闌焉。時行久。枵腹輾轉。足趨起不能前。殆有負風欲仆之勢。仍極力支持。自橋拱入。足甫進。瞥見數人屹立於側。年皆相若。鬢髮如銀。目則全體皆作深黑色。其狀若俟余者。余以困憊甚。未遑細視。卽奉手乞援。中有一偉岸者。趨握余手。余是時覺心弛足羸。不能植立。卽頽然自踣。

尼楷忒訝曰。豈昏暈耶。泰培克曰。然。迨余旣覺。則身已在一室。室頗宏敞。似設以延賓者。金碧煥映。心目爲眩。覺溫煥殊甚。而空氣又復疎通。余諦視之。通電之銅紐。纍纍壁間。不惟燈藉電力以燃。卽室旁火爐。亦以電引之。尼楷忒駭異曰。電燈之製。發明久矣。豈有火爐亦藉電氣者。泰培克曰。吸取電氣以煖室。其用早發明於余。入聖番之前。余曾見於某報。製自歐西之某士。創之。惜其名不復能憶。顧徒聞其說耳。自入聖番。乃見彼亦有吸取電氣之法。收電之器。與無線電之機器略同。但置此器於空氣中。可任意收取。蓋聞彼於此法。用已百餘年矣。人必謂發明旣若是之久。則電氣根原當已了無疑義。豈知彼雖能吸取。而於所以然之理。尙茫然不知。然此亦不

足怪。卽近世所稱電學大家如愛狄笙者。人苟舉電氣根原詢之。彼且曰。人但發明電學功用。世界已進文明。至其根原。雖畢生研究。迄不能徹。彼精奧。顧舉要而言。亦曰。透光之原質。名來提歐姆者。卽根原也。必欲深求之。恐轉涉渺茫。夫以大家如愛狄笙。言猶如是。則根原之不易發明。概可見矣。聖香之格致家。則謂電與人生本原大有關繫。斯言信否。余亦不得而知。然以近世新理推之。則所言未爲無本大抵說理未徵實用。卽聞者多疑。卽論汽車一端。在未覩其用者。往往羣以其說爲誕。言未何。尼楷忒止之曰。斯言無當於今日談論要旨。奚事多辯。試問君旣入此室。後復如何。

秦培克曰。時余仰偃胡牀上。回憶前事。歷歷在目。急騰身起。而神思清越。迥異於前。體復爽潔。似經新浴者。不甯惟是。所御衣袴。輕溫無匹。蓋已嶄然一新。旣極精麗。復以珍石徧綴其上。光芒炫耀。不可逼視。自顧所遇奇異。駭詫不禁。言至此。少息。啜咖啡一杯。復以雪茄進。

第二十三章

尼楷忒俟其吸飲畢。復促之曰。願亟恣言之。泰培克曰。室中曠無坐椅。惟臥榻臚列壁間。地布華裯。藉趾毳軟。陳設富麗。氣象宏崇。儼然王者居也。電燈駢布。燦爛洞燭。默計時必昏暮。不然則窗櫺羅列。何以既加扁鑄。又厚幙低垂。反恃電光照耀耶。室之隅。架以巨鑑。廣可數尺許。朗淨無翳。得電燈相映。益覺通明。余既自榻下趨往照之。大駭。肺葉驟擊。余貌雖非黝黑。然鏡中則皙而且澤。迥非故我。卽衣飾奇異。彷彿古王者所服。余因自語曰。天乎。吾喪我矣。其何從覓真面目耶。急欲按呼人鈴。徧矚未得。言至此。忽轉語曰。君曾見日本鑼式乎。

尼楷忒驟聆其言。不知其意所在。曰。曾目擊之。君何突詢及此。泰培克曰。室中以此鑼高懸梁間。其數凡七。倒覆相接而成。上絕小。由漸而大。至下則最鉅。君既見此鑼。製已了然。吾亦何庸贅述。其懸處適近壁際。下置案一。半鑲入壁間。案置一楮。楮端裹以象皮。若球形然。余知是用以擊鑼者。覓呼鈴不得。乃不暇計鑼之可擊與否。竟

質然握棹。冀或有聞聲來者。遂自下擊之。甫擊其一聲。若震雷。洪大而長。余縱意徧擊之。繁聲響徹。腦震欲裂。急以手掩耳。望榻而奔。惟聞其聲隆隆。然繼而不絕。如縷而室外。則洪聲驟作。一若因余擊此鑼。凡能發響之物。一時悉應。雖巨霆無以過。歷久未已。余驚怖欲絕。心搖搖無主。大肆狂呼。有若痲發。

當余之趨投於榻也。以聲震故。惶急滋甚。棹猶未釋。至是恨其聲不卽絕。因懼而忿。以全力擲棹。欲墜其鑼。力過猛。棹直入壁。龕徑觸他鑼。聲復大作。蓋懸諸壁間者。內外凡二鑼。余以倉猝。故先未之見。豈知擊此鑼不中。而彼鑼復大鳴。變出意外。天下事大都類此。

尼楷忒亟曰。君但就所遇暢言。不必以他語證。泰培克乃曰。幸兩鑼雖懸一室。其聲則各不相侵。且若勢成反對。此鳴則彼息。此息則彼鳴者。無何。聲盡息。余腦中始免震蕩之苦。復據榻默忖。正若轆轤周轉間。室門忽砉然闢。數人合持一大毯。趨而入。余知有異。急起欲避。則已自首至幹。爲毯所蒙。呼吸迫促。聲不得出。自思此必因遠

擊二鑼。致激彼怒。自悔不應鹵莽若此。縱罪不至死。受窘辱必矣。

時全體已高舉。且有持手足者。未能辨所往何處。但履音外寂無他聲。俄而置余於地。余因起立。所覆之毯。亦砉然揭去。沉悶移時。驟得吸受清新空氣。暢適無比。距所遇之奇。尤出意料。瞥見一綺年絕世麗人。臨風屹立。被服麗都。珍石焜炫。益增其妍華之態。惟肩際有帶。修長飄颻。兩肩後左右有小翅。以象牙綴成。高與耳齊。冠之上。有若鑼形者。亦以象牙精琢。侍婢數人。娉然鵠立。貌皆可人。銀鬢雲抱。漆瞳泫泫。然初無異致。舉余諸人。已不知何往。時各屏息無言。萬籟都寂。卽一針之細。自上而下。當亦無不聞之。

余心境亦頗清靜。默念既相對立。則女必有所言。詎俟之又久。女但雙眸緊注。竟緘口不發一詞。余思彼既不以擊鑼見斥。且挾余置此。必非無因。顧何以相向無言。殊不能耐。余於是操印度土音。試與之語。女亦微笑答之。君知此女爲誰。蓋卽伊特那也。此爲余與伊特那相見之始。伊特那之容。君曾目覩。當亦驚其豔絕。不知其身處

本國時。靚妝炫飾。益姘美。無倫且每一發聲。脆若春鷗。使人魄爲之蕩。余曾言聖香之人。類自緘默。非不欲言。實自寶其聲管。蓋凡物數用。則敝喉舌亦何獨不然。彼惟能保護之。故所發之音。類皆清徹。而伊特那則尤得天獨全者。

尼楷忒曰。君之與伊特那。當時以何事詢之。泰培克曰。猝然啟齒。中肯殊難。故但以余所言者。爾能否聽受之說。舉以相詰。彼卽曰。知之。雖英語我亦嫻熟。余以爲是特妄自矜伐耳。豈知以英語與言。彼對若響應。與吾曹所操語。清晰無二。余謂之曰。頃者余方小憩室中。爲汝從人。橫加牽曳。挾余至此。至今猶爲心悸。胡蠻野至此。彼笑應曰。異哉。余從者爲子所震恐。幾於心膽俱裂。何尙反言相詰。余聞言。知以鳴鑼。故致大衆驚怖。因出余於室。顧仍作疑狀。佯問曰。何謂也。彼曰。以子深明聲學。故余未及答。彼又續言曰。子乃異國人。妄入余境。例應受慘刑。而顧優游法外。未嘗死者。是蓋有故。語頃。以手麾衆婢出。婢皆嫣然。扇門逕去。

時伊特那所發之聲。雖細小無異於常。然若足震動各物。室中凡能發響者。莫不相

應成聲。諸侍者既出而聲猶隆然不少息。余腦因之復暈。伊特那忽緩步近余。迫之曰。君其速言。余聞不勝駭異。曰。爾未有所詰。欲余何言。彼乃莞爾而笑。余言方畢。而室內震撼之聲。憂然而止。余始恍然於彼之憑空一迫。欲假余所言以息其震蕩之聲耳。然余一言。何以能止衆聲。百思不得其故。因復問曰。余究未解所云。彼益昵近。余體小語曰。無煩喋喋。少頃。自能釋然。

第二十四章

余與伊特那相語久。無關竅要。不復縷述。惟余言何以止聲之理。與夫彼所以出余於室。今先爲君剖明之。聖香之人。於研究聲學。甚爲嫻。壹故聲浪震動之理。能體會入微。凡人之聲。與器物之能有聲者。其陰陽清濁。高下疾徐。本可相合無間。然必使之犁然有當。則非悉心攷驗。不爲功。蓋此中協和之理。隱有分寸。節度不得稍有參差。譬聞一女子之聲。此可與器應者。在彼則否。或血屬相關。擊者音能相似。始可移易如一耳。尼楷忒曰。洵如此說。脫聚姊妹弟昆於一室。侃侃而談。同聲相應。耳鼓不

爲之大震乎。泰培克曰。此言雖涉詼諧。然其理固未嘗不若是。彼於室中陳設。及日
用所需器具。類以金質鑄成。觸卽發聲。其故在此。且製器之時。亦必細加察驗。使音
與人聲相應。乃能入選。室中各物發聲之母。又必大略相同。而後但擊其一他物。卽
一例響應。此聲浪搏擊之奧理也。

凡兒童初學語時。卽教以練聲之法。以故成人而後。語言中節無患毗重毗輕。此理
實握聲學之原。亦格致家所當首致意者。聖香之人。能不憚研求。洞蘊詣微。殊堪嘉
尚。惟其定例。男女必使異音。亦虞人衆音同。恐滋震擾。故使之截然有別。且能互止
之。譬室有應女音之器。方喧。厖間得男言。輒止。應男音之器。亦如之。故雖一言而衆
鳴。皆應腦中。曾無震裂之虞。者以能發之。亦能收之也。又恐人語言龐雜。應聲悉起。
將大受震撼於衛生。不無損害。故定例。室中有男無女。則男子不得昌言。反是亦然。
蓋彼之設立應聲器也。欲畫一音聲。使發皆中節。無過高過下之偏。然有是器而不
節其言。將其聲碣礧不絕於耳。亦殊厭聽。聖香之人類能效金人之三緘者。以此。

尼楷忒恍然曰。得君一言。應聲輒止。其卽是理也耶。泰培克曰。然。余語音未嘗與室中之諸器協。故一啟口。其震卽止。聖香於聲浪震動之原理。大有發明功用。亦鉅屋巔皆有日本鑼在。居民多能辨別之。假如安處室中。有時聞鑼鳴。則倉皇起曰。有拒敵事。有時鑼聲亦如之。而聞者顧泰然曰。是聲乃爲民祈禱耳。驗之果無謬。蓋人多講求聲學。推究入微。無或誤會。此尤可異。

尼楷忒曰。然則有事必鳴鑼徧告乎。泰培克曰。倘如君言。則彼殊不憚煩矣。蓋設大鑼於城中。其法略如歐西自來水電燈之屬。其總機可達全境。但以聲浪相傳。無庸機器。一有事。司鑼者發其響。俄而四境之鑼無不響應。其收效之速。較之今世無線電報。殆有甚焉。民聞聲後。卽能歷辨爲何事。可依令以行。是非洞明。聲學者不辦。尼楷忒曰。此法誠余所創聞。泰培克又曰。當日余所入之室。適爲王宮前懸鑼之塔。乃特設以爲宮車晏駕之報告者。彼時余擊此鑼。實出無意。豈知響應徧全境。人遂有國王暴崩之謠。尤奇者。余以心忿。故奮力擲。倍致他鑼。因觸成聲。此尤無意中。

之無意不謂後鑼既鳴前鑼絕響正應卡孟忒國先世之預言相傳自立國以來應預言者已二次并余而三矣。

尼楷忒疑而致問曰所謂預言者奚若君知之否泰領首尼楷忒曰然則其亟告余泰培克乃取雪茄授尼尋取其一自吸既而曰預言者彼先王與民所立之約也其言曰王崩後報鑼大震有能止其聲者無論貴賤其人卽仗公主德惠續膺王位云云尼楷忒作疑狀曰君僅述其言不申明之余終不能解泰培克曰余前既言之初擊後聲震耳鼓驚怖大作狂呼不已既擲此楮前聲遂絕蓋第二鑼之鳴適與余驚呼之聲相協卽非以心忿之故猛擲此楮但爲余呼聲所激動第二鑼亦必發聲故誤擊報告王崩之鑼者爲余而止其應聲者亦爲余事之巧值有若是者尼楷忒笑曰聆君言伊特那爲卡孟忒之公主已無疑義其先世既有預言伊特那之所謂有故者是情絲萬縷已屬於君君王位行膺復得良匹千載一時之遇何以復棄若敝屣過返紐約乎。

泰培克曰。君休矣。胡忽謔我。尼楷忒復問曰。君擊險鑼。而國中遂有王崩之說。揆之此言。彼應之理。固不足爲奇。所奇者。不後不先。王遽應聲而殞耳。泰培克曰。王何由而殞。余無從知之。惟聞耄年多疾。是日正偃臥。侍者聞聲入視。則已氣絕。或者籍余擊鑼之際。王正病篤猝崩。事適相值耳。特余擊此鑼本意。以呼人鈴視之。欲招待者入。一詢此爲誰室。並更衣沐浴。孰爲余執此賤役。豈料鑼有此特別之用耶。

尼楷忒急問曰。然則伊特那當與君歌好合矣。泰培克笑曰。然。距結婚日。瞬已三載。伊特那長身玉立。風致宜人。余雖雅好之。然情未深至。第以預言之故。實却之無辭。尼楷忒曰。當君初至彼。未必卽有王崩傳位之意。是其處君精室。殆亦疎忽使然。泰培克曰。以意度之。恐未必爾。蓋所處之室。精緻而寬。鑼之懸壁際者。奚啻百數。聲亦相殊。特余未之見耳。揣彼等之意。正欲察余語音。與何鑼相協。余以不復周密。驟擊此王崩報告之鑼。且旣擊後。復有以止其聲。遂與預言相應。是余能得與伊特那訂婚。不可謂非天作之合也。

尼楷忒曰。君以遊獵故。至於迷途。以迷途故。入此奇境。復因誤得福。應彼預言。君遭際。抑云佳矣。自彼等視之。亦當謂中有定數。泰培克曰。誠然。尼楷忒復戲之曰。論伊特那性質。略似殘忍。然美丰姿而篤情愛。世界罕有其匹。此後相見。余當以嫂呼之。前此冒昧情形。斷不敢出矣。泰培克曰。君勿相戲。猶有至要之問題在。當爲君述之。

第二十五章

卡孟忒素以鎖國爲政策。絕不與外人通他國之文明。無由輸入。是伊特那之操。英語甚嫻。熟且於各國之語言。亦能涉獵。及之君驟聆之下。必謂余言矛盾矣。顧其中有大原因。在余復進述。君可昭晰無疑。尼楷忒領應之。

泰培克曰。伊特那之趨余前也。詰余以入境之故。余遂以遊獵深山。迷途覓侶之語。一一告之。彼又問余以擊鑼何意。余曰。因欲呼侍者入。誤視鑼爲呼人之鈴。不意聲且大震。彼又曰。有鑼無棹。胡能使鳴。豈哉。伊特那之爲此語也。殊有深意。在余不及思索。率爾應之曰。有之。彼聞是言。愀然不樂。余已探知其意。幸前言聲微而未清。晰。

因急轉語曰。余之聲實偶與籬音相諧。合故尼楷忒笑曰。伊特那固黠甚。而君之隨機應變亦殊不可及。君年華正富。容儀英發。伊特那確知國民必能公認。故意置君精室以應預言。彼乃得與君作鷓鷯比翼也。泰培克曰。否。脫如是說。則國王必爲伊特那所謀斃矣。尼楷忒笑曰。非此之謂。余特謂君之入其境。正中伊特那之懷。因而愛情固結。顧此亦不足辯。願聞其後若何。

泰培克曰。後彼益近余。出柔荑之手。以撫余額。嫣然笑曰。君之得與我相遇。其權自上帝宰之。君苟歡樂以順天心。天庥必集。君於是蹠蹕丹霄。享無窮幸福。余亦得永保青年之香油。授君敷之。泰培克語至此。忽喟然長歎曰。噫。伊特那勢力之範圍自此始矣。

尼楷忒曰。何言之。泰培克曰。始當相向時。雖愛其媼好。猶視爲異類。一經手撫余額。乃入其牢籠而不自知。尼楷忒曰。豈一舉手間。卽施以催眠術耶。泰培克曰。非也。願實較催眠術爲尤烈。資料之配置。余雖不得而知。尙略能舉其功用。其製藥分二種。

曰針。曰丸。或刺之。或咽之。皆足使人神弱。腦昏。酣睡。不能自己。體則較諸平日強壯。倍之。其藥之功用。洵神妙不測也。當伊特那出手近余。非真欲撫余額。卽隱以針刺余膚。顧雖爲所刺。曾無幾微痛楚。惟中心搖亂。又若自幽至顯。凡入眼簾者。陡覺豁爾開明。覺伊特那媚之態。亦勝於昔。是時伊特那復大肆其惑人之術。曲腕環頸。自貢其脣。以全體黝然之妙目。灼灼注余。若有無限深情。自層波中出。時余亦未由自主。忍俊不禁。覺余腦恍已拋諸雲霧中。一若舍伊特那而外。無他事足以撓念慮者。伊特那復語余曰。自今伊始。願與君長母相離。蓋此室卽爲君家。君苟欲舍而他之。必遲至三年以後。然屆時尙須訂重來之約。始可邀允許耳。尼君乎當此之時。余方舉世界一切娛心悅目之事。盡置度外。惟專注於伊特那一人。彼卽有三千年之約。亦罔不慨諾。況僅三年。尼楷忒微笑不語。

泰培克又曰。余旣與吻畢。彼復挽余右臂。徐步自室門出。甫至門。卽書然自闔。旣出。自闔。余回顧。闔其無人。不禁大愕。乃俯問之。伊特那曰。此電力也。繼乃經迴廊。曲折。

至一室。門之啟闔。無異於前。余方自戶限入。卽知此室爲國王停屍之所。國王被華服。仍仰臥安樂椅中。諸貴人多環侍其側。先是伊特那告余曰。君旣入室。當踉蹌至停屍傍。手按屍首。以目徧視室中人。惟不必注目向我。余雖不解所謂。顧旣入室。悉如言行之。比余入。見王屍貌。殊不稱其歲。蓋但觀其貌。齒實未逾三旬。尼楷忒曰。是何故。此中祕奧。君知之否。泰培克曰。方見時。驚愕不知所出。後細詰。始得其故。余曾言聖番之人。深明電學。以電爲生命根原。自孩提以來。卽施以電術。齒雖加增。貌不隨之。而異其祕密法。卽在卡孟忒國中知之者。絕鮮。而伊特那深究其微。其所謂永保青年之香油者。語卽指此。君得毋以余言爲妄否。尼楷忒曰。此邦奇奧。當不僅用電一端。吾雖未見未聞。安敢噴爲烏有。君勿疑。亟以此後事。爲余言之。

泰培克曰。余旣遵伊特那所囑。手按國王首部。旋身以視衆人。見衆皆戚戚然。若重有憂者。余以次注目畢。乃鵠立屍前。踞一膝。以伸誠敬。旣復起立。緩步傍伊特那而立。維時室中人雖衆。然皆寂無一聲。故異常靜穆。余旣與伊特那並肩立。卽仰視其

面則見其不謀而合亦注視余顏若欲余出一言以爲試驗者余雖會其意顧五中擾亂不知應作何辭且慮除伊特那以外未必能解吾語心益惶惶愈結舌不能出聲兀立良久仍若瘖啞然

伊特那見余俯首無詞意頗焦灼突出纖指於長袖中重搯余臂痛徹心腑幾不能耐顧自爲所搯恍若警鐘一鳴發人深醒明示我所以欲言之宗旨中有二問題焉

(一) 其國素講聲浪搏擊之理而余則茫然惟既婚伊特那卽不得各行其道因欲於廣衆中發余一語以試聲浪如何

(二) 際此龍馭上賓嗣位者例縱推余恐未能爲衆所共認欲余驟發一聲以驗臣下之順從與否余於倉卒間忽得此二問題乃隨口言曰鐘……竭力長呼之氣促始止

當余之連呼此鐘字也未嘗知求合於是邦語言中節之法豈知大呼後其聲偏傳他物故室中相當之聲一時並作始自停屍所繼乃漸及室外聲隆隆不已余不禁因之大愕乃仰視伊特那伊特那方莞爾而笑若深嘉余之不卽不離能發言與此

聲。相。應。者。乃。復。凝。神。而。立。顧。傳。響。聲。繁。殊。不。耐。聽。有。頃。伊。特。那。發。聲。止。之。覺。餘。韻。繞。梁。不。絕。如。縷。約。一。分。鐘。始。息。余。聽。伊。特。那。所。言。亦。一。鐘。字。且。連。呼。不。已。若。仿。余。所。言。者。惟。其。聲。清。越。則。與。余。迥。異。伊。特。那。呼。既。畢。室。中。方。寂。寂。而。貴。族。之。環。屍。立。者。亦。各。效。余。所。呼。之。鐘。字。遞。次。呼。之。則。他。物。之。聲。浪。復。大。作。

尼。楷。忒。曰。是。爲。何。意。泰。培。克。曰。余。之。呼。此。鐘。字。者。自。彼。視。之。有。乞。取。王。者。權。利。之。意。伊。特。那。效。之。而。諸。人。復。附。和。之。不。惟。伊。特。那。認。余。爲。儷。偶。卽。諸。貴。人。亦。已。公。認。爲。此。國。王。也。蓋。國。例。王。初。嗣。位。必。首。發。一。言。認。則。和。之。否。則。皆。默。故。伊。特。那。之。欲。余。言。正。以。試。下。情。之。從。違。也。時。已。昧。爽。窗。牖。未。啟。室。中。尙。無。光。線。可。通。伊。特。那。乃。導。余。逕。出。復。經。迴。廊。入。他。室。室。亦。有。多。數。之。婦。女。俟。焉。

第二十六章

余。偕。伊。特。那。入。時。諸。女。悉。起。致。敬。亦。以。次。呼。鐘。字。與。男。子。無。異。余。不。勝。心。詫。呼。既。徧。趨。余。二。人。前。長。跽。作。親。吻。狀。繼。復。以。余。二。人。之。手。覆。於。其。首。久。之。伊。特。那。離。坐。起。諸。

女簇擁逕出。時室中惟余一人在。方慮岑寂。旋有數貴人入。鞠躬退。坐余側。余習知若曹不好多言。且余卽與語。亦未必能解。故仍默默。而諸人亦莫敢發聲。惟間以手作勢相交談而已。

蓋其國律法。至珍貴者出話。余未敢口。若曹自不敢先言。幸手語之法。前與印第安人居。略得梗概。故彼舉手示余。余粗能領略。亦與手語。若曹益愛敬無已。旣復有侍者數人。導余至浴室。解衣就澡。頗自舒適。畢則灑以芬露。余復入。登樓。至一室。侍者指爲寢所。布置秩如。備極精潔。方逾闕。復有侍者二。一持大衣。至華麗。一以銀盤。承杯盃至。諦視衣。則以錦組織。珍石纍纍。徧綴。儼然王者服也。余乃取服。又舉杯中乳汁飲之。旋下。經廣庭。庭中俊馬成列。逸態雄姿。具待駕馭。數之。共二十有一。中一馬顧視不凡。遠超諸馬上。侍者卽牽以伺余。余騰身上。侍者亦各乘其一。出遊城中。若以示威於民衆者。余見崇樓傑閣。皆飾以錦綺。華鐙徧綴。若吾國之大紀念日。有特別慶賀者然。度皆爲己而設。遨騁旣久。日已亭午。衆擁余還宮。宮之崇宏壯麗。頗同

吾國。余陡見之。突自感觸。祖國華盛頓之王宮。儼接於目際。宮前建高臺一。觀者如堵。臺中有儵然玉立者。則伊特那也。自下望之。益覺儀態萬方。不可仿像。

時余心復蕩。竊竊自喜曰。余既得與伊特那俱。不惟身擁麗人。卽服御起居儼然王者。幸福甯有既極耶。思未已。已釋騎。侍女導上高臺。見伊特那外。復有狀若祭師長者數十人。余默忖。豈今日卽與伊特那實行結婚之禮耶。欲詢伊特那礙於圍觀者。衆無從啟齒。少頃。果如余所料。臺之左右。祭師則雁行列。以余二人峙其中。部署畢。祭師長以次發聲。語侏儻不可辨。而城中鐘聲亦若和若答。觸處皆鳴。衆呼甫徧。伊特那亦續語。且以目視余。若促余從而致詞者。余不知作何言爲當。乃亦隨之啟闔。吾吻含胡作聲。臺下諸童子復相繼上。鼓掌而歌。聆之頗不惡。歌者退下。衆趨而前。屈膝接吻如曩時。時已薄暮。乃簇擁自臺下。相與還宮。乃大張讌。貴族至者以千數。履鳥交錯。酌飲極樂。

尼楷忒曰。伊特那甫喪其父。羣臣亦有鼎湖之感。何乃汲汲於嘉禮。忘哀爲樂。世界

野蠻國。當無有若是者。泰培克曰。彼國所爲。多與我相反。咸謂人至於死。一生事業已成。爲非常幸事。況王死後。嗣統有人。樂益不能言喻。尼楷忒曰。君自入聖香。迄於婚日。都若干時。能憶否。泰培克曰。當時以相距僅須臾耳。回溯失道事。歷歷目前。其後以月號計之。始知余居精室。已歷一星期之久。蓋吾初至。伊特那卽以藥中余。酣入黑甜。不復能覺。乃知伊特那婚姻之約。固確有成見在焉。尼楷忒曰。黠哉。伊特那象皮之擊具。必故置室中。知君必見而試撞。以應預語。泰培克曰。誠然。成婚後。形迹俱忘。其所設方略。亦曾無心流露。居旣久。凡彼祕奧事。輒悉心攷察之。稔知其國所倚仗者。以電力爲至要素。次則聲浪。然聲浪生於電力。故總以電力名。又有攀素一物。重量極輕。其國視若金類。異常珍貴。至製造飛艇之法。權輿於百年前。在不知者視之。以爲是固歐美氣球之濫觴。實則物輕於空氣。卽能上升之理。彼未遑研究。但知物力足與地心之吸力相抵。則自然騰上。較諸歐美之製。似同實異也。艇酷肖鳥形。其間虛空處。實以所製特別之輕氣行動。時機雖恃電力。要之隨時能吸收電。

氣故艇中無儲電器而電力不缺尤奇者人但衣奇式之氣衣衣左右綴以兩翼自上振之即能平行空中飛越峰巒絕無阻礙如鳥之振翮於天衢者此猶爲個人氣衣耳尙有公共氣衣能容八人或十人不等至多以十二其爲用亦如之

尼楷忒曰此服亦殊巧便安得一覩結隊飛行於願斯足泰培克曰余與伊特那旣賦定情兩情沉澹朝夕與共無時或離以膠投漆中殆不是過或促膝一室娓娓言情或共遊郊外登眺娛目故聖忞一隅對徑雖大至五百英里余曾徧歷無遺尼楷忒曰然則君僑寓彼國閱月凡幾曰殆近一載尼又曰聆君言雖處異域亦頗歡適豈伉儷情篤於始者將衰於繼乎曷爲獨身遁逸豈夙儲方略耶抑事出僥倖願君詳言之

泰培克曰余之逸也緣竊窺其乘飛艇之法乃得出其範圍中余與伊特那情好無間固非愛情漸弛有怨棄心實以夔隔故山思歸鄉里二者不能兼顧乃決意私行尼楷忒笑曰兼顧之道亦在君與伊特那耳倘商榷偕歸實兩全之策泰培克曰在

當時未嘗不作是想。顧數數與伊特那言。終爲所格。渠且謂國有定例。王新嗣位。三載內。不得遠遊。若棄此偕行。爲君計。固得矣。其如律法不行何。乃頻以耐心安居爲屬。余初頗然之後。迫於歸念。益不能耐。復理前說。而伊特那仍堅執如前。余又以獨歸半載爲請。且力矢期至必返。哀乞至再。伊特那始猶委婉勸止。繼則頰怒形於詞色。余頗怏怏不樂。是時適復有白種人。以迷途故。誤入聖喬。與余殆出一轍。伊特那以斯人不應擅入。立時被以酷刑。梟觸余懷。益滋疑懼。且其國中諸大臣。頗不滿於余。藉藉騰謗。余聞之。深恐伊特那愛情一弛。或致成仇。惴惴莫釋。去志乃愈決。尼楷忒曰。彼所謂慘刑者。奚若。泰培克曰。當處死之際。余未目擊。無以語君。至死後慘狀。曾一覩之。知其爲聲浪震死。尼楷忒急問曰。死後狀若何。泰培克曰。以麻絙急縛其體。口鼻間復以綿塞。血肉模糊。肝腦塗地。慘怛之狀。令人不忍卒視也。

第二十七章

余雖擁虛位。權實總諸伊特那。故終日無所事事。一日訶得伊特那與大臣議政密

室。余竊其常用之單人飛艇而逸。此艇製特詭異。不惟重量尤輕。且其色不啻石

龍子。

動物名四足一尾狀若蠶艇

能隨周圍之物色而變。入赤則赤。入碧則碧。故晝行天空。蔚藍

如一。雖日光中。自下仰睇。不能確指爲何物。余竊艇時已逾午。遂轉其機鍵。向前者所從入之路而馳。疾行一夕。旦日。見雉堞危聳。度爲都邑。卽落艇周矚。地頗縣互。以破曉未久。行人當尙稀。深恐氣衣、飛艇、奇異之製。脫爲所見。必致驚怖。或惹事端。乃盡焚去之。入市詢居人。始知國距印度不遠。有鐵道可達。余急詢得車站所在。趨赴之。購頭等車券。無何。汽笛嗚嗚。車啟行矣。不一句鐘。抵印度境。乃復由印度附輪以歸。

尼楷忒曰。旣歸。君亦料伊特那必至乎。泰培克曰。余與伊特那頗不惡。其蹤跡余固早料及。第知彼必恪守三年不出之律法。尙不致變在眉睫。後余屈指期屆。方惴惴不自甯。彼竟突入嗎遜筌公園中。乃有前日之事。尼楷忒曰。彼之來。將以君破壞彼國成例。欲將君歸置死地耶。抑仍爲偕老計。泰培克曰。此則非所知。惟余……言未

既身突然起。瞪其二目。儼然前者之在公園也。

當尼楷忒偕泰入時。曾屬企克等居室。以約瑟候門。防範綦密。既入密室。擬卽加鍵。旋以指示泰培克故。偶爾忘之。且亦以鋼樞嚴護。未易闖越。故漠不爲意。當泰培克縱談之際。似室外驟發異響。特尼專注泰培克所言。未暇致詰。至是突覩其驚怖之狀。猛憶室門失扃。必有乘間潛入。而泰培克張皇若是。豈來者又爲伊特那耶。

時身雖未離坐。寸心忐忑。若轆轤不息。又念前在嗎遜笙時。泰培克曾堅囑己不返顧。今者恐怖之容。無殊曩昔。則伊特那持刃立身後。勢將猛擊。其事殆亦相同。思至此。又不敢亟於回顧。以覘其異。恐不幸飲其飛刃。姑默坐吸雪茄而已。繼又思余乃形若木偶。脫伊特那劫泰以去。則再值殊費心力。舍易趨勞。萬無是理。於是亦蹶然起。奮奔而前。詎倉皇不審。適撞泰培克身。足不及收。泰已轟然顛地。不暇俯掖。一躍越之。

立甫定。猶未舉首。歛覺有銛風颯然。觸頰而過。大駭矚之。則伊特那果植立椅後。所

擲之。刃著於書架。柄震搖未定。尼楷忒見事急。急索囊中槍。則已實彈。乃始稍稍安。卽以槍口向伊特那胸部。意謂彼若舉手施毒彈。卽應手洞其胸。豈知伊特那坦然無懼色。亦無怒容。惟注目以視不言而笑。

尼楷忒瞥見其和媚之容。若春華豔發。頓覺恚念冰銷。愛情大展。納槍於袖。凝眸不釋。蓋伊特那之蠱人也有特別能力。但瓠犀微露倩輔。嫣然已令人忍俊不禁。情波驟涌。尼楷忒雖自命爲鐵中錚錚。不受冶媚。此際則亦莫能自主。竟入牢籠。不然徒手相向。實捕人絕好機會。曷爲方欲前攻。遽收槍不發耶。

久之伊特那色愈和。尼楷忒微笑謂曰。伊特那乎。爾覲面卽擲刃爲禮。殆必欲殺我耶。伊特那淡然答曰。何怨於君。而忍出此。且君卽爲所中。必不至死。惟神疲甘臥耳。一小時後。恐君已……言至此。亟茹其語。良久無復言。

尼復問曰。余已何如。請畢其說。伊特那曰。將與余過返故國矣。尼楷忒曰。汝前繫禁中。以藥粉迷管獄者。自乘機潛逸。余正思弋獲。爾乃自入羅網。免余跋涉。謝爾雅意。

今試問爾至此。何爲。伊特那聞言。卽以手指泰培克。尼楷忒自撞仆泰培克後。匆遽未遑念及。至此斗觸愛友之念。返身審視。突忖此際伊特那或乘余背面時。復施暗計。乃亟轉。余身已覺頸中驟受針刺大痛。徹心四肢。頰廢。瞑目僵仆於地。雖疲不能起。心境尙清。又覺有人扶憇椅中。自思其爲巴脫西耶。抑企克敦克耶。果爾則猶不致爲伊特那所害。急啟。視則趨承左右者。正爲伊特那。雖貌頗藹然。益令人怵怵。欲與語。則舌橋不能言。身亦若受束縛。但聞伊特那曰。余艇頗寬。大足容君。數輩。君勿慮。行將與君作聖番之遊。

言已。復迴身磨泰培克令起。泰培克倒臥良久。目未嘗稍瞬。呼吸急促。一若受驚過度。神思不屬者。豈知聞伊特那一言。卽騰身起立。相偕而出。洋洋如行所無事者。伊特那顧謂尼楷忒曰。君其靜俟於此。俟部署畢。當與君偕行。言訖。挾泰培克去。維時尼楷忒心雖了了。奈體癱不能伸屈。仍無異於前。俄伊特那隻身復入。以纖指握尼楷忒之首而按之。尼楷忒自思必挾己以上飛艇矣。正危急間。聞有自梯上者。

履聲紛然。雜以諠噪。聲絕似企克等。心竊自喜。伊特那乃舍余去。適遇企克戶外。猝舉象皮球。射以毒藥。企克目爲所眯。悶絕而顛。繼上者益猛。伊特恐力不能敵。倉皇間以針刺尼。踰戶而逸。尼受刺。暈不知人。至一來復後。神稍甦。始知伊特已挈泰培克而遁。升室。顛察視絕無形跡。非復前積雪時有留痕可認也。尼楷忒乃謂企克諸人曰。泰培克此去。必往聖香。余聞泰言稔矣。俟體中稍復。當躬往。謁探務得。泰培克與伊特那以歸。

第二十八章

越數日。尼楷忒病愈。乃偕企克束裝就道。附紐約至印度。嚶耳革達輪。既捨輪登岸。復附頭等車。至那波里之達及境。其間相距四百英里。而自出發訖停輪。不出三小時。神速殆無其匹。既至達及。探知自此而往。水無汽舟。陸無鐵軌。交通之路線甚窒。乃購良馬四。二爲騎。以二荷行裝。自達及啟程。經由皆山徑。疾馳二百里。抵西姆佬。復由西姆佬西北行。曰哥忒孟度。爲那波里國獨一無二之巨郭。尼楷忒等自首塗。

未嘗稍息。至是乃投逆旅。小作勾留計。蓋逆知距聖香不遠。姑留此日與土人共。粗得是處方言。庶易於詞聖香所在。

惟是哥忒孟度之俗。類皆尊己卑人。與卡孟忒同其僻陋。度必爲卡孟忒流風扇播。益知此二國當相聯比者。顧益當祕密。不得直言問詢。并不敢暴露蹤跡。啟人疑慮。惟於有意無意間。鉤距探訪。約一星期許。始略得端倪。乃復與企克西北行。抵卡哈。卡哈爲一小村落地。適當山香中。素無文化。卡哈而外。則皆重巒疊嶂。人煙寂寂。尼擬欲雇土人爲導。繼恐其性夙嫉外。反爲欺給。乃仍偕卡克冒險奮進。晝則策騎行。夜則就林木宿。忽忽越三星期。輒行荒崖絕徑中。未嘗與行人遇。行路之艱。備極勞瘁。使他人當此。必以難收效果。力竭志衰矣。卽企克亦屢萌退志。獨尼構忒愈艱。愈進。堅不少挫。

一日味爽。二人正按轡行。忽見向之榛蕪沒脛者。今則細徑依稀可辨。乃謂企克曰。觀於此徑。回憶泰培克所言。無少異。殆彼所由誤入聖香者。企克愠言曰。是否安得。

而知之。夫泰培克得諸無意。自述所經。不無過實。豈盡可信。今乃憑其虛構之言。以索實跡。事殊杳渺。尼楷忒曰。吾儕既馳驅至此。進退勢處兩難。無論有無徑路可通。不得不力奮前進。企克默然。既復仰視四周。曰。尼君乎。雲低如壓。色墨於滃。天殆欲雪乎。尼楷忒曰。誠然。言次。探囊出測量高度之表。視之。曰。今吾所佇足者。距地面約高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尺。爲世界之最高度矣。

言已。朔風驟緊。雪已飄撒而下。始尙霏微。繼則片大如掌。左右望。山木皆童。無可爲隱身計。乃冒雪前時所乘馬。爲是地產。山路之崎嶇。風雪之凜冽。皆所素習。尼善相擇。故得馬差良。毅然行大雪中。無畏縮狀。

無何。地愈高。凝寒愈甚。勁飈戰雪。勢益猖狂。晝晦窈冥。稍遠卽不能見。馬行至此。屹立不前。企克曰。馬不能行矣。必早謀藏身之所。否則斷不能強作撐持。尼楷忒曰。吾亦欲少憩耳。第棲身之所。徧迹未得。旣不能復上。或循舊徑下覓之。企克曰。距此半里許。有一石穴。頃經其前。本欲舉以告。所以欲吐復茹者。恐君方奮勇直前。不欲止

息。尼楷忒不待言畢。卽回馬首。與企克並轡下。甫半里。果見有天然石穴。若預設以俟。吾曹之棲止者。

先是企克乘馬過其穴。未遑審視。惟見呀然中虛。可容人出入。茲就察之。儼然一大山。巖石覆其頂。至宏敞。約能居數十人。口徑則隘甚。並體不得進。雖大風雪。不致飄入。尼楷忒周視之。大喜。視時計。已六點餘矣。雖垂暮。得雪光照耀。咫尺間。尙能自見。乃下馬入穴中。甫入。大喜過望。急趨出。謂企克曰。內不惟足以蔽身。且薪如山積。可燎以禦寒。雪勢雖猛。當可無慮。所挈乾餼。猶足敷數星期之食。且晨獵得鹿。既有薪。少選將烹食之。企克乎。吾儕得此穴居。可以徐謀進取。不可謂非上帝默佑。

企克聞言。亦大喜。乃弛馬所負。牽攜俱入。曰。爲吾儕計。禦寒果腹。暫可支拄。心雖差慰。其如四馬之食。已盡於此何。尼楷忒曰。穴中既有燃薪。或不乏芻豆。作萬一想。吾當往探之。言畢。出電燈衣囊中。轉其紐。燭而周歷穴中。隱奧無遺。未有所見。方嗒然若失。顧念猶未冷。再際之。有絕大之砂石器一。依穴隅列焉。度此中不知何所儲。顧

此器博且崇。翹足而望。猶不及尺許。終不能見器中虛實。裴回久之。乃縱身上。伏視之。則菽麥之屬。充其內。果副所望。

乃欣然語企克。企克曰。於此無人之境。有此糧儲。爲吾曹計。事誠可喜。惟揆諸情理。亦殊可詫。意者伊特那既返國。逆知吾儕之來。必經由此穴。因設此以誘吾入。吾既安居。無備。彼乃率衆揜之。計亦狡矣哉。尼楷忒曰。所言不爲無見。顧吾意以爲不然。是處遺糧。必爲卡孟忒人之公積。度此路爲出入要道。彼行人或遇暴風雪。若今日者。必以此穴爲棲身所。故預具糗糧。企克曰。君意度此距聖香。遠近奚若。尼楷忒曰。按泰培克所言。以熟察山徑。其必爲前者誤入之路。已無疑義。

時四馬已繫穴門側。旅具之屬。鋪設楚楚。二人乃爇薪烹鹿。餼餐後。展毯而臥。日日起。視穴外。雪下如故。至第五日。而雪勢猶未減。惟見一白無垠。高下遠近。不能復辨。自計居此穴中。縱不虞凍餒。顧爲雪阻。久滯不能行。心殊沉悶。且朔風凜冽。嚴寒徹骨。縱卽刻放晴。融化亦需時日。思及此。焦灼益甚。相顧太息。豈知事之變幻。有予人

莫測者。

一日。尼楷忒睡夢初覺。啟睫。忽見旭光入石穴中。乃大喜。雖丈餘積雪。未易卽消。幸得晴曦煦照。則啟行可冀。急披衣起。趨穴口望之。不禁大駭。蓋自山巔以訖穴側。杳不見點雪。初以爲目迷離耳。諦察之。則丈餘積雪。果不知若何消滅。旣驚且喜。急呼企克起。具以告。不信。旣四視。則口呿舌橋。無從索解。數分鐘後。二人神稍定。始聞有聲澎湃。自崖際來。斗見水有疾流而下者。急如瀑布。知宵際必有大雨如注。沃衝積雪。立盡。以酣臥故。漠然未有所聞。至此疑團始釋。

維時日光甚烈。天氣融盎若春時。甫亭午。水已傾瀉殆盡。尼楷忒謂企克曰。吾儕積日居穴中。鬱懣欲絕。今天旣暢晴。可共縱馬出。一覘途徑。脫果爲秦培克誤入之路。則但登山巔。必有所見。言已。仍以二馬荷裝。與企克相偕出。時泥濘猶滑。乃勒轡緩進。無何。抵山巔。俯首視之。復頗奇異。

第二十九章

尼楷忒目架瞭遠鏡。遙見山下。果一絕大山。香中羣峰環繞。甲第雲連。叢樹紛羅。櫻欄最盛。尼既見之。卽知爲聖香。香之北土脈肥腴。地頗開拓。時當冬季。葱翠不凋。更近而望其南。人煙稠密。知爲城鎮。其屋廬寥落。禾黍芄芄者。知爲郊外也。中有巍樓五層。氣象宏肅。巨邸聯絡。亦屹然危峙。如兩翼然。又知爲伊特那王宮也。忽憶泰培克言。建築之法。與華盛頓宮無少異。今得諸目觀。洵非虛妄。

時企克驚而却退。曰。尼君。此豈海市之幻象耶。何突然發現。尼楷忒曰。余已察之。審是必聖香無疑。顧其立國誠奇異。今既至此。恐奇事之抵於目者。將相率而至矣。企克曰。余觀上古中古諸歷史。及世界大勢全圖。舉無卡孟忒之名。是其立國。究在何世紀。尼楷忒曰。泰培克曾言之。卡孟忒之建設。猶在摩西律法發達以前。當立國時。今日歐美列強。猶未開化。企克曰。然則此間抵其都會。君以爲路約若干。尼楷忒曰。吾所立處。當在北緯二十六度。觀聖香植物。多欣欣向榮。以氣候論。地必在半熱帶之間。約略計之。自此直線而下。殆二里有半耳。企克領之。

尼楷忒又曰。據泰培克言。當時行此山徑。歷十四小時之久。始抵圓拱前。以一小時行一里計。亦有十餘里許。蓋吾所謂二里有半者。以直線言。然山石巖嶮。取道不能徑直。必曲折紆迴。始可通達。則迂道而行。較諸直下。其遠何啻數倍。企克點首曰。君言良是。刻即啟行。則抵岙必薄暮矣。尼楷忒曰。恐薄暮尙未必能至。顧泰培克之被擒。正以行人如織。甫至圓拱。即有人突起迎之。今吾儕此行。勿蹈泰培克覆轍。俟曠黑始下。計抵聖岙城。時正夜半。乘居人皆在睡鄉。乃得任意遊行。制人不爲人制。企克深以爲然。尼楷忒曰。然則吾儕且回石穴。取糲果腹。再遲數句鐘。復來於此。言訖。二人循途歸。

無何。日已斜射於巖壁之上。暮色沉沉矣。乃各整行。膳爲趨程計。佩旅行電燈。乘馬並出。荷具之二馬。從諸後。按轡自山徑上。途泥就乾。不虞溜滑。且自巔復下。雖有崎嶇處。尙可涉足。惟途徑。蜿蜒忽左。忽右。旋折無定。嚮橫行之路。較諸自巔直下。遠約倍之。欲就近徑行。則怪石突出。無容趾處。自忖前所揣測者。果不稍爽。

行次。尼楷忒頻視徑之兩旁。泉水奔騰。聲如大軍驟至。而徑路仍便行履。無衝漫之患。且遙望田間布置。溝渠洩瀉。亦無懼山水暴漲者。二人且行且憩。頗從容甚。企克曰。彼居山岝久。其視此山徑。當不以爲荒幽。何以曠地綦多。曾無有結廬居此。抑亦奇矣。尼楷忒曰。誠然。時二人旅行許久。薰熱愈甚。忽芳氣隨風。遞入鼻觀。一若名花盛開。罨列左右。藉新空氣。以貢達者。心詫不已。仰視天空。日已西墜。宿鳥投林。萬籟俱寂。覺日落後之蒙氣茫昧。爲時甚長。亦不解何故。無何。月出。星光燦然。淨無纖翳。尼楷忒等雖攜電燈。未轉機鍵。雖昏黃。山徑頗能了了。久之。抵一高原。至爲平廣。知己地近。忒底視時計。已十二下。乃攬轡。謂企克曰。據泰培克所述。入境之先。有若橋拱阻其前。彼危然高峙者。殆是。顧泰培克來時。有數人俟諸拱側。今雖夜半。不識有守望者否。當按轡徐行。慎毋鹵莽。企克曰。然則今當何若。尼楷忒曰。刻距圓拱遠。姑安心前進。惟當刻意周矚。苟無守者。吾曹乃舍馬步行。悄然潛入。企克諾之。遂復進。俄頃。至圓拱前。窺無守望者。乃共下馬行。時拱外星月朗皎。光耀逼人。比入此拱。頓

覺黑暗。拱盡。復豁然開朗。電燈林立。無異晝日。尼楷忒低語企克曰。甯我儕下山時。已爲彼遙矚。故爾預備。企克曰。或者如是。言次。聲雖細。然頗分明。尼楷忒亟止之曰。勿高聲。恐應各器之響。禍且立至。

企克訝曰。君言此何意。尼楷忒曰。泰培克所言。我曾爲若述。此間人。於聲學研究甚精邃。凡物之足以發音者。每與語言相應合。聲浪將於是大作。吾儕偶一發言。倘不期而合。則瞬息響徧遠近。奈何。企克點首曰。君所慮甚當。顧電燈若是光明。確若預有所知。以示有備。脫不幸所料果中。將何以對付之。尼楷忒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何必過自猶豫。放膽前進可耳。

二人復行。時萬籟皆瘖。途中闕無人跡。至四馬之蹄聲得得者。亦寂不復聞。蓋所鋪衢石。光且柔膩。擊之無回聲。乃專製以備道路之用。歐美無是物。卽亦不能名之。尼楷忒行時。屢以目左右顧。且側耳以察聲息之有無。凡行經廬宇。必駐足觀。迄未得有幾微痕迹。企克忽停趾。謂尼楷忒曰。此大都會。爲人民麇集地。卽在子夜。豈併邏

者而無之。其設計以陷吾也。明甚。吾實不欲前。恐懼不測。尼楷忒曰。君何過慮。時逾宵半。衆皆酣入。黑甜。悄無人聲。亦意中事。至干掖之不設。或民俗渾厚。國中未有此制。亦未可知。刻當奮勇以前。既抵王宮。吾將毀關而入。一偵泰培克所在。此正絕好機會。願爾莫萌退志。企克乃強隨之。

尼楷忒又曰。國俗家必設鑼。使與人語。音相應作響。由此而彼。由近而遠。凡可發聲之物。罔不傳應殆徧。必有人焉。作一不協之聲。原聲始止。余聞伊特那聲。凡四次矣。余家居時。亦嘗練習。又恐或有遺忘。於是有所謂較音叉者。當發語時。以叉較正之。今者來此。儲之衣囊中。少頃。當一試之。以觀其異。

言次。王宮之上。出層霄者。已崔巍在望。復行數十碼之遙。抵其側。電燈愈炫耀。而人聲靜寂。無異於前。尼乃繫馬於宮前草地。偕企克歷階上。前有廊廡。大可容數百人。重門深鎖。擊柝無聞。既至廡下。尼楷忒乃出較音叉。以齒和之。尋復置諸耳際。音既洽。乃效其聲大呼。音朗而長。一轉瞬。果已徧遞宮中。鑼聲遙遙響應。如羣蜂鬻集。嚶

嚶不絕於耳。既而聲亦漸肆。恍若雷鼓大鳴。尼楷忒深悉機關。行所無事。惟企克則。色若土塊掩耳。却立惶悚。至不能言。

尼楷忒本冀震動之後。人必於夢中驚寤。乃設法以止其聲。豈知約十分鐘時。此聲一發。竟不能遏。無何。聲愈烈。地亦爲震動。王宮上圓頂。岌岌欹側。欲墮。尼自階下。舉首鶴望。圓頂故有泥像。以震動倒墜。適撲尼楷忒肩。乃大駭。默忖。再逾一分鐘。脫響尙不止。將舉全城宏宮大廈。傾圮無餘。已亦不免覆壓之禍。思及此。心志張皇。而驟作淡灰色。疾趨而上。時企克已惶急。不能耐。猝握尼臂。怵然喘問曰。將奈何。

第三十章

是時牆上花輒紛紛下墜。樹木傾拔。沙石飛揚。尼楷忒正危急間。忽憶實彈之手槍。猶置囊中。莫若出而一試。或足以止其聲。乃仍植立廡側。以槍向天空擊之。甫轟然鳴。而諸震聲同時頓隱。崇宮屹峙。安穩如常。尼楷忒等方深幸得免於危。而衆已轟擁而至。宮門亦闐然大關。接踵出者。不一其人。惟悄然無步履聲。亦不作一語。皆雪

其髮。漆其目者。已環匝王宮。意此輩必聞聲而至。顧皆莊肅無悍容。不知將作若何舉動。方旋其身。則伊特那已當闕闐而立。尼諦視之。見其被服皆王者。周綴珍石。左攜杖。削而修。首作叉形。侍者左右列。其形容舉止。迥異於紐約相遇時。時見者均膜拜宮前。狀至恭恪。伊特那則鵠立如故。

尼楷忒疑益滋。正不知其將何所作。旋有偉軀者。八人徒手自宮出。疾趨尼企側。尼楷忒望而知爲宮中衛士。八人默不言。但以手指伊特那。尼楷忒會意。卽招企克自廊廡入。八人隨之。既至。面伊特那而立。未嘗行握手禮。亦不出一言。伊特那注視尼楷忒等。嚮然而笑。繼以右手指脣。若囑尼弗聲。尼頷其首。伊特那旋以所攜杖。授侍者。作手勢與諸人言。衆起立。漸散。乃返身。手招尼楷忒。尼從侍者隨於後。入戶。經修廊。廊盡。抵一門。本嚴闔。至則自闢。尼甚異之。時伊特那佇足室中。尼楷忒周視之。則爲一壯麗之室。樓凡四層。體製閎敞。壁及承塵。皆嵌以珍石。陳設之案若椅。亦如之。地布華裯。奕澤如天鵝絨等。餘布置稱是。伊特那既據中央立。返首視尼楷忒。時侍

者悉已屏去。

初尼之應命入。意企克必隨諸後。故未嘗一回顧。至是徧視。則已失企克所在。意念企克豈隨侍者先入。抑爲所阻。不得與俱。顧心雖志。絕不露驚惶狀。伊特那倩笑作媚態。目灼灼不少瞬。映凝脂之面。黑白界限。益覺分明。頃之。操英語謂尼楷忒曰。尼君乎。君誠勇敢絕倫。冒險至此。其聲清脆。宛雖鶯囀。不是過。

尼聞言。不即置答。傾耳細察其應聲若何。伊特那已窺其意。曰。余築此室。特爲聚談而設。四壁厚且堅。中諸物皆木製。語聲不能傳。應君其勿慮。余深羨君勇毅。敢至此間。尼楷忒亦微笑答曰。余至此乃挈伴偕行。勿以勇敢譽我。試問余伴何在。伊特那曰。彼安居他室。有侍者伺應室外。殊無所苦。惟君之來。聖忒也。必有所事。能無隱否。尼楷忒泊然曰。無他。余特來候起居耳。伊曰。君抑何善戲。實告君。旣來此。必以誠實爲第一義。不可略蹈浮誑之風。尼曰。余固未嘗有僞。女皇安得遽以此相責。伊又問曰。君亦可無容諱矣。曰。余固因泰培克來也。伊特那曰。泰培克居此甚安適。胡勞君

僕僕。尼曰。余豈不憚跋涉。特欲踐余言。誼不得辭。自泰培克失蹤。舉家惶灼。余既允爲偵察。故勉作此行。伊曰。至此目的。旣達矣。將何從入手。尼楷忒笑曰。無他。將借之歸紐約耳。余之能力。尙足自信。余果非漫然從事者。

伊特那曰。能與不能。君自知之。此時無足置喙。吾今急欲問君者。前擊王鑼。何故。尼楷忒曰。異哉。余僅偶發一聲。適與聲浪相搏擊耳。庸詎知有所謂王鑼者。當聲最烈時。余惟慮毀及全國。伊特那曰。君苟能發不能收。誠有如君所言者。尼楷忒曰。豈他人不足以止之耶。此言殊費解。伊特那曰。鑼以王名。惟王發聲。足以應之。余忝主是國。故鑼屬於余。惟定例。鑼苟爲余所擊者。余得而止之。非是而鳴者。事必有異。余亦必恪守法律。待其自止。至於吏民。聞聲後。不得擅行妄語。聲旣止。趨集予前。命之退。始退。頃大聲之發。余適酣寐。雖知震蕩。可慮。將不敢偶違法律。惟坐俟之。然當時苟非發槍以止其聲。則此國正不知沉淪何所也。

尼楷忒曰。由是言之。聲浪之震動力。頗屬危險。貴國何苦孜孜研究。伊特那笑曰。人

生之至不可缺者莫如水。火然水。火俱能爲害。惟在用之當與否耳。得當人資之以。生否則焚焉。溺焉。禍固至烈。君殆知其一。未知其二乎。尼楷忒領首應之曰。言頗近理。

伊特那又曰。由後之說。君固有功於此國。然以法律言。凡擊應王鑼者。罪在不赦。必使之徧受慘刑。尼楷忒聞言。絕不驚惶。意氣自若。色愈溫謫。當此之時。伊特那坦然無所備。尼不難突出縛之。迫其應許己所欲爲之事。假使尼果有此舉。不知聖忞之民。何以對待。然尼絕不作如是想。惟目睇伊特那。驟然不已。

伊特那曰。君固不畏死耶。尼曰。容城殤子。修短雖殊。同一死耳。人生世上。安能免此。何畏之有。伊曰。死固常事。然青年慘殞。爲至不幸。君願之乎。尼曰。余此來。本置死生度外。苟稍回皇者。則裹足矣。伊曰。君今所干犯者。爲國中萬難違背之律法。衆庶實不汝容。將以聲浪致君於死。顧能泥首乞命於余。亦不難從。權釋罪。尼楷忒曰。無須爾。余但哀。苟一己。卽足救余。伊特那曰。君善。誠哉。當此問不容髮之時。猶從容作諧。

語。以理言之。卽未干法。吾亦必置君死地。況犯此重大科條乎。尼楷忒曰。何故。伊曰。君自知余行事後。凡所設想。無在不與我爲仇。以直報怨。亦非失當。尼笑曰。前之相捕。以大干敵國律法。正與我今日同情。眞罪當胡怨之云。

伊曰。特以君爲人。不無足取。不幸罹法。余亦安忍坐視。君亦欲聞聲浪震死之刑否。曰。願聞。伊曰。以象皮爲室。甚嚴密。室內之聲。不得達外。罪人入室。繫以束。不使少動。窒其口。俾不能聲。乃置板榻上。榻懸空際。能左右搖曳。室內懸鑼。大小各具。戶嚴闔。自室外轉其機。最小之鑼。卽玲玲作聲。漸傳漸徧。聲亦愈放。密不外達。俄而若震雷然。衝擊罪人。如萬矢之集的。震動力既達於極點。板榻突墜。纏縛之索。亦立時迸裂。若并此密室。亦將傾毀者。是時罪人已不可問矣。於是室外人左旋。其銅鈕聲頓止。

第三十一章

尼楷忒於此震擊之法。雖聞泰培克縷述之。第祇言其死後慘狀。未詳其用。今聆伊特那言。始知其用刑酷烈。直無倫比。喟然太息曰。不圖貴國刑法。殘忍若是。伊特那

曰。死固慘矣。而尸狀充足。令人悲駭。蓋爲聲浪震擊後。竟體之骨碎若齏粉。軀殼則虛軟如綿。無涓滴之血見者。尸身頓漲。若布手囊。滿貯清水。紮其兩端。彭亨之狀。殆與相類。尼楷忒曰。余始以爲女皇殘忍人也。今聆此言。惻隱之心。溢於言表。伊特那曰。國律以循謹守法爲良民。背法者。必嚴科其罪。然余輒憐之。第格於先王手定之律。不得意爲重輕。實告君。余忝居此位。失於仁弱。非所宜也。言次。意氣沖舒。絕無凶暴之態。呈眉睫間。

尼因曰。余固有罪。幸女皇見赦。雖律有慘刑。當不科及。伊笑曰。余雖有是心。然君必能副余意。罪乃可赦。尼曰。何也。伊特那猶豫移時。復笑謂曰。君能於廣衆前。出一矢言。沒齒不返故國。余不惟赦君罪。且置君樞要。君首肯否。惟立誓後。脫朝盟夕寒。敢爲反覆。則罪在不貸。君其慎之。尼楷忒毅然曰。必先設誓。而後赦罪。誼不能從。伊聞此言。亦無怒色。惟蹙其眉宇。步至窗牖前。目外睇。以手支頤。若沉思者。時甫味爽。室內尙朦朧掩映。見伊特那此時沈懣之狀。必不及設備。欲得而甘心。甚

易。繼思己之來此。意在得泰培克。一旦決裂。徒死何益。計不如以通融處之。意定。欲與言。而伊特那適轉身入。怏怏然。色若甚戚。因趨謂之曰。立誓之前。當先定時限。限內。不得妄有違背。一逾限。則余得任意爲之。如是。能見許否。伊特那默然自忖。不卽置答。少頃。始徐徐曰。當無不可。惟誓言各不相同。試爲君道之。語次。釋憂。爲喜。目作。作。有。芒。尼。楷。忒。曰。甚。善。伊。特。那。曰。俟。衆。庶。既。集。時。君。乃。正。襟。誓。曰。神。聖。鑒。此。數。月。之。內。余。必。女。皇。伊。特。那。之。命。令。是。從。脫。背。此。誓。神。其。殛。之。尼。思。誓。語。極。明。簡。欣。然。允。效。伊。特。那。歡。容。大。展。若。素。所。希。冀。物。一。旦。得。遂。其。欲。者。然。

是時尼楷忒思潮洶湧。縈迴腦筋中。故於伊特那舉動。未嘗注意。伊亦默不作聲。少選。尼始言曰。余友泰培克。今何在。其情狀奚若。伊笑曰。君之友卽余夫也。余前曾告君。固安居宮中。身頗自適。尼楷忒乘間問曰。余欲一見。女皇其見允否。伊曰。不可。且自君一方面言之。亦可不必。蓋君相見之宗旨。特欲偕回紐約耳。願君旣出。矢言。則限內。君且不能。奚有於泰培克。尼楷忒曰。然則期限前。能見與否。惟女皇之命。至限

滿。必與一覲面。當邀垂許。伊特那曰。事既在期限。後吾不能先時許諾也。

尼又曰。泰培克之得見與否。姑置緩圖。惟余所挈之件。其速呼之出。伊曰。此時彼正入黑甜。百計不能使覺。尼驚問曰。甯中何人魔術乎。伊曰。定例。凡外人擅入吾境。罪在不赦。彼雖羅法。然既爲君從者。則闌入非其本心。君既已優容。彼亦可從而免罪。特初至必當禁錮。此通例所不能廢者。尼楷忒曰。既無加害意。則暫錮足以了之。幸女皇俯如所請。伊特那曰。頃則不能稍遲。當無不可言已。尼楷忒欲又有言。伊特那若厭聞者。急以言亂之。曰。當與君一登眺。察國中形勢。尼君乎。苟能久居於此。則此後幸福。正未可量。言至此。舉趾前進。復以手握尼楷忒臂。曰。我請爲君導。

尼楷忒見其相遇殷勤。竊不自解。右臂既爲所挽。姑從之行。無何。自中門入。門之自爲啟闔。一如前時。尼叩其故。伊特那且行且答。曰。此卽電之作用。足及門。觸闕際機關。門卽自啟。出亦如之。轉動之靈。無逾於是。言畢。經廊廡抵一高塔。塔不設梯。惟有若鞦韆架者。懸諸塔側。尼楷忒知所謂登眺者。必指此塔。顧胡能憑架而上。思未已。

伊特那已一躍登架。復以手援尼楷忒。尼雖未明登後何若。顧不得不從。因亦縱身上。伊乃按架旁銅鈕。手甫下。架上升甚捷。一轉瞬。已入高塔中。尼楷忒大奇異。度與室門啟闔。其義殆復相通耳。

時旭日曠然。曉風拂面。憑高遠眺。遙見鱗塍相比。彌望無垠。室宇崇閎。參差矗列。儼與未入聖喬前。山巔所見。初無以異。尼楷忒縱眺之餘。不禁失聲歎曰。美哉此景。尼此言。忽震動伊特那所佩之鑼。隱隱有聲。伊亟以手按之。低語曰。君倘主是國。亦雅願否。尼楷忒詫曰。所言果何意。豈女皇……語至此。突止。伊特那微笑曰。請竟其言。尼徐徐曰。國乃女皇所有。突發此言。置泰培克君何地。豈憎而欲黜乎。伊大笑曰。君之見何鄙陋。乃爾君以風流自詡。甯謂世界女子。爭以接引爲榮耶。尼楷忒自知失言。亟曰。此固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顧言外之意。惟女皇自知。吾居局外。猶聾瞶也。烏從逆億得之。

伊乃益近尼側。謂曰。余與泰君愛情。異常懇摯。彼之於我。亦眷戀滋殷。顧自至此後。

故國之思。無時去抱。未嘗有伸眉愉暢之候。我深以憂能傷人。不利其身。是慮輾轉。思之情義。終難兼盡。與其使強留於此。莫釋幽憂。不如脫雁王宮。共歸紐約。優游偕老之爲愈也。然此意若昌言於衆。必有議其後者。奈何言至此。歛歛不能成聲。

尼之於伊。本以泰培克之障礙物視之。今聆言觀狀。心異者久之。少頃。伊特那又曰。尼君乎。君之勇義。爲余所心佩。故腹心之語。未嘗流露於他人者。悉傾倒君前。尼楷忒喟然歎曰。世間有情人。當無逾女皇矣。泰君苟聞是言。感激涕零。正復不知何若。伊特那似未聞其言。忽莊其色。引首他顧。曰。貴國未開化以前。吾民於格致之理。研究已極精邃。審知電爲生命之根原。能收吸電氣於空中。以製聲浪之震動力。國稱樂土。良由於此。言次。以手指巍然對峙一塔。曰。尼君。請注目以視斯塔。塔中有人焉。頗具回天術。時或亢旱。但指以手。卽雨下如注。旣霽足。復指之。卽杲杲日出矣。遇暴風亦然。卽發屋折木之猛。指之立止。且能反其所吹之嚮。

第三十二章

尼聞言。疑信參半。曰。曾是人也。有若是能力耶。伊特那曰。此非人所能。惟其善用電浪能力。故降雨止風。消雲散霧。易於反掌。君未洞明其理。自深以爲奇。自余視之。理所當然。曾何足怪。尼楷忒忽曰。幾忘之。泰君曾言前皇崩逝後。其貌不啻青年。顧其居位久。豈貌不隨年而長。言果可信耶。伊曰。彼以實驗得之。良非虛語。尼又曰。能少其容。獨不能使之不死。何也。伊曰。所謂死者。特自君言之耳。吾父功成名立。爲上帝寵召。遊神太虛。至樂何極。尼聞言。始知泰培克所語。皆鑿鑿可據。因戲之曰。由是言之。女皇之貌。當亦不稱其年。倘至紐約。己雖老大。自居然色澤豐腴。人且以瓜年相目。恐見而傾靡者。當復不少也。伊特那微笑不語。

尼楷忒又曰。頃者主國之說。余終未能了然。願明示之。伊曰。語極易解。君拘滯太甚。蓋君能對衆矢言。此生永離紐約。余將以君爲此國之主。尼楷忒曰。兆民歸往之爲王。余甫自外來。烏能當此。伊特那曰。余本王也。民皆尊曰女神。蓋謂膺天寵命。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力。君能立是誓。會將以天賚代余之說。宣佈於衆。復以一切管理。

之法授之於君。民自樂從矣。尼楷忒曰。民卽樂從。非吾所願。當女皇之未明示也。幾疑癩發。致有是言。伊特那曰。此非非之想。亦不足怪君。蓋事之出人意料者。人必滋疑惑。君縱觀已畢乎。尼楷忒曰。此間形勢已盡入吾目。伊曰。然則吾仍偕君下。言竟。復按機鍵。颯然而降。至頃間所立草地。復謂尼楷忒曰。君閉居內室。若沉悶否。須吸受空氣。正不妨任意出遊。吾甚信君。誓言具在。必不違背。第途遇他人。倘彼未言。君勿先語。此國中律法。慎勿遺忘。苟有所需。可以手作勢示從者。彼當供給。尼楷忒曰。余從者。惟企克耳。旣爲所錮。誰復伴予。伊特那曰。君勿慮。當遣人伺候。言畢。自去。尼楷忒目送之。始自廊廡出。則宮門大關。無有阻其行者。甫逾闕。覺有二人從。返顧見其狀。馴而慧。垂手不持具。觸念憶企克不置。如女皇言。恐不能卽釋。貿然前行。距宮已遠。忽憶泰培克曾言。聖吞之馬。駿偉而調良。今旣惟吾所欲。盍致以代步。乃以手作勢示從者。初不能解。繼復翹足。作乘馬狀。從者始悟。空奔而去。俄騎一馬至。手牽其二。尼旣見。勃然欲試。擇一騎逕上。縱轡疾馳。行可數十里許。覺腹餒。視日光已

過午。索然不欲前。乃止馬縱身下。見旁路上有巨第高峙。一人乘馬出。直面已而來。體魁梧。長袍下曳。特相距數十碼。不能辨面目。覩其態若頗相習者。頓悟爲秦培克。顧秦居深宮中。當不致一騎獨出。馬行漸近。益逼似欲呼之。忽記伊特那言。亟捫其舌。幸彼祇有不得先言之囑。否則雖與秦遇。將同瘖啞矣。

時秦已騎至尼前。忽巖然止。目左右顧。若未見尼所在。尼意趨趨然躍。惟恐其不見。又不敢聲。焦迫甚。而秦騎已至。忽一躍前。喜不自勝。大呼曰。尼君。尼君。尼不語。僅以微笑答之。方欲止。其作大聲。而鑼已鏜然響。應當尼之倚馬立也。二從者亦騎待於後。旣聞鑼震。若甚驚懼。亟棄所乘馬。以手掩耳。匍伏於地。尼見之。陡憶前事。急取囊中槍。向空開放。響發。震聲頓止。

尼楷忒復上馬。與秦並馬首立。相與握手。備極歡洽。時秦培克欲復有言。尼以手指己脣。而復指秦所自出之室。秦悟意。卽轉轡行。尼從之。並默不述別後事。途人亦尠見。未幾。馬駐足巨宅前。尼等攜手入。旋闔其門。尼見室頗雅潔。徧植卉木。羅羅清疎。

正室前。湖水渟泓。清澈可鑒。觀其布置。爲別墅無疑。方眺矚間。泰忽眉舞顏開。拍尼肩。高語曰。至摯愛之尼君。此室中無應聲之慮。無妨談笑。別數月。積愆當盡抒之。請先以近日之處境告。

尼與泰在紐約時。本莫逆。異地覲面。又於無意中邂逅。益欣慰甚。又念爲伊特那所困。偕歸無日。又復抑然。及聞泰詢以近況。第近日所遇事。至爲複雜。轉難驟答。泰乃延尼入坐。曰。此王家別墅也。景色天然。堪資遊遣。余宮中抑鬱久。間來此一散所懷。尼曰。伊特那防範頗嚴。胡任君獨騎來此。泰曰。我至此。本彼所特許。且此次情好愈篤。未嘗施迷藥。余則故國之思。無殊昔日。彼見我悒悒。亦愀然不樂。屬余遊騁寫憂。因得時來此墅。尼又曰。然則君至此。已若干時。泰曰。昨夕固宿於此。尼曰。余偕企克來偵蹤跡。伊特那知之否。泰曰。五星期前。有訶知二君來者。以告。時余亦聞之。自大雪驟下。訶者不能得。或且謂數日不見。必凍餒死於山徑。余因是竊竊然憂。尼曰。異哉。余越峻嶺而來。附近初不見人跡。亦未覺有尾我。是吾二人行止。人安得知之。泰

笑曰。我固言此香素不與外人通。而尤恐人之竊入。故警部中有專任此職者。日必乘飛艇。至空中巡察。君所謂未見者。但就身之四周言。豈知有由高察下者。

尼曰。不然。我常仰視天空。察氣候之變否。既有飛艇。何杳不之見。泰曰。是處飛艇之製。與歐美別。艇本無色。隨四周之色而變。入紅則紅。入藍則藍。前已剖明其理。君豈忘諸。尼聞之。憶及泰培克前言。乃大悟。又曰。吾入圓拱時。已宵分。萬籟俱寂。并邏者無之。何故。泰曰。是處民頗循謹。無事巡防。所嚴禁者。惟外來人耳。顧日必偵諸百里外。苟無所見。夕即可高枕。又何梭巡爲。尼曰。余之未入圓拱也。昏不見人。迨入。陡覺光明。是又何故。泰曰。然。城中本甚黑暗。電燈忽耀者。亦君自發之。尼訝曰。君言頗難解。余未知電燈總機所在。烏能使之發光。泰笑曰。君非由圓拱入乎。圓拱之下。爲安置總機之所。君入時。足觸機紐。燈立即發光。君昨夕之來。無異自天而下。故民皆安寐。靡有戒心。尼曰。昨夕入城時。皆閉其戶。聲息不聞。其以此歟。泰曰。然。皆服安神藥酣臥矣。尼曰。斯言又可詫。凡安神藥。惟不能成寐者始服之。烏有人人服是藥者。泰

微笑曰。非也。其中有特別之原因。在當爲君晰剖之。

第三十三章

國於行政風俗諸大端。雖與世界異。而宗教則獨與我同。惟無禮堂之制。敬拜眞神。則隨在皆是。而信日球爲上帝代表。故於日西落時。必集國中男女老幼。向日而立。喃喃作頌禱聲。蓋其意。感謝今日所賜光明。而祈日復如是。夜將半。又升屋而跽。默自呼籲。旣畢歸寢。而時已晏。恐不能成寐。故以安神藥爲常食品。顧彼睡雖酣。聞聲卽覺。余居此。起居飲食。略與相同。而醒寐亦復爾爾。正不自解何故。又曰。我幾忘之。昨夜正半。以時計。君等當已入都。亦聞王鑼發響乎。尼笑曰。君聞之耶。使鑼響者。余也。泰培克驚曰。是則君尙得優游於此。實爲萬幸。尼楷忒曰。伊特那不以成例待余。固非所料。惟迫余立誓。一月內。不得離此。脫限中潛遁。罪在不貸。泰問曰。欲王鑼發響。惟伊特那足以使之。他則違律法。罪必死。且欲震其聲。亦殊非易。君果以何術發之。尼卽以較音叉本末。一一告之。泰培克曰。君雖幸免於死。顧旣出矢言。不能稍背。

奈何。尼楷忒曰。頃得一策。足與君同歸祖國。全伉儷情。伊特那亦不能治余以背約之罪。斯策君亦願聞之乎。泰曰。試言之。當傾耳以聽。尼笑曰。欲聆余言。請先以君與伊特那之愛情。從實語我。

泰培克若有忸怩色。既而曰。言愛情。雖巨海之深。不能喻。舉凡目見耳聞。腦中所印。無不有伊特那在。且若天下事事物物。除伊特那外。舉不足攬吾念慮者。惟歸國之念。不能或忘。然亦以愛情固結。不能兼全。是爲大憾。伊特那亦同此惆悵耳。尼點首曰。斯語也。吾始聞之。伊特那。今乃聞之於君。余心差慰。泰培克曰。慰耶。恐君終成失望。承君雅愛。冒險來此。而余爲愛情羈勒。不願生離。非徒勞而何。尼楷忒曰。惟其然。正以見余之設策。一舉且備數善。實告君。行將左挾伊特那。右握君。臂乘飛艇歸紐約耳。泰培克曰。能如是。誠善。顧伊特那爲是國主。詎願割舍。強之則利刃毒藥。將復見矣。尼楷忒曰。君勿慮。彼曾有共歸紐約之言矣。泰不信。曰。決無是語。君殆謊余。尼曰。君不信。我亦不欲饒舌。請拭目俟也可。夫卡孟忒素以仇外爲主義。而伊特那則

放棄之。愛情專注於他種人。是亦大異。設曩未聆其懇切之言。吾亦未信其深情。如許。茲將順機利導之計。成一轉瞬耳。

言至此。引目他視。復謂曰。余方至此。卽乞伊特那介紹見君。堅執未允。是今之縱談一室。已違彼允許。萬不可使之聞。泰曰。無妨。君與余遇。出於邂逅。非有意違約比。蓋國律視誓約至重。但恪遵其所言而已。言外之意。可勿牽涉。今君盡語我誓言。尼曰。誓語甚簡。大致謂一月內不能擅逸。須恪從伊特那命令。泰聞言。搖首不止。曰。君誤矣。斯誓也。自表面觀之。則既居其國。自必恪守禁令。顧其言之目的。包含甚廣。君之生死。固依然操之於伊特那掌中也。今試設一萬不至此之比。例以申明之。假使君方與我共語。而賜死之命。忽至從之。耶則死。殊無謂。進與之辯。耶則彼固未嘗違誓也。君將奈何。

尼爽然離坐起。謂泰培克曰。立誓之時。余固未致思及此。幸爲時匪遠。而察伊特那之誠。以相待。當無是意外慮。且誓既立矣。雖悔何追。未來之事。今姑勿論。泰頷之。尼

又曰。曩者伊特那之來紐約也。以愛情故。而又不忍棄其王位。故挈君過返國中。頃聞所言。愛君尤甚於昔。愛國之心。并移而專注於君矣。泰培克曰。彼卽願棄國而逃。民必出阻。君計雖善。未必果能實行。尼曰。彼若強阻。余將藉震動力以震死之。泰曰。愚哉。電力之發。固足致彼死。而謂我儕其能免乎。尼曰。君特未知余作用耳。

言未既。泰培克忽一躍起。直趨窗前。大聲曰。尼君。盍速視之。尼亦倚窗立。依泰之所指。諦視見空中有物。若浮雲然。往來馳驟。尼知爲飛艇。益注目不瞬。俄艇忽盤旋下。逕落庭中。寂無聲息。既止。二人出自艇。蓋一爲伊特那。一卽尼所迫欲相見之企克也。企克有喜色。若頗自得。伊特那亦笑容可掬。惟狀甚淡然。既自艇中出。各去氣衣。尼乃小語泰培克曰。伊特那蓋爲君來也。然余在此。彼亦必先知之。泰曰。國中電學最爲發達。無線電之設。隨處皆有。民間無論作何事。五分鐘內。伊特那必已具悉。顧我與君縱談一室。卽爲彼知。庸何傷。言甫竟。伊特那入。企克踵焉。

尼楷忒不待其言。先謂之曰。余與泰君聚談於此。女皇亦以爲背約乎。伊特那笑曰。

余實無此意。且君亦未背余約。蓋二君偶遇於途。早得從者報告矣。且知君能恪守余囑。未嘗先啟口與泰君言。尼曰。余固不敢違女皇所約。女皇能不余罪。正以見度量之超越也。伊又曰。頃二君喁喁作何語。尼不禁啞然失笑。曰。女皇此言。未免侵人之自由。吾等摯友密談。何可舉以相告。顧必欲述之。則所言之大旨。非他。無非欲結援爲抗拒君主計耳。伊亦微笑曰。抗拒君主。律有專條。然則君今可以入聲浪室矣。尼曰。且勿以此相謔。試問女皇之來。究爲何事。伊曰。突然下降。以間斷二君之言。並引企克以見君也。顧君於此數分鐘之前。速臨上議院。尼不勝駭異。曰。余羈旅小民。焉得廁身議員之列。伊曰。非以君任議員之職也。蓋我曾以君之誓言。告諸大臣。皆以爲當。今欲君於廣衆前。朗誦誓語一過。使彼得錄其語。以宣布於民。宵深之際。我復將猛擊報告。王崩之鑼。以警衆庶也。尼楷忒未及答。泰培克趨前而止之。曰。不可。不可。

第三十四章

伊特那以手麾泰培克令退。欲復有言。尼楷忒問曰。此鑼之鳴。所繫極大。卽在女皇。亦不得妄動。將戲擊耶。後將何以取信於民。擊而示民以信耶。將置女皇於何地。伊特那微笑曰。誠然。顧吾於宵分時將赴上帝之召矣。尼楷忒正色曰。皇年正富。胡出此言。卽有不諱。繼位自有其人。與余何涉。必至議院以重申前誓。伊復笑曰。嗟余不德。終鮮兄弟。故我既赴召繼位。猶虛將以我之靈隱示諸大臣。擇賢以紹其職。尼聞言。已知其所指。卽曰。我固知宵深之際。皇將赴紐約之召耳。深恐衆議其後。以死給之。而復擊鑼以堅其信。吾之至此。當已如頃者天賚之說。告之諸大臣矣。然乎。伊聆言。嫣然笑曰。君以爲余將禪位耶。深喜君有自知之明。余固實有此意。尼楷忒正色曰。縱承雅愛。實非所願。女皇其奈我何。伊特那笑容忽斂。大聲曰。凡吾有命。無敢不遵。誓言之謂何。尼曰。誓限止一月耳。苟受禪。則必久居此。不反違一月之約乎。伊曰。立誓卽今晨事焉。得謂已在期限之外。余言非可任意違抗者。尼曰。誓言未及禪位。今乃欲牽附之。殊難應命。顧我既未允君。卽施以強迫之手段。我亦當以實情。

暴諸庶民。恐女皇亦不能優游於紐約也。伊特那聞言默不一語。瞠目視尼楷忒。閃爍如電光時。泰與企克環立無聲一室。寂然頃之。伊忽乾笑曰。尼君乎。君易視余。余必有以報言竟。卽自窗躍出。

尼欲覘其所爲。亦倚窗立。伊忽手上舉。向空招致。倏有二艇疾下。式與前所乘者無稍異。而寬綽過之。艇各有二人出。趨伊特那旁。伊以手指尼。四人卽歷階上。尼知必來捕已。計不如挺身與敵。乃招企克相繼出。與四人者對峙。時伊特那兀立於旁。笑鬻未歛。而尼楷忒亦未露驚愕態。自念敵雖數倍於己。當先占勝。着萬不可坐受其制。乃實彈於槍。取準四人面。企克會意。執槍亦如之。在尼楷忒意。不在肆擊。蓋王審知若曹深懼槍聲震動他物。欲藉以恐赫爲護身計。然此設想殊左。蓋尼自震動。繼後伊特那。早知其貯槍於囊。苟心怵之。必事搜檢。乃任藏不問。可見其坦然無懼。自有他術。足以制之。

尼旣荷槍立。低聲謂伊特那曰。請囑四人。乘原艇回。否則余槍將不利於彼。不甯惟

是。余且將如昨初入時。震動王鑼。使國人同歸於盡。伊不答。仍嫣然作笑態。尼言甫畢。四人已躡足前。伊見之。急以手作勢止其行。四人乃復立。伊旋以食指指尼楷忒。尼卽覺有鋒利物突從其手掌撲面而來。大號而踏。企克亦如之。蓋伊特那面槍而立。聲色不稍動者。正恃有極細之電線。匿手掌中。見尼勢將暴舉。遂按其機關所在。一發而僵二人。

時尼楷忒等雖踏地。心尙了了。覺伊特那以手勢示四人。四人卽納渠等飛艇中。一瞬間。艇已極其速率之力。倏然上升。當二人之受電擊也。電性甚烈。一若全身行動力俱爲攝去。比飛艇升至一千尺許。尼已漸能自振。第飄蕩虛空。頭目不免暈眩。惟啟睫周視艇中。竊見司艇者二人。分左右坐。而企克亦在其旁。因小語曰。爾亦受擊耶。企克曰。然。至鋒利者。不知爲何物。幸移時即寤。尼曰。汝已全神俱復否。吾力雖能健舉。然震顛殊不能耐。企克曰。飛艇駛行甚捷。不識何向而馳。言未已。艇若收其左。右翅疾墜而下。若鷹鷂之瞥。下以捕鳥雀者。尼驚曰。是一落萬丈。肝腦不塗地者。幾

希企克聞之。大愕無措。俄而艇距地約數丈許。忽戛然停頓空中。繼又平行而前。止高屋之上。艇既止。尼即一躍起。自外望之。始知艇固泊於王宮之室巔也。乃瞬目以視企克。企克會意。突乘駛者不備。疾趨其後。探囊出索。縋突執手足。縛之巾壑。其口尼復小語曰。自今日後。我已背伊特那之誓。萬不可令國人知。汝若有言。慎毋高語。企克曰。善。特駛者既爲所縛。我將何爲。尼遲疑久之。曰。恨余初乘此艇。未諳駕駛之法。余或能……言未畢。企克已知其意。瞿然曰。駕駛之法。雖未熟諳。當余與伊特那向別墅而來。余已竊覷管機之法。知所以駕駛之者。甚簡易。余當能勉爲。尼曰。極此艇之能力。約遠行幾許。企克曰。此艇之行。全恃電力。司艇者但轉其行止機關而已。以理測之。必能行遠。尼曰。是則乘此至孟買。或嘎耳革達境。當無不可。企克曰。然。弛二人之氣衣。被爾我體。卽不難遠逸。機鍵則余職之。

企克言時。狀甚懇切。深知逗留聖香之危險。急欲賦歸。尼搖首曰。乘此艇而歸。爲一身計。確甚穩妥。其如泰培克何。余違受禪之命。伊特那卽欲以背誓殺余。今我懼而

潛逸。不惟背所立之誓。且貽笑於國人。我誓不爲此。我必施絕特手段。使伊與泰同歸紐約。則目的始達。使卡孟忒知紐約。有尼楷忒者。傳諸不朽。不愈於竊艇而逃乎。企克曰。必偕二人同歸。則吾將復回別墅。尼曰。稍緩再定所從。言已。回顧被縛之二人。見其一方注目視尼。若欲言而不得者。尼囑企克嚴守其一。己則挾此人起。相偕出艇。自室之圓頂入。既入。則卽晨間與伊特那眺望處也。乃坐其人於地。以英語語之。不能解。易而操印度語。其人疊頷其首。欣然若能聆其語者。尼於是去其口中巾。詰曰。汝爲誰。伊特那將置我二人何所。其人曰。余爲朗那媽。女皇之命。固將以二君入議院中。尼欲復問。朗卽曰。脫果入議院。二君之名。早登鬼錄矣。

尼楷忒驚曰。何也。朗曰。女皇之父。名敦拿唉。在位頗得。賓天已逾三載。諸大臣近忽得有實證。謂前皇之死。非由善終。因疑泰培克。并及女皇。人言藉藉。如出一口。所不聞者。惟伊泰二人。數日來。又探知泰以思鄉之切。伊以愛情之深。願棄此間事。偕赴紐約。於是囚女皇。殺泰君之議。遂決。特尙未實行耳。自二君至此。後以誓語宣布於

民遂使若曹之計。迫欲舉發。蓋欲置二君死地。旋給女皇。至因而縛之。是時醫集議院中。翹待飛艇。其躁急正不知奚若也。

尼心異曰。爾爲此國人。輒以祕密之事。洩諸我也。何故。朗曰。我產此國。亦女皇宮侍也。所以不卽送君於議院。必告之君者。其原因有二。尼曰。試言之。朗曰。女皇甚憤憤。卽告以民叛之說。未必果信。顧余不才。夙蒙寵愛。實不忍觀其永禁塔中。且泰培克死。彼必悲不自勝。念之堪憫。我所以違命者。此其一。言次稍止。

第三十五章

尼楷忒促之曰。然則第二之原因安在。其速言之。朗復曰。女皇幼時。曾肄業於英之倫敦大學校。故於英語頗嫻熟。旋以性好探奇。涉重洋。冒巨險。徧遊各國。飽歷名區。而與余意甚洽。每當暇日。臚述所遊。外界之風景。遂激刺於腦筋中。不能或去。蓋我自有生以來。固局跡里闔。未嘗出雷池一步也。頃者二君相與言。余雖未能悉解。然已略得其意。脫能附驥以行。一免諸大臣遲誤之責。二可仍侍女皇。三得飽覽香外

風景。余當爲臂助。以達君所謀目的。何如。尼聞欣然。遽解其縛。曰。使爾不以彼所謀者。誠以告余。則余將無幸。余受惠實非淺鮮。得偕行甚善。前未知君腹心。冒昧之處。其勿介懷。朗聞言。心悅感謝不已。

尼又曰。猶有爾同伴在。其何以安置。朗曰。君勿慮。余自有術。此間非久居所。亟隨余出。遂復入艇中。時企克正癡坐紡者旁。見朗那媯釋縛。詫甚。朗至艇。卽囊出徑寸小針一。刺其體。其人卽酣寐。艇隅。企克益驚奇。欲絕。亟問尼楷忒。具以告。企克始駭。繼疑。終乃大喜。朗復謂尼曰。彼昏寐數小時後。卽能自寤。尼曰。遺此飛艇室巔。我儕將何以逸。朗曰。此艇小。不足容多人。速率亦未足。前皇所御艇。旣廣且捷。爲國中諸艇最。女皇以重器故。雖命余謹守。曾有急事則乘。不得妄用之諭。今日之事已急。行當取用之。君其少待。

尼聞言。猶豫不能決。朗已窺其意。復曰。君未信余言耶。余有僞者。有如日。尼卽曰。爾可卽去。朗卽自室下。企克曰。朗那媯之去。或有他故。君不應遽爾縱之。尼曰。我未嘗

不慮及此。顧卽有他變。君尙能駕駛。不難躍出範圍。言甫畢。朗已輕步入。小語尼楷。忒曰。二君其隨余來。尼問曰。飛艇猶在否。曰。在。尼又曰。泰與女皇。猶未知余等意。彼方安居宮中。倘貿然往招。恐洩謀於衆。奈何。朗曰。度此時二人固猶居別墅。蓋其命余時。曾有速回別墅之囑。我乘艇往。彼必知有非常。登時入艇。我之利用此艇之本意。亦正在此。尼曰。脫女皇見余與企克在。或膠執前說。饒舌之餘。遲必有變。將復如何。朗曰。彼旣入艇。不難以事理開悟之。我所懼者。或爲諸大臣所覺。爭鳴槍擊艇。是大可危。尼驚問曰。是處固亦有槍彈之製乎。朗曰。其製雖同。其用實異。蓋恃電力爲用耳。此事我特過慮。要之當無大礙。蓋此艇行甚速。彼卽覺察。我已疾駛。卽無如何。

三人行且言。抵儲艇處。朗卽俯身室巔。手按其機。屋頂忽然開。尼向瞰。見室甚闊大。中果有飛艇在。雙翅下垂。式奇而大。朗循梯下。二人隨之。朗乃啟壁匳。出氣衣四襲。尼企各衣其一。以二襲置艇中。爲泰培克等預備。朗卽招二人入艇。已坐設機處。

手轉動之。雙翅突展。艇卽上升。旣出室巔。復竭其速率之力。循別墅而行。無何。已至。朗那嬌急止其行。艇適臨中庭之上。俯見泰與女皇。倚窗並立。若有所俟。俄而艇徐徐下。伊特那見之。有驚色。倉皇而出。朗挾氣衣先下。旋示以手勢。伊益驚怖。急以氣衣分授於泰。匆遽衣之。艇方抵地。二人已一躍入艇矣。

朗手撥其機。艇又條上。維時艇中雖有五人。以悉衣氣衣故。重量並減。速率無異於前。正飛馳間。陡聞警鑼亂鳴。徧處響應。突有無數飛艇。式或大或小。色或顯或隱。盤旋空際。尼不禁注目傾耳。駭不知所出。時伊特那坐適與尼並。小語曰。君槍猶儲囊中否。尼曰。槍固在。將焉用。伊曰。行將以一物指示君。君視余所指。速以槍擊中之。尼唯唯。卽索囊中槍。實彈以俟。伊特那旋作手勢示朗。朗會意。轉其機鍵。復面城而行。轉瞬間。復疾馳過圓拱。伊以手指高塔。謂尼楷忒曰。此卽高懸王鑼之所。艇過其前。君必以槍取準。擊中此鑼。慎之。毋失。言未已。艇猝然下。疾馳逕過。尼瞄準擊之。但聞轟然作響。聲浪傳擊他鑼。刹那已徧。響作。飛艇疾升。雖振翼天衢。俯聞隆隆之聲。不

絕於耳。見衆艇聞震，紛紛下墜。惟己艇則愈升愈高。又復越城而過。俯瞰聖香城郭。及崇山峻嶺。若土塊紛列然。約行一時許。震聲始。

又越數句鐘。尼俯見有城郭樓臺。車馬輳集。大

曰。然是時五人坐艇中。空氣流通。呼吸舒暢。且艇行

復決議。與其水陸轉易。莫如以飛艇直達紐約城。較爲簡

亭午。尼泰二人

復得見故鄉風土矣。諸人各遂所懷。中以泰培克爲尤甚。蓋其故山。又得伉儷。人生幸福。無逾於是。既返紐約。仍主嗎遜笙公園。而史敦福之案。閱日既久。且無朋戚。出而欲竟其事。故警署於伊特那之至。亦不甚購求之。其後朗那媽遂與泰並室而居。泰亦不以僕隸待。而尼楷忒以感恩故。亦時相過。從

至所乘之飛艇。於抵紐約後。卽貢美政府中。伊特那復詳述造用之法。以告諸研究家。故讀是書者。欲觀飛艇之運行。試拭目俟美之有事於疆場。吾知其必精益求精。出其新發明之奇製。期操勝算焉。

終